

大

騙

局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大騙局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傑弗瑞·亞契爾——這位多才多藝的英俊紳士，不但曾入選大英國協代表隊的百公尺賽跑選手，而且廿九歲那年便成為英國國會中最年輕的眾議員，如今更是歐美暢銷小說金榜上屢佔鰲頭的超級大師。他的筆勢澎湃緊張，曲折嶮澀，引人入勝之處，真令讀者有欲罷不能、觀之後快之感。當代名著精選選錄他的轟動鉅著「誰是首相」後，又推出另一篇采絕倫的力作。

大騙局——要以正當的手段賺取一百萬美元，並非易事，但若以非法的手段來賺取，那就簡單得多。哈維·麥卡菲是個騙術天才，利用真空賣空的股票公司四處詐財，成為暴富。不幸他還有找錯對象，騙了四個行家——牛津大學數學天才、名外科醫生、倫敦藝術主人，以及一位願當表演細胞的落魄貴族。他們合力反攻，計畫將被騙的鉅款分文不差的併購回來……



當代
名著
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301

大騙局

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

Jeffrey Archer

陳欣譯

『如果你認為電影「刺激」裡的騙徒精明狡猾，絕頂厲害的話，那你一定會對「大騙局」裡四個主角的騙術花招而嘆為觀止。』

——神祕雜誌

『神祕、懸疑、緊張、幽默、曲折、離奇……種種因素使本書情節一氣呵成，毫無破綻。』

——哈特佛時報

主要人物表

哈維·麥卡菲 (Harvey Metcalfe)

——銀行家。一生都在欺詐別人，直到他……

史提芬·巴萊 (Stephen Bradley)

——英國名數學專家。整個抗戰麥卡菲行動的主腦。

羅賓·奧克利醫生 (Dr. Robin Oakley)

——英俊又馳名的醫生。

朱恩·比利·拉曼斯 (Jean-Pierre Lamans)

——名聲交易商。

占姆士·比斯利 (James Brasley)

——英國的貴族子弟。有戲劇表演天分。

羅莎莉·麥卡菲 (Rosalee Metcalfe)

——哈維之女。漂亮、富有而又任性，化名為安紐·西門頓。

大衛·克斯勒 (David Kessler)

——一位初出校門即被利用的哈佛商業學校畢業生。

大骗局

点弗成，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楔子

「杰尔，今晚在中央时间六点钟时，巴黎电视台的第二户台会播去七百万美元，把它存进一间一流三颗星等级的酒店银行，或者投资在刚度的欧洲美元市场上，明白吗？」

「好的，哈维。」

「以西华门及艾略特的名字向纽约华尔街的华道格拉斯银行存进一百万美元，然后取清支票给范果银行的通融贷款，明白吗？」

「好的，哈维。」

「以我的期货户口购进黄金，一

直到一千万美元的数额，然后就坚信，直到我的另行通知，在价格低落时购进，别太匆忙——慢慢来，明白吗？」

「好的，哈维。」

哈维，麦卡菲曾经读过最后一句话是自传了。杰尔，此前是苏黎世内众多银行家中最保守的一个。对哈维来说，他二十五年的表现更证明了他是个很精明的人。

「你是否能在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正到温伯顿的中央看呢，我通有订的座位来跟我见面？」

「好的，哈维。」

电话被放下。哈维是从来不说再见的。他了解生活优越的另一面，而现在要开始承认它也已衰退了。他再通和电话，直到七个号码，他遇到波士顿的林肯信托，他要找他的秘书。

「菲莉小姐吗？」

「是的，先生。」

「把温伯顿大街的套房检查一遍，把所有跟它有连系的文件全部销毁，别留下任何痕迹，明白吗？」

「好的，先生。」

(一)

大骗局

点弗成，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再度放下电话。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哈维，麦卡菲曾经下过三次类似的命令，现在菲莉小姐已懂得不可再犯错误。

哈维吐了口气，一种胜利的信息。他现在可拥有二千五百万美元了，没有任何东西能再阻止他。他打开一瓶一九六四年化康斯与布勒公司进口的香槟酒。他慢慢地啜饮着，然后点上每个月意大利移民管从古巴偷运进口的特选雪茄——这些雪茄每盒都有二百五十枝。他坐在那儿慢慢地吸烟。高马萨诺的波士顿，现在是中午十二时二十分——是进午餐的时候了。

在哈利斯，波伏，国王街及牛津

的麦达兰学院。现在是下午六时二十分。四个互不相识的男人，正在查看「标准晚报」上温伯顿大街的收购价格。每股值三十七英镑。这四个人都是富有的人，现在正期待他们的价格更进一步的成长。

明天他们将不名一文。

(一)

合法地赚取一百万是件辛苦的事。非法地赚取一百万方面则易些。当你拥有一百万时，如何来保值这一百万可能是这三道之间最困难的事了。亨利克·马德斯基是那些能够驾驭这三种情形的罕有人材中的一个。即使是在非法地赚取一百万后，而又合法地赚取第二个一百万时，马德斯基还是比他们更卓越。三种情况他都轻易驾驭了。

一九〇九年五月十七日，亨利克·马德斯基出生于纽约东区一间巴涅罗四个房间的公寓小房间里。他在大黑帮圈里长大，做烟上瘾，且每日只能吸食一餐。他的父亲在年轻时在波兰的华沙移民到这里。亨利克的父亲本来职业是麵包师傅。不久就开了一间专门为波兰移民制造黑麵包的小餐厅找到份工作。亨利克的父亲期望亨利克能在学业上有所表现。

(二)



大骗局

马森威，亚瑟尔著
陈政欣译

然而在他的中学生涯中，他从不曾是个优异的学生。他的天份是在别的方面，他是个狡猾聪明的孩子。与其被美国独立及自由宣言那些利人利己的故事所吸引，他反而喜欢于控制学校内的地下香烟与酒的供应。小亨利克从从不相信人鱼最可贵的是自由；对于他，追求金钱及权利就像追逐老鼠一样是天赋的本能。

在他刚发育，刚长出青春痘的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就因患上所谓的癌症而死去。他的母亲比他的丈夫多活了几个月，就生下五个孩子而归西。亨利克跟其他的四个孩子一样住进一间便宜的孤儿院。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

的纽约，任何孩子都能轻易地消失——虽然生存下去是很困难些。亨利克对生存之道反而很有心得。而这经验而在他的生命中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母亲很穷，将大看戏场在东区一带经营。在这几楼舞厅，在那儿洗洗眼睛，一夜可消磨心目中充满金钱及金钱欲望的富商。他的第一个机会降临。他的阿姨去，拍拉——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送报童——由于吃了残坏的香肠，食物中毒而一时不能上班工作。亨利克替他阿姨向道格拉斯主任报告这不幸的事件。同时更把这食物中毒平大为联络核能，同时也顶替了他的阿姨的职位。过后，他顶替了阿姨的职位。失去了这位朋友，然而得到了份工作。

在二十世纪代的初期，亨利克所遇过的伙伴大都与看「内幕」，很多都暗地被处理成交。因为那时正好是经济兴旺的时间，他跟着一些狡猾的人大赚特赚，而他却只是个旁观者。他本能地比着看那些证券交易所一个星期内所赚到的钱比他一生工作的薪金还要多的人。

(三)



大骗局

马森威，亚瑟尔著
陈政欣译

他开始研究证券交易所的操作形式，聆听别人的私下谈话。偷开他研究公司的文件。到了十八岁时，他已经有四年在华尔街的经验。这四年来其他的送报童来讲只不过在维持着人们的大厅里，传递些粉红色的信件而已，但在这四年中亨利克，马森威后来却等于哈佛商业学校的学士学位了。他从来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到耶鲁去听课。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某个早上，他正替哈格曼公司——间很有声望的经纪公司——传递信件时，与平时一样将信件洗手间去。他碰到那小的厕所间，看到他所遇过的伙伴，然后决定他上的行情外他是否有利益。如果有利的话，他即刻打电话给维多·哈

纳维德——一个替他的国人从事保险生意的爱尔兰人。从这些内幕情报中，亨利克每个星期能得到二十到二十五美元的升快。替哈纳维德由于没有庞大的资金，所以所得到的情报从不曾使用过。

亨利克坐在厕所内，发觉到这次他所得到的是很重要的信。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威廉德标准石油公司铺设一条由芝加哥通往墨西哥的输油管，而且所有事通到的公共机构都同意了这条计划。市场上都相信这条公司已为这计划申请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而且公众的看法是所筹不会失败。这时像是美国和墨西哥的约翰·D·洛克菲勒的经纪人杜安·麦克尼，这项输油管铺设的批准将使整个北部得到更方便的石油供应。也就是该公司的盈利将会增加。显而易见，只要这消息一传出，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价将会上涨，更何况标准石油公司已拥有美国石油炼制工业总额的九十分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亨利克会直接把这情报通知哈纳维德。当他就要这样做时，他发现一个叫做巴那的男人在离开洗手间时，跌落了纸心纸球，那时巴那正人，亨利克把纸球捡起，然后迅速回到厕所，他期望能捡到分毫的行情。其实，那是付给罗勃·李维大大的一笔五万美元的兑现支票。

(四)



马季斌·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亨利克迅速思考下。他即刻离开洗手间，走到华尔街上去，他走进方图帕的一间小咖啡馆。他在里头买罐可口可乐，同时想付出一套计划来。他接着进行他的计划。

首先，他到华尔街西南面一间摩根银行的分行去把支票兑现。他自信以他这证券交易所漂亮的流动资金制度，旁人会以为他正替某个著名的机构作处理的工作。然后他回到证券交易所向大力的经纪人购买了二千五百股每股按十九元八十七分半的标淮石油公司的股票，在扣除经纪人的佣金后，还剩下二百二十六元六十一分。他把这一百二十六元六十一分存进摩根银行的户口。然后，他照常地工作。同时一直期待着州长里的宣言。他太关注标淮石油公司的股价，以致他没能心情去读证券时报时便洗手回去。

没有发表宣言。亨利克不知道通常这种消息是会被刊登到证券交易所

结束交易的下午三时，以便利用本人能在道里或那里上一手买卖股票。亨利克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可能捞了银子。他想像他可能失去他的工作及他在过去的四年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他可能破产过这念头。

那晚，在他那狭小，开了窗但正是闷热的小房间里，他睡不着，不能入睡。凌晨一时，他终于忍不住，躺下床，关了窗子。穿了衣服，然后拿了地下火车票到中央车站。从那里他走向时代广场。他翻开着手买了份第一版的华尔街日报，一时之间他竟不敢相信，虽然头条新闻清楚地写着：

州长批准了洛基得数股标淮石油管。

第二行写着：

标淮石油的股价将会活跃。

亨利克正然地走到第四十二街西部一间通常营业的咖啡店，叫了蛋挞蛋及法国的油炒麵，倒下蛋蛋蛋。像一刹那便跳上电梯受死的人吃最后一顿早餐似地他吞肉饼。而这其实是他的第一步。他细心地阅读从报纸那一页，然后将人带十四层有关洛基得数股标淮石油的报道。到了早上四点钟，他已购买了他的时候的数早三板。及这报纸的数早二版的报道，每份报纸的报道都是一样。他兴高采烈而又迅速地赶回家，晚上他的制服。早上八时他进证券交易所，然后像平日一样地进行他的工作。同时也思考着如何进行他的第二步计划。

(五)



马季斌·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当证券市场正式开始交易时，亨利克前往摩根银行，以他那二千五百股标淮石油公司的股票——那天早上的市价已是每股二十一元二十五分——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五万元。他把这五万有进他的户口，然后叫银行开出一张付给罗斯。李莲太太五万元的汇票。他离开银行去查问那些就不知情的胖男人的电话号码及地址。

李莲太太——一个蠢得她已去世的丈夫的投为为姑的寡妇——住在第六十二街一间小公寓内。亨利克知道这一区是纽约最高贵的区域。亨利克，马德斯基打电话去说为了他私事要求跟她见面。这使她惊讶。但最后他提起哈格曼公司的名字，这才使她

安心。而同意于下午四时跟他去华尔街——艾斯巴拉见面。

亨利克从不曾去过华尔街——艾斯巴拉。然而他证券交易所内的四年中，他从人们的交谈中早已认识所有最高贵的酒店及餐馆的名字。他知道像李莲太太这种人，是不可能跟一位叫亨利克，马德斯基的人——尤其是通过电话，他的波兰腔更沉重——在她的公寓内见面的。所以她定会约他喝茶。

亨利克站在华尔街那幢上座电梯的大厅上，为他一身粗制劣作的衣服感到羞耻。他感觉到每个人都鄙视他，不由把他那瘦小的身躯隐藏在杰弗逊厅内一柱大墙内。他后偷偷地那为浓密的头发抹了太多发蜡，而给他那发蜡上太多的黏油。他穿经济地洗刷香味已够能看。他躲在他的朋友阿巴基基是富有的孔雀，在这里不由地显得那小气。他虽然很注重仪表，但跟酒店的客人一比较，他连东第一次感到不满足。他拿了本「纽约客」杂志去读面前。跟他的客人早些到临。侍者们安排李莲太太的餐盘同来过，偷偷地避开亨利克。他发觉到其中一个侍者只是端着餐盘向客人送上服务，亨利克留下很深的印象。

(六)



罗玛·李道康是个很大的烟，李道康两头小烟。在四时刚过一点抵家。李道康以为她已超过六十岁。肥胖，太过笨重，而且一身衣裳也过于艳丽，她一脸温温的笑容频频向在厅内的每个人打招呼，在穿过餐桌同时，不时停下来说服李尔夫——艾斯托拉内的常客等烟。最后当她终于抵达李利克的桌子时，她不由为脸一身奇异的字面是看来比十八岁还要年轻的脸色吃了一惊。

李道太太等候着某点时，李利克在复印着她已准备好的股票，她那件衣服出了点不幸的事情，証券交易所

在前几天把这笔钱存进他的公司的户头去。他的老板命令他即刻写了支票要把钱退还给烟。正要他为这不幸的错没向她道歉。李利克忽然遇上那位五万元的汇率，李利克附加说如果是她刚买这件事，而李道太太被开除，因为这是她理应承担的责任。其实，李道太太个早才被告知——他付给她的支票失效了。她无法得到这笔钱已被发现，反且她的户口也得等几天才会被整理清楚。李利克在还说过程中，一脸离魂迷惘之情并打动了李道太太的天性，所以她即刻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更何況她已得到了由李道银行发出的汇率，她已得到她的钱，没有损失任何东西。李利克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松下来。他这才放心地喘喘等待着未来。

经过一段时间，李利克解释说他必须再回去工作。他再三向李道太太的合作教育。然后付了餐费才离去。他愉快地吹着口哨走在大街上。他的新衣还是着汗水，但他还是暗自地得意洋洋。他的的第一个重要的计划获得成功。

(七)



他站在公园道，有意识地望着他跟李道太太对话的地点——华尔夫，曾经是李道石油公司的主席约翰·D·洛基斯和烟有一间新的酒店。李利克本身步行到来，从大门以进入。而洛基斯和较早时走下地下大堂而来。洛基斯的私人电梯上华尔夫大楼的。很少佳片人知道华尔夫——艾斯托拉酒店地下五十五呎处有一座洛基斯的私人车房——这使他不必跑到离有人使用的中央车站去。中央车站及一百零五街间是没有停站的。(这个车站到今天还在运营，但由洛基斯勒不再住在华尔夫——艾斯托拉酒店，火车不再会在那车站停下。)当年利克跟李道太太在谈论那五万元的事时，洛基斯正在五十七楼上面，跟财政部的秘书安普斯·W·米定谈论着一百五十万的投资。

第二天早上，李利克照常上班工作。他知道他只有五天的时间去安排他的股票，及还清他在李道银行的透支——因为他的証券交易所的股票必须在五日内完成工作。或在此六天之内

过去注册。在最后一天时，股价估计三元半五分，他以半元十二分半取乎出售。然后还清银行的透支四万九千六百廿五元。在扣除费用后，他净赚七千四百九十元。他把这笔钱存进李道银行。

接着下来的三年，李利克不再打电话给洛基斯先生。他开始小量投资。随着信心及经验的增加，投资数额越来越大。虽然他不是一直赚钱。但市场还是很好。他学习到南京类型的投机技巧——一种不是很道德的生意手法。不久之后，他同成为买卖空仓的高手。他对股市的直觉是他对吉服的品味越来越敏锐，而能从东区到南区学习到的投机也渐渐受益不浅。李利克发觉到整个世界就像老鼠森林——所有的狮子及老虎都穿兔儿服。

一九二九年股市崩溃时，李利克已把他的七千四百九十元化成五万一千元的流动资产。他在哈路是公司的主席自証券交易所的窗口赚取巨额的第二天，他把半上的股票全部卖掉。在这之前，他已得到消息，以他现在的人星，他将进布克曼茨一间小公寓，离开纽约响亮的红色「史达林」车。在很年轻时，李利克明白面临这危机时，就身带三个缺点——他的名字，身世背景以及贫穷。金钱的问题现在已解决了，所以他决定现在来解决另两个缺点的时候了。为此，他向法院申请把他的名字改为哈维·大卫·米卡耶。当他的申请被批准时，他即刻与他的女朋友及第三人社会的连系。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他以更新的名字及身世背景出现。

(八)



大骗局

点书送，点书送

●陈政欣译

一年后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认识了罗德·沙伯利。同时也发现这富少也有他本身的难题。沙伯利，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富少，继承了祖父的公司。这家公司从事入口威士忌酒及出口皮革的生意。沙伯利先后在伦敦及达摩学院受过教育。他天生有一种令人仰慕的波士顿人高贵的气质。他高大而又白净，好像是体育场的猎手。他以业余者的身份出现。他又觉得他能随心所欲得到任何东西——尤其是女人。在纽约方面来讲，他跟哈维的长相相反，虽然他们之间有些距离，然而他们相反的背景与相似性格却为双方的结合打基础。

罗德的终身志趣是希望当陆军军官，但他在这军事学院毕业后，却对他父亲所重而不得不回去主理他的家庭生意。几个月后，他的父亲病逝。罗德就想把沙伯利父子公司的股份怎样买

去。然而他的父亲在遗嘱上写了个附加条件，如果罗德在他四十岁生日前能出公司的话。（四十岁是美国海军最高的人军年龄）所得到的钱就得分给他所有的亲戚。

哈维考虑了罗德的条件。然后他找到一个很出名的结构师作二次公证的讨论后，哈维向罗德提出了以下的建议。哈维付出十万元购买沙伯利父子公司的四十九巴仙股份，然后在罗德四十岁时，哈维再付出十万元购买罗德手上剩下的五十一巴仙股份。董事局由三人或组成——哈维，罗德及一个哈维指定的人。这种安排让他控制了大局。对哈维这方面来讲，罗德大可去参加海军，他只需每年出过一次常年股东大会就行了。

罗德真不晓得哈维这么聪明。他没有讲教沙伯利父子公司内的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公司的人定会替他打退主意。哈维也清楚他预期到不会这么甜。罗德考虑了几天后就有结构师签署了一切文件。他在纽约签署，确定这在波士顿的公司不知道这宗买卖。同时，哈维再回到事情执行去。这次旅行已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是有很好未来的人。而旅行是种放浪未来的行业，所以经理是否应该给他及他的新企业五万元。这与他本身五万元的使哈维有足够的金钱购买了沙伯利父子公司的四十九巴仙股份。同时他让当地上述公司的第五任总裁。法律文件是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经结构师签署。

(九)



大骗局

点书送，点书送

●陈政欣译

罗德连忙赶往罗德品的新港去参加美国海军军官的训练课程。哈维赶上中央车站等待前往波士顿的大车。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盛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他才二十一岁，已经成为他自己的公司的总裁。

对多数人来讲好像是很容易，然而哈维却有着他的死胡同。美国人正因禁酒令的受苦，是以哈维只能出口皮革，而不能入口威士忌。这是使他的公司在这近几十年来生意衰退的主要原因。哈维发觉到只要向波士顿的市长、警长及加拿大边境的税关官员

进行贿赂，及付些款项给黑手党以换便他的货物能安全送到餐厅及小酒吧。进口威士忌反而更是有赚头。沙伯利父子公司失去了他长年服务令人尊敬的差职位，而由另一些更替哈维，麦卡锡的森林规则的新警察取代了。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哈维的财富大增。罗德虽处在公众的压力下并仍做满了禁酒令。于是那种兴奋随之而逝。哈维还是让公司继续做皮革及威士忌酒的生意。同时他走入新的行业。一九三三年时沙伯利父子公司只和公司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三年间，哈维失掉了九十七巴仙的公司声誉，然而却使盈利增加三倍。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来赚他的第一个一百万元，再花上另一个四年来赚他的第二个一百万元。他是在这时哈维，麦卡锡决定把沙伯利父子公司拆伙。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二年这十二年之间，他总盈利从三万五千元增加到九十一万元。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他以七百五万元把公司卖掉，付给美国海军的罗德·沙伯利七成的重利十万元，而把六成九十万无收下来。

(十)

大局局

● 陳政欣攝

哈維以西百萬元買下一間在波士頓的小銀行——林德魯雷——作為自己三十五歲的慶典禮物。那時該行每年每年盈利五十萬元。他在波士頓市中心有間著名聲望的房地產，其聲譽卻不顯赫。哈維決定改換它的聲譽並盈利。他搬高其為上一間銀行的儲蓄——但這並不能使它更成功些。波士頓區內每令令人愛慕的生意都似乎林德魯雷很發達的。雖然他五年之內哈維得到該行的盈利每年增長到二百萬元，然而他個人的財富卻不令人驚嘆。

一九四九年冬天哈维邂逅了安娜·汉姆。她是波士顿另一城市银行雇员的独生女儿。在这之前哈维从不对女人产生认真的兴趣。他的主要目标是赚钱。虽然他也认为异性在空余时间也能对他起松驰的作用。但认真谈一谈是过火。女人还是别碰更好。但

在他已达到人们所说的中年期，而且又没有积蓄来承继他的财产，于是他认为现在他应该开始找一个能够生个儿子的妻子。他现正已拥有任何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终于耐心地考虑这个问题。

哈维第一次遇到艾琳时，两人相遇，她正三十一岁。她在沿道路的车子时座上挂着一幅精美的“林肯”牌汽车相框之下，她是不配得这些微小，受过教育，肥胖的波兰人。她有六英尺高，瘦削而且很漂亮。她缺乏耐心，正在准备给她的同事已远地而去了。她的同学朋友大多都在进行他们的第二次离婚手续了。她们都为此而特别烦躁。哈维的奢侈方式跟她的南方的方式正好相反。而她的南方是奢侈地同年轻的男人相处的人。因此才使她自暴自弃。她开始觉得一次一失败失败了。在哈维到来之前，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愿意给哈维第二次机会。艾琳的父亲不管如何地反对哈维，然而这反而使她更加倾心于他。她的父亲曾反对过好多追求过她的男人，但这次他是很正确的。另一方面，哈维也很快适应了她的城市林肯与林林的富裕上流社会关系并能够与这些利益相融。哈维下了决心要同艾琳。艾琳不觉得哈维错了。

一九五一年艾琳与哈维举行婚礼。他们在波士顿城外哈维的「林肯」住宅定居下来。不久之后艾琳就怀了孕。在他们的结婚后将近一年时，她诞下哈维生下了个女儿。

+

大骗局

● 財政行政

女基督化名罗莎莉。她是哈维的掌上明珠。过去又嫁给了富下而得志的千百万富翁。又嫁给了不能得到妻子更多爱情的男子，这使她大为失望。她把罗莎莉送往华盛顿最优秀的女子学校就读。从那儿又转往麻省哈佛法学院读书。这使她父母大为心型，她一容易容易发怒，同时她喜欢通过特殊女，得到学院后，罗莎莉又进巴黎大学的神学院就读。这时她曾因为她所信仰的天主教和哈维的另外些重型的异教。尤其是为了那个很长头又很胖很胖的罗莎莉的另一个哈维的本身并不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可能。最后她决断与丈夫，罗莎莉曾宣布她为天主教以外教长的长女和政府的看法为事。哈维想娶她，但她从不曾在罗莎莉面前出现。

哈维一生中只爱两样东西，第一是爱音乐，第二是爱吃鱼的松肉。第一是爱吃的松肉，第一种爱是在他的女儿温蒂的生日开始，第二种的爱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及历练才产生的。有一种沙拉叫友友公司的厨房灾难餐，但同叫友友公司大抵糟糕。哈维听到了风声而去找这个人，但别人已不认一个，向他道歉者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哈维觉得他不应该空手而归，他于是拿了那人地一下下的名片——一张，是友友公司的哈维。

哈惟特算是早期把地图给画出来的人。但他跟那些把北美的美洲和南美的南美洲区分开的人比起来，倒更有兴趣去研究那些有争议的领土。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然后他才发现到地图是会有利益的成分。即使他本身身体很弱，他对地图的爱好还是跟随着他。到了七十年代时，哈惟特已收藏了一幅马萨、二幅美国、一幅非洲、二幅南美洲、一幅欧洲、一幅土耳其、一幅爱沙尼亚的地图以及一些关于太平洋的洲的地图。同时他还买了印来印刷有成绩的书籍。他唯一的感觉是越看越有一幅更高的地图。最近他在纽约的拉夫西路上与墨西哥书店有公司的士库文买、有马萨士的、一幅最高的地图。他买了。因为一幅图都有一百一十多万英里就是太厉害了。

100



大骗局

点阵图，点阵图
● 陈政欣译

在一九六六年，他也没有成功的从伦敦哈维路纪面手上购得「拉华尔夫人」，他从未自肯少法尼亚州的维吉尔的赠所索取。这更刺激了他的胃口。但最后一分钟时，他转向他道法，是以虽然在这土制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在艺术的收藏界内，人们都知道哈维路收藏中意恩最好的一幅绘画。这使哈维路在克伦威尔的伦敦大使华特·安略德（他则哈维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开始收集这些名画）一种得到人们的敬仰。

哈维的第二种爱好是那些曾他盖过笑的铜牌花。他曾盖过士德的结果给拿手花里上得过三次冠军。其中两次把克汉特拿到第二名。

哈维现在每年去一趟欧洲，他在那里都有很成功的商业。他想看到他的马在跑马及艾斯格跑马场上的表现。他很喜欢到温斯顿去观看他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网球比赛。他同时也在欧洲搞些生意。让他多赚些钱然后存进他在苏黎士的瑞士银行户口。他是不需要瑞士户口的，但他还是为自己留了后路。

当然哈维这几年已富裕，且减少了见不得光的生活。然而如果利益很大的话，他是不会拒绝这种机会的。一九六四年一个黄金的机会出现了。皇家政府开放让大众申请北海原油及生产石油的执照。在那个时期，英国政府及所有参与的人民都不知道北海石油矿藏的确数。及它在英国经济上将引起的作用。如果政府能预想到在一九七八年时阿拉伯国家把石油禁在全世界的手了。以及英国会有十一位苏黎士国民银行的国会议员，那它当时的政策一定会火火的改变。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能源部的秘书在国会堂上「迷途——七〇八号——大陆架——石油」的方案。哈维便匆匆地阅读这份文件。认为这也许是他大有斩获的机会。他尤其对文件中第四段的文字感到兴趣。它写着：

〔十三〕



大骗局

点阵图，点阵图
● 陈政欣译

任何大英帝国公民或殖民地国民而又居住在大英帝国的人。或是在英国注册的商业机构，在这些条件下可以申请。

- (甲) 生产执照，或者
- (乙) 采矿执照。

他申请了这些执照。然后坐下来深思研究。只要付出少许的金钱就可申请的生产及采矿的执照。在第六段内还可看。

(1) 申请生产执照需付费用二百磅，第十批后再附加申请时每批需另附加费五磅。

(2) 申请采矿执照需付费用二十五磅。

哈维简直不敢相信，以这些执照

就能这么轻易制造一间虚幻的企业形象。只要付出几百万美元。他赶紧跟壳牌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多拉、海德及莫西达等石油公司更商而定。

哈维仔细地研究所有的条件。他真不敢相信美国政府会批准以这么小数量的投资去从事这潜在巨大的事业。现在只是申请表格。详尽完整的文件则将在他的道路上。哈维不是英国公民，他所有的公司也不是在美国注册，是以他知道他的申请会有问题。他于是决定他的申请表格必须有同英国银行推荐。同时他还组织一间公司，那公司的董事都是英国政府能信任的人。

以这想法为基本，他在一九六四年年初就在英国公司注册处以施伯大陆矿之名注册了间新的公司。他同时聘用了马可思·波涅及大卫为他的律师。同时让伯克莫德行——它一直是林肯信托在政府的商业代理——作为他的银行。林氏曾担任作为公司的主席，并且邀请了几个有声望的人进入董事会。这包括再他在一九六四年给工党击败的前国会议员，施伯大陆矿支出二百万磅每股十便士售出一股的结果。它由哈维指定的代表人承购所有的股票。他同时在温斯顿的伯克莫德行存进五十万英镑。

〔十四〕



大骗局

● 陈政村记

这一切准备妥当后，哈维就利用拜恩伯爵的名义向英国政府申请护照。刚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选中中石油的刚工政府就不以商情为吏政府要使得北海油田的潜力，政府并申请护照的条件是前六年每年付一万二千磅的租金，十二点五巴仙的所得税，及资本盈利税。然而哈维的计划是另为自己而不是为公司盈利，所以这些条件他都不必实现。

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蘇聯在「倫敦晚報」上發表波伯大油礦公司是五十二家獲得生產執照公司中的一个。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在法京一五三號一中發表各公司的油田正確地點。波伯大油礦被分配在北五十度五十分，東二度三十分二十秒的區域。這正好在美國石油公司的國境。

哈維放慢節奏，每個國家在北海作業的企業都用暖氣石爐的溫度。這

是场冗长的等候。但哈维是不心急。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六月，美国石油公司才发出他们在第四十地探到石油的消息。这时美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勘探了十亿美元，而哈维则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获利者。他现在就要成为胜利者。他马上开始执行他的第二部计划。

一九七三年初，他租用了艘油船，同時在盛大的宣傳下，把原油船轉往石油的港口，他將與新海程合同，就是在這樣條件下轉售原油船。同時也在政府規定的法令下將用最少的工作人員，然後前往油港，並雇用了六千噸，在這樣工作完成前，他則向轉讓了公司的成員，但同時這也加緊油船公司，說他將在最近這會利用到艘油船，所以他能重獲轉售油船。

哈维开始在股票市场上抛空他所拥有的高通公司股票的结果。按照每天几千股的速度抛空。每当美国股市的股价在电话中告诉他这些股票会稳定地涨时,那个在市内游荡的大石通公司办事处的年轻公关人员就会立即用同样的话在年轻公关员耳旁重复。但公司在最近将不会发表重要公告。一些报纸就以二加一变成十五加一加以报道。在哈维抛空美国的主要企业——伯灵、西尔门——的抛空下,这些股票由十美分跌到两美分。西尔门、伯灵、西尔门——这些熟悉这方面工作的人——当然知道他的恶毒的真正目的。西尔门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有人会发现康卡菲与波拉大石油公司间的特殊关系。(下页)



大骗局

● 陈政献

在一九七四年正月，股份已涨到三英镑。这时哈维开始准备执行他的第三部计划——利用一个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招收的新职员。一个刚从哈佛毕业的年轻人——大卫·克朗勒，作为引路。

大卫托了托鼻上的眼镜仔细地浏览着「波士顿环球报」「商业专员」的广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似乎是他梦寐以求的。

一、同知在美国，目前正在寻找墨西哥外北海区深埋石油的石油公司，目前正在征聘一位对证券市场及/或者金融市场有经验的年轻行政人员，薪金是每年二万五千美元。例给佣金、酬金、花红。有意者请向信附：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800、801、802、803、804、805、806、807、808、809、810、811、812、813、814、815、816、817、818、819、820、821、822、823、824、825、826、827、828、829、830、831、832、833、834、835、836、837、838、839、840、841、842、843、844、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3、854、855、856、857、858、859、860、861、862、863、864、865、866、867、868、869、870、871、872、873、874、875、876、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919、920、921、922、923、924、925、926、927、928、929、930、931、932、933、934、935、936、937、938、939、940、941、942、943、944、945、946、947、948、949、950、951、952、953、954、955、956、957、958、959、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977、978、979、980、981、982、983、984、985、986、987、988、989、990、991、992、993、994、995、996、997、998、999、1000、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1010、1011、1012、1013、1014、1015、1016、1017、1018、1019、1020、1021、1022、1023、1024、1025、1026、1027、1028、10

这是正在进行扩展的工程。大豆使得这些空间结构性的工程，日益成为

曼高认为他有足够的经验胜任这份工作。他回想起他的「欧洲事务」讲师常提醒他的话：如果你要到英国工作，最好到北海去。除了他们的工会问题外，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问题了。

[illegible]

他再三研读了这则广告，然后细心地写了封信按信投向那个信箱号码。几天过去了，没有音，于是他下个星期三下午三时到当地一间酒店去面议。

元旦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抵达汉丁斯敦的可口可乐酒店。休森很不安睡，直念着哈德森商学院的建堂。他既到过一个酷爱英国化、本质的就友比的小男孩。



三个自称是西华门、克伦、艾略特的男人面试了他，伯尼、西华门——那个矮子、灰发、看来长得滑稽的纽约人主持面试。克伦及艾略特只静坐旁听。

西华门花了一长段长的时间向大卫讲述有关公司的背景，及它的未来目标。哈维曾精心训练塑造的西华门，使他成为麦克奈尔集团的主要人物。

就是这样了，克伦和先生。我们是参与这世界上最大商业活动的企业之一。在苏珊的海岸外，北海上阿福。我们的公司，克伦大油矿，是在英国的银行集团支持下，得到英国政府高度的赞同，而且也有补贴。

但公司并不是由金钱制造出来的。克伦和先生，它是由人们制造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正去寻找一个能为克伦大油矿日夜操劳而让它的希望实现的人。我们会为这份工作付给这人最高的薪金。如果我们给你这份工作，你就得到我们在伦敦的办公室工作。而且直接向我们的董事经理，艾略特先生负责。」

「公司的总部在哪里？」

「纽约。我们在蒙特利尔、旧金山、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及布鲁塞尔都有分行。」

「公司要在我的地方探油吗？」

「目前没有。」西华门回答。「在美国石油公司阿福石油线。我们在北海投资了几百万美元。在我们附近的陆场大约有五分之一探到油藏。这在我们这一行业是很高的成功率了。」

「成功的应聘者会在几时上工？」

「大约在九月吧。在他接受了政府的陆场行政管理训练课程之后。」克伦、艾略特——谨慎、似乎是第二号人物——以严肃庄重的口舌说，接受政府的训练课程一直是哈维、麦克奈尔惯用的手段——只付出很少的代价，却得到最好的效果。

「公司的公寓呢？」大卫说，「在哪里？」

(十七)



克伦开口。「你会分配到公司在巴比市的公寓的一个单位，它距离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只有几百码远。」

大卫没有别的问题——西华门似乎已照顾到各方面，也了解了克伦会要求他什么。

十天之后大卫收到来自西华门的电话，邀请他到纽约的二十一俱乐部共进午餐。大卫抵达餐厅，认出附近餐桌上面是些有声誉的名人。他感到信心十足。看他的餐位就安排在一张小桌内——通常别人用来作机密生意交易的地方。

西华门和蔼可亲。他在阿福一阵之后，在啜饮白兰地酒时，他终于向

大卫说他已得到在伦敦的部份工作。大卫感到兴奋，年薪二万五千美元，有机会参与一间有美好将来的大公司。他毫不犹豫答应在九月一日到伦敦去上班。

大卫、克伦和克伦曾到过英格兰。绿草如茵，道路狭窄。屋子四周被圆土篱笆围绕，路经约的超公路及大型车辆比较起来，它就像是玩具城镇。巴比市的公寓很普通舒适。正如克伦先生所说，它在纽约的办公室只有几百码之遙而已。

克伦大石油公司在阿福多利恩路的大楼建筑物内占了一层楼，里头有七间房间。西华的办公室被为豪华，一个不大的接待处，一间电话室，二间睡房，一间较大的艾略特先生的办公室，他自身体身的房间较小的。大卫觉得很满意。但西华门向他指出，在伦敦市中心办公室的租金是每月三十美元，而在纽约只是十美元而已。

伯尼，西华门的秘书，美丽，高挑引带大卫到主要行政员的办公室。西华门坐在一张巨大黑色旋转椅上，前面是一张厚实的面子。这使他看来更像个傀儡。他的身旁放了四具电话。二具白色一具红色。过了一会大卫才知道，那具看起来重要的红色电话其实是直接接通美国的某个号码，但是该号码却不为人知。

(十八)



大骗局

大骗局 亚瑟·史密斯
陈政欣译

「早安，西华门先生。我将从那里开始工作。」

「帕尼，请叫我帕尼。先坐下，可有发现到本公司的股份在过去几天有些波动？」

「哦，是的。」大卫熟练地说：「起了一倍，几乎已达六美元了。我想这大概是我们有新的执行支持，及别的公司探知石油吧！」

「不对。」西华门低下声音细声说，他似乎不想让人听到这段谈话似地：「事实上是我们的公司已探到油藏，但我们还没有决定几时才向外公布。这全都在这本地质学家的报告书内。」他把一本精美华丽的文件放在他的桌面上。

大卫不假思索地叫喊：「目前公司怎样打算？」

「我们会发表我们的发现，」西

华门回答说：「他一边玩弄着桌上的玻璃杯。」「大约在三四个星期内，在我们肯定了最初测定的储量及容量之后，我们必须先规划好以应付一下子涌进来的金钱。股份一定会急冲上云霄的。」

「其实股份现在已在攀升了，可是有人已知道这消息？」

「我想大概是吧，」西华门说：「石油这种东西的麻烦就是一旦它离开了地面，你要隐藏它不行了。」西华门笑了起来。

「现在要投资会影响我们公司吗？」大卫问。

「不会，只要不伤害到公司就行了。如果有人想投资，你可以通知我，在美国，内情情报是不会引来麻烦的——它会有像美国那样严格的法律。」

「你想股份会上涨多高？」

西华门直视着他的双眼，漫不经心地谈：「二十美元。」

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后，大卫细心地阅读了西华门递给他的那份地质学家的报告书。看来报告似乎是探到了石油，然则石油储量还不能完全肯定。他细读完这些报告书时，他瞥下手表眼睛声听见：「地质学家的报告使他倦了时间。他想起报告书放进他的手提包。然后看了表的时针往西了地铁站。正好赶上六时十五分开的火车。他要赶在牛津去会一位来自哈佛的旧同学。」

(十九)



大骗局 亚瑟·史密斯
陈政欣译

在前往牛津大学的途中，他想起与史密斯、巴里。他是大卫在哈佛读大学时期的好友。常在数学课上聊了大卫及其他同学的情况。史密斯原来是爱达华州的研究员。他正是大卫这一代中最聪明的学者之一。但是得到肯尼迪纪念奖学金而进入哈佛大学。过着一九七〇年时离开哈佛大学的数学系——这是数学界最高荣誉。虽然这荣誉的奖励只不过是八十美元及一面金牌，但它所带来的荣誉及社会机会使竞争更形激烈。史密斯轻而易举地获得，接着他申请到牛津大学作研究员也是意料中之事。现在他在爱达华州做他的第二年的研究工作。他的有关流体力学的研究报告书在哈佛数学学会的会议上发表。而且在不久后他已被选为哈佛大学数学系的主要讲师。在明年将开课。

六时十五分从西丁地铁站开出的

火车一小时后抵达牛津市，再从车站乘了计程车经过新学院看表抵达爱达华时已是七时三十分。一个学院的佣人把大卫引到史密斯的房间。这是一间宽敞、古色古香、陈设摆设着书柜、书桌、及沙发的舒适的房间。这里哈德森住了数周年的睡榻恰恰离开，大卫付道：史密斯站在那里迎接他，看来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一身衣服似乎是他在他那高大、丰满的身体上，是不合有人期待他当时是极帅气的。他那与哈佛的睡榻在那美式睡榻体态旁，使他看来有些相似地。他从窗边走向迎接大卫。一分钟前他像个小人，下一分钟他却似乎比他晚时的三十岁还要年轻。史密斯倒了杯酒给大卫，然后坐下来说道：虽然史密斯开导大卫并没有把大卫当为朋友，但史密斯对大卫时，大卫的好学精神使他感到欣慰。何况他也喜欢有机会在牛津能与美国同文。

「值得什么的三年啊，大卫。」史密斯说，同时替他倒了第二杯酒：「害心的是我的父亲在去年冬季去世了。他对我在牛津的生涯是失望。同时也是我学术工作的最大推动力。其实，他留下不少东西……」

——一笔不少的钱。也许你该指导我如何去经营这笔钱，因为目前他只是存钱去维持生活。我冷得足够的时间去利用它们，对于投资我又一窍不通。」

接着大卫开始叙述他在爱达华石油公司的股份和工作。

(二十)



大骗局

史蒂芬·霍金著
陈政欣译

「何不把你那笔钱投资在我们的公司上。史蒂芬，我们刚在北海上发现了油藏。当它们发表这消息时，股价会直冲云霄。这一切就会在一个月后发生，也是你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我真希望你自己有笔钱来投资。」

「你有得到油藏的完整报告书吗？」

「没有，但我已看到地质学家的报告，是份极可阅读的文件，股价现在已开始上涨。我原想会赚到二十美元。问题是时间越来越逼近了。」

史蒂芬瞥下那地质学家的报告书，想尽快地读得研究它，一个人如何进行这种投资呢？」

「你打算找个有信誉的股票经纪人，买下你的经济力量付的股票，然后等待得到油藏的消息之后，我会通知你一切情况。在值得动手时我通知

你。」
「这可真要感谢你了，大卫。」
「这是应该的，在哈佛时在数学上你也帮了我一个大忙呵。」
「唔，都不算什么。我们去吃晚餐吧。」

史蒂芬随着大卫前往学院的餐厅。一间铺着松木板的大房间，墙上挂着爱达兰的前任主教、主教及教员的像片。学生用的长型木桌这时正停满了在进餐的大学生。史蒂芬在远处找到一张舒适的桌子，那间学生充满朝气，乱哄哄地——史蒂芬没有理睬他们，但大卫却为这气氛而感染了。

七道菜齐送上来，大卫好奇地想着有关面对这样的佳肴，为何大卫还是这么瘦。吃完之后，史蒂芬建议回时他的房间。

整个晚上他们都在谈着北海油藏及波德代斯。双方都对方力的知识问题毫不已。史蒂芬像所有学术界的人一样，对自己不熟悉的课题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能开始认真地考虑投资在波德代斯是个精明的策略。

晚上，他们在爱达兰学院附近的交流生人行道上漫步。那儿漆黑如夜，九时四十五分，大卫才渐渐不自觉地上了计程车离开爱达兰。经过新学院，三一学院而去。他赶上十时的火车回到伦敦，这趟牛津之旅使他感到欣慰，尤其是能够参加那两位老哈维朋友解个忙，为这两位朋友以前也曾帮过他。

(二十一)



大骗局

史蒂芬·霍金著
陈政欣译

「早安，大卫。」
「早安，伯尼。我想我也许该让你知道，昨晚我在牛津会见一位朋友。他可能向我们的公司投资，大约会有二十五万美元。」

「很好，大卫，这是很好的事。你做了件好事。」

西平门对大卫的消息是不感兴趣。但他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他和那拿起红色电话筒。

「哈维。」

「是的。」

「我们似乎找对了克斯勒。他已雇了一位朋友向本公司投资二十五万美元。」

「很好，现在仔细研看，通知我的经纪人把四万股以六美元的价钱投到市场上。如果克斯勒的朋友真的决定投资，我的股票要成为市场上唯一的卖户。」

经过一天的考虑后，史蒂芬发觉波德代斯石油公司的股价已由二点七五磅上升到三点零五英镑。他于是认为现在他投资下去一定稳赚一把。他相信大卫，同时相信地质学家的报告书也有深刻的印象。他打电话给吉夫与艾格公司——市内一间经纪人——叫他们替他购进二十万英镑的波德代斯石油公司的股票。史蒂芬的订购的要求被迅速交易交易所时。哈维，度丰事的经纪人正好把四万股抛进市场，交易立刻完成，史蒂芬的股份是二点一英镑。

把父亲的遗产作了投资后，过几天的几次史蒂芬便高兴地看股票牌上三点五英镑。这时公司还没有向外公布。史蒂芬没有发觉到，其实是他自己本身的投资激发了股票上涨。他开始幻想能开始利用这笔钱赚到的钱，虽然他还未赚到手。他决定不要立刻抛售，而是保存着。大卫认为股票会上升到二十美元，何况他又曾答应过他会通知史蒂芬几时抛售。

(二十二)



大骗局

卡里尔·霍夫曼著

陈政欣译

同时，哈维·霍夫曼又高高兴兴地推出他的股票，因为有些人由于史提芬的狡猾而引起了他人争购，他们开始同意西华门对大卫·克罗斯的意见。一个诚实、对第一份工作充满了热情的年轻人，看来他们找对了对象。这不是哈维第一次利用这种手段，自己远离现场而把责任推在一个缺乏经验、无知的肩膀上。

同时，作为公司发言人的史提芬·克罗斯，向伦敦股票商提出一些大资产会进入市场，这意思吸引了些小买户，是以股价节节上升。

在哈佛商业学校学习时的一点是，一个年轻的行政人员要有一副健康的身材。没有作例行的医药检查会使大卫感到不自在，他期望有个人能告诉他该做些什么，而不必操心。他的秘书丽莎小姐替他安排会见一位在哈佛医

院的医生。

以霍夫曼水准来说，罗宾·奥克利医生应该被认为是个性成功的人。三十七岁，高大而又英俊，头从不掉落的浓发，他有着男性性格的轮廓，而且充满成功的信心。他每个星期玩两次棒球球。这使他比同龄的人看来更年轻。自从剑桥毕业以来，他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格。他在那里是棒球队二年的高级球员，同时也是橄榄球队的代表。他在圣·玛丽完成他的医学训练。在圣·玛丽，他在橄榄球上的声誉似乎比他的医学声誉还要高。当他毕业时，他到哈利街最有声望的同仁，像克罗斯医生充当前手，罗宾医生的医术非常非常高明。反而他的仪表更能吸引一些有钱的中年妇女。这些妇女有点不可自拔就寻找他，她们花了一些钱才会感到称心如意。

罗宾就是为了罗宾·奥克利所表现的特质而选择了他，无可置疑地。罗宾·奥克利是个英俊、和蔼可亲、受过良好教育及聪明的年轻人。罗宾很快就能适应哈利街及罗宾的系统。所以，当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突然去世时，他理所当然，像孩子承继皇位般样地，承继了他的衣钵。罗宾以医术建立自己的声誉，同时也为此失去了好多罗宾的女友病人。他的生意继续，他有个妻子及两个孩子。在泊西尔的纽伯里路外几英里处有一间舒适的房子，一个前景辉煌的产业。他从不对生活发出怨言，其实他享受他的生活，虽然有时免不了感到有些单调。

(二十三)



大骗局

卡里尔·霍夫曼著

陈政欣译

大卫·克罗斯在预定的时间准时抵达。派遣小姐曾警告过他说英国的医生或牙医在你迟到时，会取消你的预约，同时还要你付款。

他脱掉衣服，躺上罗宾·奥克利的诊床上。医生量了他的血压，听下他的心脏，向他伸出舌头——一个很少让人仔细检查的器官。他一边敲敲打打大卫的身体时，同时聊了起来。

「你怎么会来伦敦工作呢，克罗斯先生？」

「我在城内一间石油公司工作。我想你或者听过我们——波加石油公司吧？」

「没有。」罗宾说。「我没有听过，请告诉我你的职业。」他拿了支玻璃量用的水瓶，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脚跳了起来。

「反应没有问题。」

「你会听我的，奥克利医生，你会听我的。我们正步入佳境，在报纸上请多注意我们的进展。」

「为什么？」罗宾微笑地说。「你们碰到了麻烦？」

「是的。」大卫平静地说，同时也制造了形象而犹豫，「其实，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

罗宾在大卫的腹部按压了几秒钟。「肌肉也很不错，没有脂肪，开垦得很棒，年轻人，你很健康。」

罗宾离开诊疗室，让大卫穿上他的衣服。他在记号卡上写喻以下克罗斯的状态，同时他正在沉思着另一件事，按到他的。

哈利街上的医生们，虽然在他们那些大枪气检查设备齐全而又数据率过高的杂志的候诊室内，让看病人等上四十五分钟，但一旦病人进入了他们的诊疗室，他们是不去去浪费病人的。罗宾也不想催促克罗斯先生。

「你很健康，克罗斯先生，有点贫血，但我想这是因为你近期工作繁忙的缘故。我给你些铁质丸丸，很快就没有问题了，吃两天，自然都好吃。」他厚厚地写了药丸名后递给大卫。

「非常感谢，浪费了你的时间。」

「别客气，你觉得它怎么样？」

罗宾说，「我想跟美国大夫为不同吧。」

(二十四)



「当然——这儿一切比较健康，只要我的钱掌握在这里的办事时间的长短，我就赚钱成功了。」

「伦敦你有很多朋友吗？」

「没有。」大卫回答：「我有一两小个哈德时期期的朋友，现今在牛津，在伦敦不太认识人。」

很好，罗宾想到，这正是个机会让我发现更多有关油藏的情况。同时认识这位看管者，或能同时让他使我操作起来，他接着说：「你愿意否」

在这三个星期较迟跟我共进午餐，你或者喜欢看一下有关石油市面最新的数据吧。」

非常感谢。

「很好，星期五可有空？」

「当然有。」

那么，就下午一时在巴罗的特种俱乐部碰面吧。」

大卫在途中取了药，然后回到他的办事处，他即刻吃了粒药丸，他开始享受在伦敦的生活。西华门似乎很喜欢他，或伯大石油公司的表现不错，同时他开始认识一些很有趣的人物。是的，他感觉到这样是他一生中快乐的时候了。

星期五下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大卫抵达在巴罗一角的一间巨室内，面对着一间公园雕刻的特别俱乐部，大卫为它的宽敞豪华感到惊讶，同时他的主意更便他确信，在这座喝杯咖啡要付多高的价钱，这儿竟满了似乎是奇怪的人物，这后罗宾向他证实这些人需其大都是高贵的外交官人员是确的。

他们在进罗宾前面的麦尔斯二世的像像下边午餐，这处看波士顿，伦敦，修足球及他们共同喜爱的卡特球，脚本（英国女明星）。当喝咖啡时，大卫告诉了罗宾有关地质学家在波的大地油发现的细节，目前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股价已攀升到三点六英镑，而且还有节节上升。

「看来值得投资，」罗宾说：「同时也是你工作的公司，看来值得冒险吧。」

（二十五）



需要花上二百万元。总之，你尽了你的本分，我期望到贵公司来的罗宾，由于你的工作表现，公司要付给你五千元的花红，请再接再厉。」

大卫能笑起来，这正符合哈佛大学的商业传统，当你看有好成绩回来，你就能得到赏罚。

「据到石油的消息几时会正式公布？」他问。

「再等几天的时间。」

大卫很自觉地离开西华门的办公室。

西华门即刻用有线电话跟哈德，查卡那联络，而仍再一次重复他的策略。查卡那的经纪人以每天大约五子股的速度向公众市场推出三万五千股，股价为三点七三英镑，这种销售速度市场有足够的价格，同时又能稳定股价。当奥克利医生大量购进时，股价又再一次涨到三点九英镑，这使大卫、罗宾及史提保三人感到兴奋，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买卖，使得市场活跃，而让哈德能推出更多的股票到市场上。

大卫决定以他的花红来购买因面，以住在他在巴罗的公寓楼上——他觉得很便宜太迟于灰色了，他想化去的二千美元，买一幢终年租金的庄园，大卫与其说是为史提保而买，不如说是为整个价格而买。整个星期五下午他徘徊在伦敦公园的葡萄园中——波街，古克街及伯顿街。威利史提对他来讲太迟了，他付不起，而马洛洛的又太迟于现代不合他的口味，最后他在波街的伊曼斯街买了幅油画。

（二十六）



这间画廊有同宽度的大厅。呈浅灰色的地毯已磨坏。墙上的壁纸也是褐色。原来大卫只知道，地毯被磨坏，壁纸被剥落。这栋房子由泥面砖更加成块及有声响。在画廊中最显眼有悬挂横，那里地面着些年来成名画家的绘画。大家有眼色找到一张帆布磨破的图画。

那是我重見，安特華的繪畫「公園內的堆納斯」，在那間大的牆面上，畫着六個坐在椅椅上圍繞着一張圓桌的男女，在他們之間，在前正方，是一位赤着上半身的胸胸，留着一頭長發的女人，沒有人對她興趣，一臉令人費解的表情的坐在耶里，天旋地轉的環境，傳遞着一种情懷及愛情的氣氛，文字對繪畫為感。

圖畫的主人，朱恩——比利，他是個孤獨鬼。他愛穿舊牛仔褲合身的衣服。像一個國小級學期少壯一輩

個的支那的商人。年齡三十五歲，目前已有相當非淺的財力。他一身是歐戰的勳章、綬帶，衣著及裝束，在在都表現出一——尤其對女人——他是個十分懂得好人的。他是个英國人，但個兒更像个法國人。瘦削，整潔，高挑。一頭油亮的頭髮及一雙閃閃明明的深綠色的眼睛。他吹毛求疵的性兒及品味超群的修養，是他對目前這座城市的厭惡之一。當然不是沒有追求者。最近，顧客們总觉得他沒有魅力。大抵在填寫支票時，他思一一比利的平沽店就有他這兒時的胡蝶，在窗櫺下向他招手招喚。

「莎士比亞是目前英國最偉大的劇作家、詩人之一。他曾經領導過亨利、摩爾。你知道的。我認為由於他與桑志及德章的關係不佳，他的作品目前受到貶低。他領導他們是一群驕傲的英國文人。」

「很难讨好这些大众传媒」。大卫喃喃地说。同时递上一张八百五十磅的支票。他认为物有所值。虽然这是他出最多钱买来的。但他觉得这保固是个很好的投资。更何况他喜欢它。

束恩——比利雷大卫下榻处，向他展示了他多年以来收集的印度主义及现代主义的绘画，同时一边在称赞着安纳华。他们在束恩——比利雷的办公室为大卫的成功交易而配了杯威士忌酒。

「你是干那一行的，克耶勒先生？」
(二十七)



「我在一間小石油公司——賣油的大石油——工作，目前它正在北海鑽油。」

「成功了吗？」朱恩——比利布
成于却难回。

「这通只是年我之间才说，我们其实对来承感到无奈。过去几星期，公司的股份已由二磅半涨到四磅。这已不是个秘密了，但还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内幕。」

“这么说，像我这么的个贫穷的
绘画经纪人，这是不是个很好的投资
？” 索恩——欧利德。

我告诉你，我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大卫说，「星期一时我已经买了三千万元，而这只是目前纳斯达克的全部额——现在我又买了纳斯达克。就这么多了。公司最近会发布一个重要的公告。」

但是——比利的目光一闪，在雙
的直覺中，他感到不同的感覺。他

市城隍廟與五牛圖題一

「凡时会发表提到石油的消息，
的里」

「我想是下个星期的前几天吧，我们有些课题，也不是怎样大不了的问题。」

这使大卫呼了口气。那天早上他把所剩下的三千美元买了五百股。像所有的人一样，他渴望很快地大赚一笔。

「王國、康時公司。」

「請注意，詹姆斯，我是來恩——
——杜利，攻擊型。」

「早安，庫恩——比利，我能夠
做嗎？」

「我要買二萬五千股的大石公司股票。」

「从爱明达这家公司，请坐一下……新公司，老本赔钱，有点冒险，」

「没问题，法兰。我只要购达
一个星期，然后你就可以卖掉，我
没有打算长久持有它们。开口几时开
始？」

「附註」

「很好。在今天早上替我买下，在户口刚刚刷或较早时替我卖掉。我想下个星期会有个文告发表。所以一旦超过五点钟时，就替我把它们卖掉。别太贪心。同时以我的公司的股票购进，我不要这交易牵涉到购进。——注意替我购进股票时别到购进。」



「好的，先生。以市价购建两方五千股波拉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就在户口结帐的最后一天，或者在较早得到陈尔时卖掉它。」

「正确，下个星期我会在巴黎看它。所以一旦超过五英镑时，你就立刻把它卖掉。」

「好的，先生——此礼，旅途愉快。」

★ ★ ★

红电话响了起來。

「罗德，鲁特公司在收购大宗的股票，你听到消息吗？」

「没有，哈维，我猜想又是大卫·克朗勒的杰作吧，你要教告诉我吗？」

「不，别听他提，我已以三九九

英镑的价格售出二万五千股，克朗勒只要再赔一次，我就可以退掉了。在证券交易户口结帐前，我备好我的计划。」

「好的，老板，你也知道有些小户也以小数量购进吧。」

「是的，就像以前一样，他们只要再向他们的朋友介绍，这就是件好事。别听克朗勒提。」

★ ★ ★

「你知道吗，大卫，」李摩·艾略特说，「你太勤力了，哈维，一旦消息公布时，我们就得大忙特忙了。」

「我想是吧，」大卫说，「现在工作已成我的习惯了。」

「这样吧，今晚为何不去享受下，跟我到安顿泊去玩玩？」

大卫为能邀请前往伦敦最豪华的夜总会而感到高兴，连忙答应下来。

那晚大卫穿着刚换来的「帽特柯零位」，这辆车在伦敦广场上的「芬野里街」及「马基路」街的咽喉之下大为失色。他走了快楼梯，走向地窖。这地窖无疑在以前是这幢豪华住屋的佣人宿舍，现在已改装成为奢侈的夜总会，里头包括一间餐厅、舞厅、一间漂亮的酒吧。墙壁上挂满了油画及海报，餐厅的灯光昏暗，里头摆满了桌子，且坐满了人客。舞厅发出奇怪音乐。

（二十九）



这里的主人，马克·比雷在短促的十年内，已使安顿泊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夜总会。有数千个名字等得被它接受成为会员，舞池在尽头一角，大约只能放下两间车那么大的地方，舞池挤满了人，所有跳舞的人都挤成一团——他们无可选择。大卫吸烟地发现大多数在跳舞的男人都比他们刚抱有的女孩子还要老上二十年。侍者带领引导大卫前往李摩·艾略特的桌子。从大卫胖大能理解着深奥人物的态度，他察觉到这是大卫第一次来夜总会。好吧，大卫付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在酒吧碰我。

晚餐过后，李摩·艾略特向妻子辞别并带人的舞池跳舞，而大卫回到酒吧间。坐在舒适的软座上，跟一个自称为占士·比斯利的人闲聊，高

大·白肤金发碧眼，充满贵族的气质，他的眼睛充满了幽默感的光彩，他似乎对附近的人都充满和。大卫最欣赏他的气质，他自认这一生他是不肯培养这种气质的。他的口音，即使是大卫这对未经训练的耳朵，也认为是上流的语言。

大卫这位新朋友正在叙述着他去美国游玩的经历。这使他这位美国人大感自豪，过了些时候，大卫找个机会向侍者借来电话簿及英国人的名单。

「他是比斯利男爵，詹姆斯爵士的长子。」

「你知道吗，大卫付道，男爵也像任何人一样，尤其是他们喝了几杯酒后。比斯利男爵敲下大卫的烟酒杯。」

「再来一杯怎样？」

「非常谢谢，大人。」大卫说。

「别闹这些吧，我的名字叫占士·你在伦敦做什么？」

「我在一间石油公司工作，或者认识我们的主席，韩尼史伯爵。坦白说，我还不曾见过他。」

「那个可爱的老家伙，」占士说，「他的儿子跟我一起在哈罗读过书，既然你是在石油业，或者你能告诉我，我该如何处理我那些股份及美国石油公司的股票。」

（三十）



大骗局

高尔基、康契尔著
陈政欣译

「保留着它们，」大卫说，「所有的股票最好都保留着，尤其是石油。只要英国政府不贪心想控制这个行业就行了。」

「再来杯威士忌，」大卫已开酒，感到有点昏昏。

「你自己的公司呢，」占姆士问。

「我们的公司很小，」大卫说，「现在过去三个月，我们的股票比任何石油公司涨得更高。虽然如此，我认为还没有抵过顶。」

「为什么？」占姆士问。

大卫瞥了四周，然后低声神秘地

耳语。

「是这样的，我想你该明白在一家大公司，即使你是得到油藏，但如果你分到你的盈利已不会很大了。但如果一个小公司得到了油藏，当然你分到的盈利比例会相对地高很多。」

「你是不是说你的公司已得到了油藏？」

「本来我是不知道这么说的，」大卫说，「请你保密，我会感谢你。」

大卫记不起那晚他是如何回家及谁扶他上床，第二天早上他醒后才抵达办公室。

「对不起，伯尼，我来迟了，昨晚我跟李察去安睡伯尼了一顿。」

「不要紧的，但高内你能够松下自己。」

「我想我太烦了，我要讲一个男爵，他的名字我也记不起。说他应该向我们的公司投资，我太粗心心了。」

「别担心，大卫，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失望的，你也需要休息。你去躺躺了。」

(三十一)



高尔基、康契尔著
陈政欣译

占姆士·比斯利离开在都西尔的公寓，起了辆计程车前往威南及及时候行。占姆士是个有表现欲的人，在哈罗读书时代，他唯一真正的嗜好是表演。在他离开学校后，他的父亲不准他担任戏剧界，而是坚持他应在牛津的基督教堂学院接受他的教育训练。在那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戏剧协会，而对于选修的政治学、哲学及经济学的学位不感兴趣。占姆士离开牛津后，从来不曾向任何人提起他曾经就读过哪些学位。虽然这些学位的荣耀在过世不久就被消掉了。离开牛津后，他加入警卫军团，决让他的一生失去贵族有所表现，也使占姆士参与了他的社会生活，在任何场合

上，他表现是他是个成功、和蔼、富有而又拥有权力的人物。

是他完成两年警卫军团的训练后，他被分配到在瑞士山区二百五十英亩的农场。但占姆士不喜欢乡野的生活，他让一个农场经理打理农场的事，而他则全神贯注于伦敦的社会生活。他期望能登上舞台生活，但他的父亲却坚持他要表演戏剧。这第五年的伯爵是个大关注他的长子的愿望，而占姆士也发觉越来越讨厌他的父亲。所以大卫·克罗斯的几件事后透露的内线信息给他一个机会证明他的老父亲对他的评价是随时的。

在这除年的古老豪华的威南及克爵候行内，占姆士被引导进经理室。

「我想以爵士的农场作抵押，向银行借些钱，」比斯利男爵说。

银行经理，李察·艾萨认识比斯利男爵，而且也是他父亲的密友，虽然艾萨很尊重伯爵的事，但他跟这位年轻的男爵是没有太多的来往。然而，他也不能一口就拒绝了伯爵的要求，更何况这伯爵的家庭是本银行历史中最长久的户口。

「好的，大人，你想要多少？」

「在瑞士的农场，你作大约值由一千英镑，而且一直会上涨中。我说十五万英镑吧，我想用这些钱投资股票。」

(三十二)



大騙局

傑森·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你可否把這封信在銀行寄為特押？」艾薩問道。

「當然可以，它寄放在那里對我沒有分別。」

「那么，我們可以接受你貸款十五萬英鎊，利率為二巴仙。」

占姆士並不同了解利率的計算法，但他知道威爾及克斯銀行在這方面跟別的銀行一樣競爭，而且銀行的信譽也无可質疑。

「謝謝你。」占姆士說，「請替我購進三萬五千股德伯大石油公司的股票。」

「你可有詳細地調查過這間公司，夫人？」艾薩問。

「是的，我當然有查過。」比斯利爵士笑吟吟地說，他對銀行經理頗人

員並不敬畏。

在波士頓、哈維、史卡菲斯等重商學門的匯報，西學門告訴他有大衛、克斯勒在安南伯通現今似乎有太多錢而沒有腦子的尤尼氏。哈維向股票市場借出四萬股，威爾及克斯銀行購進三萬五千股，其餘的一些小投資者吸引了去，股票又漲了些。哈維、史卡菲斯在只剩下三萬股，這些在下去的幾天內定能把它們弄掉。他只花了十四個星期就將神機全部變換成石油公司的股票，且賺了六百多萬英鎊。

在星期五早上，股份值四點九英鎊，而克斯勒，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製造了四個巨大的投資。哈維、史卡菲斯詳細地研究下，然後打電話給米爾·比恩。

× × ×
史提芬·巴里以六點一五元購進四萬股。

× × ×
羅賓·奧克利以七點二三元購進三萬五千股。

× × ×
康里——比利·拉曼斯以七點八美元購進二萬五千股。

× × ×
占姆士·比斯利以八點八美元購進三萬五千股。

× × ×
大衛·克斯勒以七點二五美元購進五百股。

(三十三)



大騙局

傑森·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 × ×
他們总共花了一百多萬美元購進了十三萬五千五百股，他們也就使股份上漲，這使哈維有機會以正確的方式把他所有的股票拋進交易市場去。

哈維、史卡菲斯又再想了一招，他的名字從未沒有出現過，他現在也沒有這公司的股票了。沒有人能埋怨他，他沒有做過任何非法的事，而且那地質學家的報告只是些猜測，不足以呈上法庭。至於大衛、克斯勒、哈維只能說他太年輕而又太熱誠了。他也不曾見過這個人。哈維、史卡菲斯開一支從倫敦運來的1964年新年美酒，他慢慢地呼吸著，然後点上从古巴偷運入口的雪茄，事在特背上自找快慰。

× × ×
大衛、史提芬、羅賓、康里——

比利及占姆士在周末時也放假一番，為什麼不呢？現在股份已四點九英鎊，而大衛曾向他們保證股份會漲到十英鎊，在星期六早上，大衛弄了他第一件名貴的礼服，史提芬為他的新生的字樣考試準備考題，羅賓出席他儿子的學校運動會，康里——比利替一張畫像的面面面相。占姆士，比利利去散步，同時自在他現在已可向他的父母有所表現了。

三

星期一早上九時大衛抵達辦公室時，發現大門緊閉著，他感到奇怪，通常八點四十五分，秘書們都已上班。

等了一個多鐘頭，他跑到最近的公共電話亭，轉給哈維、西學門的住宅號碼。沒有人接電話，他於是打到半泰、艾略特的住家，電話鈴一直鳴著，他打回辦公室，也是一樣，他於是回達辦公室，這還有個解釋，他計錯，是不是他在某白日子，或者這是星期天，不可能——街道上都擠滿著人及車輛。

他回到辦公室時，看到一個年輕人正在打個通話，上面寫著「二千五百萬英鎊出讓，請聯絡哈維·利維爾。」

「你在搞什麼鬼？」大衛大聲問道。

「以前的騙戶已逃離離開了，我們在追求新的騙戶，你是否想看一看這地方？」

(三十四)



大騙局

倪秉璜、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不。」大卫缓缓地说。「不，谢谢你。」

他匆匆穿上鞋，并永远在电梯上躲出，他挤进那公共电话亭空着。

他迅速地翻着电话簿，寻找陆尼，西华门秘书，茉莉，富迪的电话号码。这次有了回答。

茉莉，天，怎么搞的？他的声音低得呢。

「我也不知道。」茉莉回答，「在星期五晚我接通知，要付加一个月的薪金，没有解释原因。」

大卫放下电话，事实越来越国际化，虽然她一直认为一定有个更简单的解释，他试图去求助，他该怎么办？

他昏沉沉地回到他的公寓，早晨

的报纸已送到，里头还夹着这公寓业主的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们很遗憾地得知你将于这个月尾离去，我们希望你能尽早付清你的屋租。

请你早早把钥匙退还给本办公室，不胜感谢。

皮斯梯上
(产业经理)

大卫僵立在房内，盯着信封上部幅周天的插图，突然间感到一阵厌恶。

最后，他怀着恐惧的心情，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

「今早我的大石油的价格多少？」

「它们已跌到三点八英镑，」经纪人回答。

「为什么会跌价？」
「原因不明，但我会探听下，再打电话给你。」

「请即刻把我的五百股抛到市场去。」

「以市场价格，五百股抛的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好的，先生。」

大卫放下电话，几分钟电话响起，是他的经纪人。

「现在只值三点五英镑——这是你买进时的价格。」

「请告诉我我在星岛航行的户口。」

(三十五)



大騙局

倪秉璜、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好的，先生。」

大卫那整天及整夜没有离开寓室。他躺在床上一直吸着烟，想着他该怎么办。有时他从小窗口望出，看着由点下矗立着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及公共公司的城市——他的网住的结果，但现在还存在吗？第二天早上，交易所开市时，他再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希望他们能给他最新的信息。

「请告诉我有关我的大石油公司的消息。」他的声音低沉而又阴郁。

「消息不佳，先生。由于大量的抛售，今早开市时股票已跌到二点八英镑。」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昂。

「我也不知道，先生。」这个不管股价上升或下降，总得到他——巴仙德金的人以平静的语气回答。

大卫放下电话，那些年来在哈佛大学所学到的一切都化做烟雾飞掉了，一个小时已过去，而他没有任何知觉。

他弄一个不强盛的餐厅吃午餐，他阅读了伦敦「标准晚报」的地方编辑写的「波临大石油的神秘」为头条新闻的报导，下午四点市场闭市时股价已跌到一点六英镑。

又是一个失眠的夜晚，他侧枕而又痛苦地回想起这两个月来他转从伦敦那想往的薪金、花红、以及朋友们友好来往，而他丝毫不知道这些人都合起来的企业，他回想起为内德的大石油奔走，向他的朋友的耳边传播时，感到羞愧。

星期三早上，虽然他知道他将得到怎样的一个消息，大卫还是再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股票已跌到一点零，而且不再有市场了。他离开公寓前往星岛银行，他关掉他的户口，把所有的一千三百四十五英镑支出来。当时英镑突然地跌进给他，同时一定在想他是多么成功的年轻人。

大卫买了份「标准晚报」，最后一版的报纸，波临大石油这次更跌到二十五便士。他关掉了他的电话公司，管理人在玻璃窗等候。

「刚才有警方人员来找我，年轻人。」他缓缓地说。(三十六)



大骗局

马永达、皮契尔著
陈政欣译

大卫忽然直直地跪上楼梯。
「谢谢你，波温太太。我想又是因为我没付过例车的罚款吧。」
他感到惭愧失措。在大卫的一生中，他从没感到如此渺小，如此孤独及痛苦过。他把自己的东西搬进行李箱——除了那幅挂在墙上的图画，然后买了张单程机票回纽约。

四

在大卫离去的那天早上，史提芬·巴里在平淡的数字字型为三年级的学生讲课。他在进早餐时，吃惊地看到「每日电讯」上有有关伯大石油投资者的报道。他和那幅墙上的经纪人答应为他探询其详。他熟练地打电话给大卫·莫斯科。莫斯科似乎已失去光泽。

史提芬都直直地看得直。明白

说，他心不在焉，他只期望他的学生对他的有关深解智人的通病，而不是对重要的地理。他原以为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

每隔几分钟，史提芬就瞥下他在课堂后面的时钟。课外得到下课的时间，他即刻回到他的宿舍去。他坐在一粒老旧的皮椅上，思索着该从哪里着手。他纳闷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一切放进一个筐子内；他本身是个谨慎理性而又谨慎的人，为何这次会这么愚蠢及冲动。他信任大卫，难以相信他的朋友会参与这层面的事件中。史提芬不深轻易地认为他在哈佛结交的朋友就是正直的人。这还有个解释。电话铃声，或者是他经纪人向他带来更多的消息吧。

他拿起电话筒，同时瞥见到他的手表滴滴地跳着开水。

「史提芬·巴里。」

「早安，先生。对不起，打扰了你。我是苏黎世地脉诈骗的团长克朗福。史提，我想你今天下午时去拜访你可以吗？」

史提芬犹豫了一会儿，高深地想着可能在伯大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有任何起意的行为。

「很好，团长。」他不肯定地说。「你是不是要我去伦敦？」

「不必，先生。」团长回答。「我们来见你，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下午四时到达牛津。」

「我等你们，再见，团长。」

（三十七）



大骗局

马永达、皮契尔著
陈政欣译

史提芬放下电话筒。他们要问什么？他不熟悉英国的法律，所以希望被转推给智方的案子进去。在六个月后，他就要回古哈佛大学而教授。史提芬不禁问这个愿望是否能实现感到怀疑。

这位调查组的团长大约五英尺十一吋高，年龄大约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他的鬓角已开始灰白，但一头发竟使它看来油滑黑亮。史提芬认为他那身黑衣服，不是由于智方的机要，而是由于他人的口味问题。他那身肥胖的身躯会使很多人以为他很迂腐。其实，史提芬正是那美国几个最熟悉犯罪心理的智员中的一个。他一直是多次逮捕国际性欺诈犯行动的骨干主持人。他看起来似乎很厌倦。然而这些年来他一直把重大的罪犯捉进监狱里。只是这种职业不久后

就被释放，然后看他们以某种手段骗来的钱过着舒服的生活。他认为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调查部一直缺乏人手，所以有些较小的欺诈犯根本就被置之不理。通常公共检控官也认为去调查一些小案件太浪费金钱。有时，欺诈调查组就因为没有足够人手来审理整个案件。

团长是由重特侦员陈作着。他是十六岁一吋高的年轻人。他那圆大的棕色眼睛看起来似乎无神。他至少比团长要年轻些，但，史提芬要，他可能还来继续。

「我抱歉打搅了你，先生。」团长在史提芬通电话的椅子舒服地坐下后，开口说。「我要探由一间被称为伯大石油的公司。在你还未开口之前，先生，我们知道你是没有参与该公司的行政，及它最近发生的案件。但我们需要你的协助，所以我想还是让我问你一些我需要的答案的问题。这样就免得你弄错乱局面。我告诉你，先生。如果你不愿回答我的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

史提芬点点头。

「第一，你怎么会在伯大石油上大量的投资？」

在团长面前有张纸，上面写着他那四个月来在这公司投资的全部名单。

「一个朋友的忠告。」史提芬回答。

「毫无疑问是大卫·莫斯科吧。」

（三十八）



大骗局

詹姆斯·麦克斯韦
● 陈政欣译

「是的。」

「你如何认识克朗勒？」

「我们在哈里斯时是同学，后来我在美国的一间石油公司工作。由于是老朋友，所以我惠临来牛津。」

史提芬接着详述了他与大卫交游的背景，以及他会投资巨款的理由，他最后向福尔长探问大卫是否犯下石油的污点及沼泽中是否有犯罪的嫌疑。

「没有，先生。我个人的看法是克朗勒先生——虽然新士南之一。而且他逃离了这个国家——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大人物离开了。我们还要问一些问题，所以如果您有面你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现在，」福

尔继续说，「我查出一些人的名字，如果你曾见过这个人，与他交过话或是听过他们的名字，请立刻报认出来——哈维，麦卡瑟！」

「没有，」史提芬说。

「伯尼，西华门。」

「我从来不曾见过他或跟他交过话，但我跟大卫在这里共过晚餐时，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曾提起这个名字。」

福尔继续而又仔细地记史提芬所说的话。

「李察·艾略特？」

「跟西华门的长相一样。」

「艾温·克朗！」

「没有，」史提芬说。

「你可曾跟这公司的有关人员接触过？」

「没有。」

福尔花了整个多小时详细地探究史提芬，然而福尔不能给福尔任何突破性的情报，虽然福尔有一本地质学家的报告书。

「是的，我们也拥有这样的一份文件，」福尔说，「但只是些好看的文字而已。我怀疑它是否有作为证据的价值。」

史提芬叹了口气，道为这两位官员做了威士忌酒。他为自己倒了杯饮料。

（三十九）



大骗局

詹姆斯·麦克斯韦
● 陈政欣译

「福尔先生的证据，很长。」他回到他的座椅上，说，「请听慢慢地像个小傻瓜被砍了头，我不必说，也知道自己是多么愚蠢，我把我的全部投在道伯大石油公司上，因为听克朗勒说是很棒的。然而却得到金尽无头的田地，而且连一点线索也没有。他的道伯大石油在搞什么鬼？」

「是这样的，」福尔说，「要不是有些东西我不能告诉你的话，你会更清楚理解这件事情。听起来，我们还有些事情不太明白，但这可不是种新的骗术，而且是个老行家，一个很狡猾的老行家在主持。大约的情况是这样，一群老行家乎组成成立了个新公司，他们购进了这家公司的大股份数

量，然后他们制造出公司有新的发明或是有超绝产品等虚构的故事来刺激股价飙升，然后四处造谣风声，把自己拥有的股票推过股市，让一些像你一样的人，以高价买进。他们押了一把后被逼退掉。接着这家公司就由于没有实质而股票跌到崩溃，接着是股票在交易所被冻结挂牌，最后整个公司就清理结束营业。目前这家公司还未到这种地步，但或者不会发生这种事，商业都已通知伦敦证券交易所，表明他们不希望有商业丑闻的事发生。我们谨慎地想，我们不大可能遇到回来这些钱，即使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抓住这些事件。这些人都已隐藏在世界各处了。」

史提芬叹了口气，「我的天，整个事件听起来就这么简单，福尔。那地质学家的报告书是个骗局，是不是？」

「不能这么肯定，先生。这报告用了些模糊不清的文字，到处都写著「可能」及「或者」，那报告也不会花了几百磅去证实北海某一区域是否真的蕴藏着石油。」

史提芬手擦额头，暗地里咒骂着他与大卫、克朗勒的约会。

「福尔，请告诉我，谁支使了克朗勒，谁是这件事情背后的主脑人物？」

（四十）



图长很了解目前史提芬所承受的煎熬。在他的经历中，他见过很多处在這種境界的人。同时也对史提芬的合作态度感到欣慰。

「如果我觉得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我会回答你任何提问。」图长说：「但这已是个公开了的秘密，我们要寻觅的人就是哈维·麦卡菲是谁？」

「他是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在波士顿，他所参与的令人震惊的生意多过你吃过的晚餐。他使自己成为个亿万富翁，同时也使很多人破产。他的手段是这么专业化及有条不紊，所以我们轻易就嗅到的气味。更别提的是他是哈佛大学的最大捐助人之一。在过去，我们未曾得到他的照顾，我也怀疑这次我们能否找到任何证据。他从来不曾与过美国大石油公司的事，他只是公开的市场上购油和卖

石油而已。据我们所知，他不曾见过大卫·克罗斯，他聘请了西华门·克伯及艾梅特替他就这肮脏的勾当，而他们就利用了这位年轻聪慧、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家伙来完善他们的故事。看来你是倒了霉，有这位大卫·克罗斯的年轻朋友，先生。」

「别害怕了，可怜的家伙。」史提芬说：「风铃哈维·麦卡菲呢，他能如此轻易地逃脱了吗？」

「我想是这样的了。」图长说：「我们有通缉令逮捕西华门，艾梅特和克伯。他们都已潜逃往美国了。自从雷纳·比越的案件以后，我怀疑我们是否能把他们引渡回来。虽然美国及加拿大的警方也在通缉他们，他们也有狡猾。他们从新伦敦敦的波伯大石油公司的办公室，把属于温国哈业主，游说温国哈的两位秘书，附赠一个月薪金。他们还付请哈维哈维哈维的租费。他们还付给了他们的助手，麦克·克提威，然后晚上星期五早上飞往纽约热内卢的飞机。那里有个存了一百万美元的私人户口在等候他们。两三年后，在他们把精力花完之后，他们一定会再以两个名称及两间公司东山再起。哈维·麦卡菲离开了他们，剩下大卫·克罗斯来面对苦果。」

「聪明的家伙。」史提芬说：「噢，是的。」图长说：「这是个乾淨俐落的行动。这也是哈维·麦卡菲的天资发现。」

(四十一)



「你们是否打算逮捕大卫·克罗斯？」

「不会。但我们想问他一些问题。他自己偷买了五万股，然后出售。但我们以为他自己本人也相信公司倒了油缸。其实，他如果聪明的话，就请回到美伦来求助警方。但我相信可怕的家伙也够聪明地推开了。美国的警方人员正在寻觅他。」

「最后一个问题。」史提芬说：「还有像他这样的傻瓜吗？」

图长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阵子。他和其他投资者的钱上的收获比不上史提芬口中提到的更多。他们大都靠靠了他们与克罗斯及波伯大石油公司的关系。如果他也向史提芬透露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或者就破产出来。

「是的，先生，但——你请明白，你不是从我这儿听到他们的名字。」

史提芬点点头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直接从证券交易所打听到底需要知道的事项。其实，有四百个大的投资者，而你是其中之一。你们四人共的亏了一百万美元。其他三个是哈维街的一位医生——罗宾·奥克利，一位伦敦的艺术经纪商叫宋基——比利·哈基斯，及一位做股票的农场主人。真巧，据我所知，他典有了他的农场凑合了这笔钱。一个拥有商头的年轻人——比利斯男爵。麦卡菲从他口中偷去了他的银行账户，就是这钱了。」

「所有的大户投资者？」

「有四三间银行锁了他们的户口头，但还有其他超过一千万英镑的私人投资者。你、银行及其他的私人投资者起了在股票市场的作用，以便麦卡菲有足够的钱来清偿他户头上的全部债务。」

「我知道。更惨的是，我愚蠢跑去跟我们的几位朋友也向这间公司投资。」

「噢……是有两三位住在牛津的小户投资者。」图长看着哈维哈维的名单，说：「但别担心。我们不会去打扰他们。看来，就是这了。我认为你的合作相当称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再见面。总之，我们会通知你情况的进展。我们也将随时联络给你。」

「那当然。图长，希望你们能愉快。」那两位因是醉了酒，然后离去。

(四十二)



大骗局

▲ 采访：杰克·罗斯
● 陈政欣译

史提芬是在十时过前不久抵达，而整间建筑商寥寥凡人，可叹——我初去彼后时尚未能得悉一面全国性的报纸机构通常是在上午十一时后才开始醒过来，然后又经过一阵冗长的午餐时间，一直拖延到三时过后才真正工作，从这时到晚上八时止，所有真正的工作——除了第一版之外——都在这段时间内完成。通常在下午五时过后再换一班职员，而这些人中的主要工作是处理这夜间发生的任何重要事件。他们通常都注意美国发生的事件，因为假如美国总统于午时在华盛顿发表任何声明，这时就往往在伦敦的报纸出现了。有时，第一版的编辑在一夜之间更换五次，例如在肯尼迪总统被刺的事件，消息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七时作传真传，那时，整个第一版就换掉，而报导这刚发生的悲剧。

「李斯，这么早就来打扰你，实在很冒昧。我不知道你们这么迟才开始工作。我还以为你们早上和我一样，一早就起床了。」

李斯笑了起来。「这有什么，从你看来，你一定认为我们是一群懒惰点吧。其实，这里一通常要忙到午夜时分，那时你已在床上酣睡了。怎样，我能帮你的忙吗？」

「我正在研究我们的一个国民阿哈德，爱尔兰的人。他一直是哈佛大学的一个赞助人。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以便我回去时能向这些老朋友提提。」史提芬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

「你在这里等下，我去资料室调查是否有他的资料。」

史提芬自得美滋滋地看着可憐——衣领翻上的大条新领圈——其间有些微能自傲的披露：「真相在皇家剧院大厅内曝光呢。」，「世界小姐爱洛·琼斯」（名歌星），「詹姆斯·阿里」（名拳师）说「我会再成为冠军」……

十五分钟后李斯抱着一本厚厚的文件书回来。

「慢慢看吧，老兄。一小时后我再回来，然后一起去喝咖啡。」

史提芬感激地微笑着点点头。

所有哈德，史提芬要让世人知道的事都收录在文件书内，其间也有他不想让世人知道的事。史提芬发觉到他每年能藉此向他创造的钱去，还有他的赌马在艾斯科马地的胜利，以及他对啤酒业的调查及他对艺术品的搜集。「每日快讯」的记者威廉·洛基曼拉利哈德穿着各种型号的相片，及他随哈德与平会在爱地卡罗他的游艇上逗留两三个星期，并在赌场上赌博，洛基曼的语气很轻佻。洛基曼说，史卡卡是个新近的重户。史提芬详细记录下所有他认为有用的情报，及他心研究所有的相片。这时李斯走了进来。

（四十五）



大骗局

杰克·罗斯 采访
陈政欣译

他带史提芬到隔壁的餐厅喝咖啡，坐在最靠近自助餐的收银机旁的女孩子正专心计算她现有的香烟。

李斯，我选不到我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唔，想向这个人要几个大数目的捐款。我想他们的意思是——一百万元左右，从而能获得更多的资料呢！」

「纽约时报」，我想。」可憐——一未时过。」来，我们去拜访康利·罗本。」

纽约时报的伦敦办公室设在西敏市附近「时报」道内隔邻的第五层楼。史提芬想起「纽约时报」在第四十三次的高大建筑物，而康利罗本的「时报」是不是有同样的气氛。康利·罗本是个矮小而又结实，脸上露着微笑的英国人。康利罗本使史提

芬松驰下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这决非使康利罗本的人与人之间曾言。

史提芬重复了他对史卡卡的目的。康利罗本笑了。

哈德是不是怀疑他们调查的结果？这个家伙说国家税收局更有办法合法偷窃金钱。」

「不会这样吧。」史提芬被康利罗本说。

「纽约时报」收集有关史卡卡的材料更多。有各头新闻这么可笑，史卡卡从媒体变成百万富翁。」

史提芬小心地记录下来，有关史卡卡父平公司的细节，及一些战争时期的军火交易。还有他的妻子艾琳及他们的女儿罗莎莉的背景都吸引了他。这里还有他与他的女儿的合照，但那时他的女儿才十五岁。还有两位二十五年前的公议案，这两件公议案中，哈德被指控行为，但有关案证明有罪。这年的公议案是发生在一九五六六年。这但是否史卡卡有关疑案名的案件。哈德再一次逃过法网，但地方法官很明显地向陪审团表示他对史卡卡先生的蔑视。最近新闻都是些流言蜚语。有关史卡卡收藏的绘画，他的赌马，他的时运，他的女儿在金沙的成就及他前往欧洲的旅游报道。还有有关史卡卡石油公司的文字，史提芬对哈德的背景调查都还令人满意的商业活动的背景感到欣慰。

（四十六）



亨利邀请他的这位同窗共进午餐，新闻记者都喜欢新的朋友，而史提芬看来是个很有水准的人物。他截了辆计程车前往杜威亚街。在他们的车子驶出市中心向西区驶去时，史提芬盼望这午餐上该有所斩获。他却没有失望而归。

由于餐馆清静幽雅，意以的布及黄色水仙花飘香，亨利说很多人很喜欢来这里。主厨皮尔·拉烈夫对懂得如何吸引住食客。在喝过汤、吃了主餐再叫了支烟后，亨利继续快谈这餐哈维·史卡菲。在哈佛大学的史卡菲大厅开幕时，他曾跟史卡菲作了次访谈。这大厅包租了个健身房及四个室内网球场。

「他渴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博士学位。」他喃喃地说，「即使他捐出几万元，也没有希望的。」史提芬把这些话记下来。

「我想在美国大使馆内有更多关于这家伙的资料。」亨利说。他瞥了

手表。「哦，天，图书馆在下午四时关门，今天太迟了，我得继续想办法。现在美国已醒过来了。」

史提芬想他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匆忙地进餐，跟他们比较下，大学的生活就像瑞士生活——他们是怎样把咖啡好出来的！

史提芬赶上五时十五分的火车回到牛津的宿舍。他躺先在浴间时，才开始研究他今天所得到的战情。虽然很疲惫，他还是强迫自己坐在床前，把哈维·史卡菲的第一份档案资料详细地整理出来。

第二天史提芬又乘搭八时十七分的火车去伦敦。这次他买了第二等的车票。车票检票员又重复了要他在吃早餐前即离开餐厅车厢的话。

「真无聊，」史提芬说。其实他在过站的一小时长的旅途中，他慢慢地啣咄咄着咖啡，从车窗离开过这头等车厢。他自慰地付着，他下了两英镑，而这正是哈维·史卡菲的典型行为。

车停了，他提醒亨利·罗本的指示，截了辆计程车前往美国大使馆。这是一座极加雄伟、巨大的建筑物。它占地二十五万平方呎，九层楼高，整整占据了整个牛津广场一整边的长度。但它比不上在里除公园附近那座美国大使馆的官邸那么豪华精致。史提芬在去年曾被邀请出席那里一个宴会。那间官邸在1946年刚卖与美国政府之前，是西芭德·哈登的私宅。

(四十七)



在梅丽亚的大使馆参考图书馆的大门深锁关着。史提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望向墙上的招牌。上面写著华仕大德的名字。当地康利付钱，有花油时，大门被打开了。那位穿著制服，站在「门岗处」牌子后的女工也还没有听到顾客有关哈维·史卡菲的问题。

「有什么你要知道这些？」她尖锐地问。

一时之间史提芬怔住了，但他立即反应过来。「在年轻时我曾跟哈维由教授。我想知道他这个人跟大学的关系。目前我是牛津发达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史提芬的答复即刻使这位女工活跃起来。几分钟后她递给他一个文件夹。虽然它不像「纽约时报」那样张罗着，但它清楚地标明着哈维·史卡菲由他机构所捐款的数据，以及他向施托克曼的详细记录。通常人

们对政治捐款是不太透露数量的多寡，然而哈维似乎不明白这规则——也许没有人会告诉他这规则吧。

在大使馆的调查工作完毕后，史提芬截了计程车前往圣·占姆广场的可读办公室。在那儿他租了一整部汽车了一阵子。忽然又从那里前往克利的克利福。他朝那儿的强项经理谈了几分钟。过后来打了个电话去家地卡罗。他的调查工作就算完成。在下午五时十五分，他又乘火车回牛津去。

史提芬回到他的学院宿舍，他觉得除了艾琳及狄律丝的调查员克利福、史密斯跟杜林外，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哈维·史卡菲这个人。他一旦工作完成，终于完成了他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已填满了四十纸呢。

档案资料最后完成时，他才上床。他立刻入睡。他很早就起来，然后散步到学院食堂。在那里他吃了鸡蛋、火腿、咖啡及麵包。然后他带着他的档案资料包往图书馆，将档案文件复印四份。这使他最后拥有五份的档案资料。他漫步走到列夫达门前，一边欣赏着大学植物园绿草如茵的花床，然后走进那边的诺威士书店。

史提芬买了五个不同颜色的文件夹回到他的房间，把五份档案资料放进不同的文件夹，然后把它们锁在抽屉里。史提芬是个很有条理的人。任何数学家都是这样，这也许可哈维·史卡菲从未曾交平过账的。

(四十八)

大骗局

傅秉瑞、应昊明著

陈政放译

史提芬根据他跟史密斯博士的谈话中记录下来的笔记打电话给电话局询问。询问罗宾·奥克利医生、朱恩·比利、拉曼斯及比利男爵的电话号码及地址。电话局询问处每次只能告诉他两个号码。史提芬寄信英国邮政总局阿列克斯。在美国，比尔电话公司会做收报地告诉他上千个电话号码。而且最后还会说声说：「欢迎你的访问。」

他根据那两个号码是住在伦敦哈利街112号的罗宾·奥克利医生及住在纽约40号拉曼斯街面的朱恩——比利·拉曼斯。史提芬再次询问比利斯的号码及地址。

「在伦敦中区没有叫比利斯的，」接线员回答，「或者市中的电话簿是能够找到。但他必须是个真正的男爵。」她轻重地说。

史提芬离开他的车房，前往高级教育办公室。在那里，他找了本近期的「谁是谁」。在那里他终于找到这位高贵的男爵：

大骗局

傅秉瑞、应昊明著

陈政放译

你的朋友，

史提芬·巴恩。

另外，冒道谢地，大卫·史密斯不能出席。

史提芬换了张面皮。然后再耳同样的信给朱恩——比利·拉曼斯及比利男爵。他坐在哪儿沉思了一阵子，然后拨出内线电话。

「哈利！」他对学院的门房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学院说学院内是否有个史提芬·巴恩的人时，我要你这样回答：『是的，先生，他是个来自哈佛大学的数学研究员，他是被请出来的晚宴主持人。』明白吗，哈利？」

「好的，先生。」门房哈利·华特利说，他从来不会了解英国人——包括这位巴恩博士。

就如史提芬所计划的，这三个人都来电话探问。如果他本人遇到这样的事，他也会这样做的。哈利记得史提芬的嘱咐，而小心翼翼地回覆了他们。虽然这三个来电者最后还是感到迷

迷糊糊、剪剪。古博士，克兰·史密斯。出生于1914年十月十一日，在场上人，第五级伯爵的长子。教育背景。在牛津的哈罗德得到文学学位。牛津大学戏剧协会会员。第五军中断。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运动：马球、射击。地址：达华大厦，俱乐部，加利，第五军。

史提芬来到学院财务办公室。向秘书询问是否可以找到在一九六三年被录取入学古博士。史密斯男爵的伦敦地址。记录上写着伦敦国王115号。

史提芬为他对哈利，史提芬的成就而亢奋起来。他离开财务处，及手錶在被袋内，脑袋在内部有些悸动。他看到又有些大字写在学院的墙壁上。史提芬——这位负责在学生会行为的导师——不能高兴起来。这位家伙太过分了，他应该要他们定期把这份大字报清除掉。不然就要让他们留校一个学期。他回到他的书桌去，写下他脑海中已构思要了的情。

史提芬学院。

四月十五日

敬爱的奥克利医生，

在下个星期四，我为几个经过详细挑选出来的人在约的房间内举行个晚宴。

如果你们抽空出席，则不胜感激。我相信你们不会与这宴会感到失望的。

(西十九)

惑不解。

「我也不明白，不是吗？」让这门房咕咕着。

第二天，史提芬接到他们三个人的答覆。古博士、比利斯的回音最迟送到。

史提芬请了高级教育办公室的男仆及学院的厨师，然后一份可口的菜单就准备好了。每件事都被准备妥当。现在史提芬只有等候约定的时间降临。

在约定的星期四下午七时三十分，朱恩——比利准时抵达。史提芬以惯常的礼貌迎接这位打着睡眼惺忪，穿着件雅致礼服出席的客人。同时他对朱恩——比利这种机敏圆滑的人，而会沦为哈佛大石油公司的受害者而感到惊讶。史提芬必须不停地谈论现代绘画的趣味。朱恩——比利一边听着他的话题，通常史提芬是不合选择这种谈话不上几分钟的话题的，而他对朱恩——比利的提问正不如如何回答时。罗宾·奥克利医生的到来解除了他的困境。在过去一个月来，罗宾巴恩了几稿，但史提芬还是看得出他在哈利街感到风水未起的原因。他是那种即使有些宴会也得到妇女们的宠爱的男人。罗宾打量着他的主人，正在犹豫说不该问他便此可曾见过面。不，他这么决定。他认为在晚餐上他一定得问他为何被邀请的原因。只是信纸的「大卫·史密斯」促使他试。

(五十)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史提芬把他介绍给米恩——比利。他们闲聊着，而主人忙着打点餐桌。大门又再打开，门房以更为庄严的声音通报「比斯利男爵」的来临。史提芬走上前迎接他，同时拿不定主意他是否应该鞠躬或是握手。虽然占姆士不认识这集会上的人，但也不感到拘谨，而且轻易地参与了他们的谈话。即使是史提芬，也不由对占姆士那种随意和轻松的态度而有深刻的印象。虽然也不由回忆起占姆士在学院的学业成绩，及怀疑这位高贵的男爵是否在他的策划中会有任何作用。

主厨的手艺得到赞赏。手中叉着可口的羊排，美味的蛋糕及陈年美酒。没有一个客人向他的主人问起他们愿意请出这晚餐的原因。

最后，在仆人们清理了餐桌，葡萄酒第三次被送上时，罗宾再也忍不住了。

「假如不冒昧的话，我想问个问题，巴索博士。」

「请叫我史提芬。」

「史提芬，我想问这个特选人物的小集会的目的何在？」

六隻眼睛瞪向他，等候着他的答覆。

史提芬站了起来，扫视下他的客人，开口之前，他绕着桌子走了两圈，然后开始叙述过去几星期来发生的事件。他告诉他们，他如何在这间房子里会见大卫·克斯勒。他对波伦石油公司的投资，及接踵而来的商业欺诈人员的到访，以及有关哈维·麦卡菲的底细。他细心地这样总结说：「绅士们，事实上是我们四个人在跌进同一个泥洞里。」他觉得自己的口吻很美国化。

在史提芬还未说完他的话时，米恩——比利即刻有了反应。

「别拉我进去，我不会参与这样荒唐的事件。我是个诚实的艺术生意人，不是个投机者。」

在史提芬能回答之前，罗宾·奥克利也插了进来。

「我不曾听过如此荒唐的事，你一定找错了人。我是个在哈利街行医的医生——我对石油一点也不认识。」

史提芬终于了解到商业欺诈组人员向这两个人审问时所面对的困难，以及他们对他的合作态度很感激的原因。他们全望向比斯利男爵。比斯利抬起眼，很平静地说：

「巴索博士，你说的完全正确，而我的处境比你的更惨。我以菲弗尔的小农场作为抵押向银行借了十五万磅，而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银行会迫使我出售它。如果他们这样做，迫我的老爸，第五世伯爵一定会知道，那我就完了，除非我在一夜之间成为第六世伯爵。」

「谢谢你。」史提芬说，他坐下来说，转向罗宾，以审问的眼光望向他的。

(五十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天！」罗宾说：「你说对了一——我也有参与。大卫·克斯勒是我的一个病人，而我靠弄钱以我的产业做为抵押透支了十万磅投资在波伦石油公司上。天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做。现在这股票只值五十便士，我可被惨惨了。我的银行户口出了赤字，他们已开始向我逼讨，我又得付我在伯西尔住宅的抵押贷款，以及我在哈利街的诊所的租金，还有一个会花钱的太太及两个在英国最好私人学校读书的孩子。自从史密斯探长在两周前到访之后，晚上很难入眠。」他抬起头，他的脸色苍白，哈利街专业人士的自信心已消逝无踪，他们全部回过头来望向米恩——比利。

「好吧，好吧，」他承认，「我也一样。那件该死的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巴黎。现在，我拥有这些没用的股票，我以愚蠢的存贷借了八万英镑。更惨的是，我认购了我的一些朋友也向这烂公司投资。」

静寂罩着整个房间，又再是米恩——比利打破沉默。

「你有什么建议，教授？」他喃喃地说：「我们要不要为我们愚蠢的投资每年举行个聚餐？」

「不，这不是我的想法。」史提芬犹豫了阵子，他意识到他接着的建议更引起更大骚乱。他再次站起来，他平静而谨慎地说：

「我们的钱为一个很聪明且被证实是个欺诈股票的专家所偷去了。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股票证券有所认识，但我们是各行各业专家。」

绅士们，所以我建议我们把我们的钱，分文不差地偷回来。」

几秒钟的静寂，然后跟着是阵喧闹。

「我以为我们直接走上前拿回来吧？」罗宾说。

「别笨吧，」占姆士沉思地说，

「为何不杀掉了他，然后追讨他的生命保险金？」米恩——比利说。

过了几分钟，史提芬等到大家都静默下来，然后他分发四个标题看「哈维·麦卡菲」的档案给他们。档案下方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青色档案给罗宾，蓝色的红占姆士，黄色的给米恩——比利。而红色的正本史提芬保留着，他们都深受感动，在他们沮丧地绞着手腕望地悲哀时，很明显地，史提芬，巴索在工作着。

史提芬继续说：

(五十二)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陈政欣译

「请仔细地阅读你们手上的档案。那里头详细地记录了有关哈维·麦卡菲的事件。你们每个人把这份档案带去研究星头的资料。然后各自想出一个计划，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回一百万美元回来，这计划只是我们这几个人知道而已，我们四个人每个人想出一个不同的计划，每个计划的行动中，另三个人可能会参与其事，我们在十四天后再到这里，提出我们的计划。每位组员先垫出一万美元作为必要的开销，而我，作为一个数学家，负责一切账目记录。所有一切有关这些行动的开销都加到麦卡菲先生的账户去，这包括今晚你们来这里的车费及今晚上这顿晚餐的费用。」

朱恩·比利及罗宾又想反对，但占姆士阻止了他们，说：

「我同意。我们又将损失些什么呢？各别行动的，我们是还有机会的。联合在一起我们或者能掌控这个杂种。」

罗宾与朱恩·比利对望下，耸耸肩后点点头。

四个人开始详细地研究着史提芬

过去几天来所收集到的资料。他们在子夜稍后才离开学院。每个人都同意在十四天后各自想出一个计划，以让全组人员研究。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但每个人知道他不再是单独一个人而感到欣慰。

史提芬认为跟哈维·麦卡菲的挑战中，第一个步骤已如所期望的完成了，他唯一的希望是他的同伴们能真正进行各自的任务，他坐在安乐椅上，目视着天花板，继续深思。

六

罗宾在禧斯街取回他的车子。他很感谢那个「医生出诊」的牌子，这牌子让他在泊车方面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向伯西尔的住宅驶去，毫无疑问地，史提芬·巴来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罗宾决定想出一个方法来充成本的部份任务。

他让他的心思游移着，想起那些误信人言而投资在波伯大石油及哈维·麦卡菲的金钱，以及收回这些金钱时的欣慰。与其为了破产而去打劫银行，然后遭受到中央医药理事会开除医生注册，倒不如在这计划中尝试一下。他敲下车窗玻璃，让红酒的甜味逸出。认真地思考着史提芬的挑战。

从牛津到伦敦区的住宅间的旅程转眼间就过去了。他的脑海一直在想着哈维·麦卡菲，以致他抵达家门时，他回忆不起旅途中的大部份情况。除了他天生的魅力外，他真有一种天才可以利用，而他希望趁这特有的天才去做成发起来的力量，也是哈维·麦卡菲的弱点。他一直回想起在史提芬的档案资料中第十六页上写着「哈维·麦卡菲经常复杂的忧虑之一……」

(五十三)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陈政欣译

「怎么样，亲爱的？」
他的妻子的声音使罗宾清醒过来，他关上那个装着麦卡菲青色档案的文件箱。

「你还没睡吗，玛丽？」
「我不是在说梦话吧，亲爱的。」

罗宾得迅速反应。他还没有告诉玛丽有关他那些愚蠢的投资的事件，但他曾告诉她有关去牛津出席晚宴的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晚宴跟波伯大石油公司有关。

「很起劲，亲爱的。一个在剑桥时的老朋友被牛津聘为讲师，所以他邀了一些老朋友聚聚。真是个快乐的宴会。占及菲力，我的老同学在出席，但我相信你一定会记不起他们吧？」

理由太勉强了些，罗宾讨道，但在这凌晨一时十五分，他已尽力而为了。

「她们不是些美丽的年轻女子吧？」

玛丽说：

「我想占及菲力是不可能被称为

美丽吧，即使是他们的妻子也称不上呢。」

「细声点，罗宾，别吵醒了孩子们。」

「两个星期后，我还得去一趟……」

「噢，亲睡吧，明天早晨再告诉我。」

罗宾松了口气，至少他能拖到早上才面对这个问题。

他在他的妻子身旁躺下，他的手指从她的脊背滑下去。

「你很幸运，这么晚了。」她呢喃地说。

她们睡去。

朱恩——比利在禧斯区的东门酒店订了间房间。第二天在学院的画廊有个学生画展。朱恩——比利常为他的拉曼斯画廊探掘新的年轻人材。在邦街跟他只有几门之隔的麦波罗画廊在发掘新天才方面的成就，使伦敦的艺术界更重视年轻艺术家的成长。但在这时刻，朱恩——比利想的却不是有关他画廊的前途远景。他目前的生存遭受危机，而那个麦达兰学院的美国家伙正逼给他个补救的机会。他躺在舒适的床上，阅读着他的档案资料，思索着他的计划。他可不愿让那两位美国人及一个美国人击败了。他的父亲于1918年时在罗宾堡为美国军解放。在1945年时却在法兰福克为美国军队从集中营放出来。他会全力地参与这个行动。他阅读着他的档案资料，读到深夜，一个计划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萌芽。

(五十四)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著
● 陈政欣译

占姆士乘上牛津开出的最后一班火车。他寻觅着一个没有人的车厢，以便能够静下心来阅读那蓝色的档案资料。他是个忙碌多虑的人，他相信其他三个人一定能想出绝顶的策谋，而他，就像以往的情况一样，想不出个办法来。他从来没有受过真正的压力——任何事情他都轻易地解决，然而现在可就难了。从哈维·麦卡菲那里毫无痕迹不动声色地取回他的钱，这可不是占姆士想干的事。然而，他一直担心着一日他的父亲发现他把农场典当于时，将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处境。但十四天並不是很长的时间；他该从那里着手呢？他并不像其他三个人那样是专业人才，他没有特别的技能来贡献。他凡期望他在舞台上的经验能派上场。

他把车票递给查票员。查票员诧异地接过占姆士的那张一等位车票。他找不到空着的车厢。占姆士想，铁道局定有大把空位吧。

占姆士常想，如果没有空着的车厢的话，最好车厢内有个漂亮的女人——这次他可得偿心愿了。在一个车厢内，有一个标致的女人，而她看

来是单独一个人。车厢内的另一个人是个读着「时髦」杂志的中年妇女。她似乎不认识这位单身女人。占姆士在车厢一角坐下。他知道她是不可能坐在火车上阅读有关麦卡菲的档案资料了。他们曾发誓要保密，而史提芬更再三要求他们别在第三者面前阅读这档案资料。占姆士担心，在他们四个人中，他倒是个最难守口如瓶的人；他是个和蔼的人，保守秘密可是件苦差。他抚摸着那个装着史提芬·巴莱给他的文件的外衣口袋。他真是有个有效率的人。占姆士想道，头脑也很灵敏。他一定会在下一次的集会上，拿出十个计划来让大家研究。占姆士皱着眉头望向窗口，希望他能得到灵感。然而，他发觉自己竟在欣赏着坐在对面的女人投影在车窗上的身影来。

她有一头深棕色光泽照人的头发，一个瘦削笔直的鼻子，而面部因大淡褐色的眼睛却会神责往她看膝上的书。占姆士怀疑她是否正如她的外表那样，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最后他不得不勉强承认她确是如此。他的眼光从她那微凸的胸脯移开下去。他像转他的头，想着她有双怎样的腿。是的，她修长优雅。他再望向脸部的。这次她回瞪了他一眼。他尴尬地转向车厢内的另一位乘客。占姆士不敢自动向这位美丽的女人谈话。

在绝望中，他望向那中年妇女捧着的「时髦」杂志的封面。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他再仔细一看。不是另一个人，是同一个女人。起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跟真人比较下，就确实无疑了。当那妇人放下「时髦」而拿起另一本「女星」杂志时，占姆士趋前身旁来问那中年妇女能否借阅一下。

(五十五)

大骗局

保弗瑞·亚瑟著
陈政欣译

「车站的招牌越来越早关门了，」他载慢地说：「我买不到刊物。」中年妇女勉强地借给他。

他翻向第二页。上面写着：「封面：如此她打扮……黑色齐其短发，配上薄纱。鸵鸟羽毛的披肩，花帽，合身的衣裳。由查拉·罗得斯设计制作。安妮的发式由威达·西逊的位生设计。由利非士摄影。摄影机，哈斯波克。」

占姆士是不能拍出这样好的相片。但他至少已经知道这女人的名字。安妮。那女人再次抬起头时，他向她示意他已经看到了她的封面相片。她向占姆士微微一笑，然后再继续看书。

在里町车站，那中年妇女拿了「时髦」杂志离去。最好不过了，占姆士讨道。安妮抬起头，不自在地微笑着，期望在街道上落落的乘客中有

人走进这个车厢。占姆士望着他们一个个走过。没有一个人走进这车厢。

第一圈占姆士胜利了。火车开行后，他开始准备他的开场白。这是个不够水准的开场白。

「我的老朋友伯第·利非士替「时髦」的封面拍了张太美的相片了，」

安妮，西门顿抬起头。她本人比占姆士所说的相片还要美丽。她那头深棕色柔软的发，是威达·西逊的最新设计。她那副大淡褐色的眼睛，及娇嫩的皮肤使占姆士不由深深地被吸引着。她有着所有尖端模特儿必须有的娇人身材，但安妮更有一点她们没有的特质。占姆士呆住了。他希望她开口说些什么。

安妮对这种男人的勾搭行为已见惯不怪了。但提起利非士男爵的名字使她不由另要相看。如果是利非士的朋友，那就不该失礼了。再看第二眼，她发觉占姆士有点蠢拙。这种技巧已被用过好多次，而且很成功，但这次可是个真正的对手。他再次开口说：

「作为个模特儿，工作定很辛苦的。」

真是句差劲的话。他想。为何不向她这么说，我认为你太美丽了！我们何不交流下，如果我还被你迷住，我们就可以结交，这是不会成功的。他知他还还是得经过通常的次序进攻。

(五十六)

大骗局

杰弗瑞·杰斐逊著
● 陈政欣译

「如果合约的报酬好的话，还能忍受。」她回答。「但今天可真累人。」她的声音温柔，带有少许大西洋对岸的口音吸引着占姆士。「我整天都在微笑，因为我正在替一种牙膏拍摄广告。那个摄影师似乎永远不会满意。唯一可喜的是它比原定的日期提早一天完成。你怎么会认识伯蒂？」

「我们在哈罗学院第一年级时是同学，出来工作後他比我更有成就。」

安妮笑了起来——温馨而又轻柔。很显然她也认识利非士男爵。

「最近曾见到他吗？」

「有时在晚宴上，但不很常见。他替你拍摄了很多相片。」

「不，」安妮说。「[时]」的封面相片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闲聊着。里町车站及巴丁顿车站间的三十五分钟旅程似乎一掠而过。跟安妮一起走下巴丁顿车站的月台时，占姆士就起勇气说：

「我送你回去好吗？我的车泊在卡文街那里。」

安妮接受他的邀请。在这么晚的时刻，她省了截叫计程车的麻烦。

他用他的「爱花·罗密欧」车送她回家。他本来已决定由於汽油的涨价及手头上现金的短缺，他不想再保有这辆奢华的汽车了。一路上他欣悦

的说着话。她的家在一幢俯视着泰晤士河在吉尼罗区的公寓。出乎安妮意料之外的是，他只在她的前门让她下车，然後道了声再见。他没有探问她的电话号码，而且他只知道她的教名而已，而她，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很可惜，她关上前门时付道。他跟一般搞广告事业的男人不同，他们似乎认为她只是个摆姿势的人。所以他们就自动地有了要她屈从的权力。

占姆士知道他在做什么。他

一直认为突然在她的面前出现，会使到这女人更为惊奇。他的手段是，让她认为这是最後一次见面，尤其是第一次的邂逅很成功的话。他回到国王街的住宅，思考着整个形势。与史提芬·罗宾及米恩——比利不同的是——

虽然还有十三天的时间——她还

有吉列哈维·麦卡菲计划的头绪。但他在为安妮而设计着计划。

(五十七)



大骗局

傑弗瑞·杰斐逊著

陳政欣譯

早上起身後，史提芬又再作一番思考。他开始研究一間大学的行政程序。他造访了克林顿大厦内的副校长办公室。他回了副校长的私人秘书，史毛屋小姐。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她感到迷惑。他然後离开前往大学注册处。在那里他也打破砂锅问到底。接着他又前往波林图书馆，摘抄下些大学章程。在接下去的十四天内，他只去过牛津市内的裁缝店，及一天出席了在席尔森剧场内颁发文学学士学位的典礼。史提芬也研究了牛津市内最大旅馆——里多——的地图。他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这使旅馆的经理感到疑惑。他不得不在经理起疑心前离开。最後他又回到克林顿大厦的大图书馆处，叫门房引导他在大厦内巡视一遍。史提芬告诉他说不久将来，他得引导一位美国人在这建筑物内参观。

那门房面无表情地说：「那，那可不是件容易事……」史提芬小心地逃过这一英德的抄票给门房，「——但

我想我们定能解决这件事的，先生。」

在他四处走访大学城内各处的同时，史提芬常坐在他的大安乐椅上思考，及在桌子上写着些东西。在第十四天时，他的计划已完成，可以呈给另外三个人研究了。他只把道具搬上舞台——哈维·麦卡菲或者会这么说——而他决意使这出戏顺利完成。

在牛津的晚宴后翌日，罗宾很早即起身。在早餐桌上，他避开了他的妻子的一些有关昨夜晚宴的问题。他找了机会脱身前往伦敦。抵达他在哈利街的诊所时，他的效率最佳的女秘书兼接待员，米克小姐向他致意。

伊莉丝，米克是位年轻的苏格兰女孩。任何人看得出来她是虔诚地为罗宾工作。她崇敬罗宾，从来不曾直呼其名。

「在下去的十四天内，我要尽量减少替人诊病，米克小姐。」

「知道了，奥克利医生。」

「我要进行一些研究。当我独自在书房时，我不要任何人打扰我。」

米克小姐感到惊讶。她虽然一直都认为奥克利是个很好的医生，她从不知道，在过去他曾从事研究工作。她移动洁白的双翼，轻轻地走去打开门，让那些仰慕奥克利医生诊所的众多健康的妇女群中的第一个病人进来。

罗宾尽快地打发了他的病人。他连午餐也不吃。那天下午他打电话去波士顿医院，及几位他在剑桥实习时认识的胃肠病学教授。然后他接了内线电话叫米克小姐进来。

(五十八)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米克小姐，請你替我跑跑路易馬書店，幫我買兩本書。我要最新一版波迪及達德莎著的『診所毒理學』，及一本哈丁·里恩写的有关膀胱及腹部的书。」

「好的，先生。」她说，并不为她的午餐时间被打扰而不快。

他诊完所有病人时，那两本书已放在她的桌上。他即刻开始作冗长的阅读。第二天，他取消了早上的诊病，前往圣·汤姆医院观察他的两位老同事工作。他对他的计划的信心逐渐增强。他回到哈利街时，即刻为他早上看到的平头技术写笔记。像他以前作为学生时一样，回想起史提芬所说的话。

「以哈维·麦卡菲的立场来说，想。在你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自己设想作一个冒险家，一个创业者，而不是一个谨慎的人仕。」

罗宾开始进入哈维·麦卡菲的诊所。时间到临时，他已准备好当面对那个美国人、英国人及那位男爵。他们愿意执行他的计划吗？他期待他们

的聚会早日到来。

第二天早晨——比利即离开牛津回到伦敦。没有一个年轻的画家给他深刻的印象，虽然他觉得巴林·大卫的静物画有很大的潜能。他应该注意这位画家未来的作品。他回到伦敦后，就像罗宾及史提芬一样，开始收集资料。那个在东门酒店得到的概念开始萌芽。通过他在艺术界的众多耳目，他调查了过去二十年来所有印象派主要绘画的买卖，然后列下一目前被认为在市场上流传的绘画名单。然后他联络他计划中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很幸运，这位最重要的人物，大卫·史登，目前还在英国，而且有空前来拜访他。但他是否愿意协助他进行这计划呢？

史登第二天傍晚时到来。他跟米恩——比利在拉曼斯画廊的地窖下的小房间内谈了两个小时。当他离开时，米恩——比利满意地微笑着。最后一个下午，他前往德国大使馆，然后再打了一个电话给柏林的毕密博士，及海牙的麦·泰利珍。询问一些他需要的情报。即是麦卡菲本人也会称赞他的精密。这次不必来解救法国人了。当他遇上他的计划时，那美国人及英国人就懂得撞头了。

早上醒来后，占姆士一直忙着想别的更重要的事。他最后才想起他该为罗宾及麦卡菲而面对他的。他打电话到伯第·利和士的住宅。

「伯第！」

「是的。」一个声音呢喃着。

(五十九)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我是占姆士·比斯利。」

「噢，哈罗，占姆士。很久没见到你了。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吵醒我？」

「已是早上十点了，伯第。」

「是吗？由於昨晚在巴克利广场的舞会，我到四点钟才上床。有什么事吗？」

「你替一个女人作『时髦』拍了封面照，她的名字叫安妮的。」

「西门顿。」伯第毫不犹豫地说：「从史达波经纪公司找到她的。」

「她人怎样？」

「不知道。」伯第说：「我想她是不错的。她认为我不合她的胃口。」

「很显然地，她是个品味很高的女人，伯第。现在再回去睡吧。」占姆士放下电话。

安妮，西门顿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电话簿内。占姆士躺在床上搔痒着

下巴的短髭，突然间他眼光一亮。他迅速地翻阅电话簿。他找到他要的号码。他转了电话。

「史达波经纪公司。」

「可以跟经理谈话吗？」

「是谁？」

「比斯利男爵。」

「我替你接通，大人。」

占姆士听到电话筒一响，然后是经理的声音。

「早安，大人。我是麦克·史达波。能为你效劳吗？」

「是的，史达波先生。我被人爽了约，所以我正在为我的古董店开张庆典而寻觅另一个模特儿，我要那种有风格的女人。你认识这种女人吧。」

占姆士假若不曾见过安妮地描述她的仪容。

「我们手头上有两位我认为适合你的模特儿，大人。」史达波献议说：「保琳·史登及安妮·西门顿。遗憾的是，保琳今天在自明输出展新的『艾丽斯』新车集展礼，而安妮却在牛津为牙膏作广告。」

「我今天就需要她。」占姆士说。他该如何告诉史达波说安妮已经回来了。「如果你发现她们两人中任何一人有望，请你打电话来735—7227。」

占姆士有点失望地放下电话。最后，他想到如果今天不成功，他就该计划下他对哈维·麦卡菲挑战的策略了。他正想放弃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尖锐的声音说道：「(六十)」



大騙局

傑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这是史达波经纪处。史达波先生要跟比利男爵谈话。」

「我正是。」占姆士说。

「我替你接通。大人。」

「比利男爵？」

「是的。」

「我是史达波。大人。安妮，西门顿今天有空。几时你要她到你的店去？」

「噢。」占姆士说。他吃了一惊。「我的店是在伯克利街，皇家餐厅隔壁。它叫艾帕玛利古董。十二时四十五分在那里见面。」

「我想这来得及。大人。在十分钟内如果我没打电话给你，就表示她已答应了。请你通知我们她是否合适。通常我们要你来我们的办公室，但我们可以为她而破例。」

「谢谢你。」占姆士说，然后欣慰地放下电话。

占姆士站在伯克利街西面的美菲尔酒店的人口处。从这里他能看到安妮到达。这目的实现了。安妮在十二时四十分在街尾出现。她的裙子是目前最流行的款式。这次占姆士如意外地看到她那双腿与身兼健美的身材的美腿。她站在皇家餐厅前面，疑惑不解地望向她右边的巴西贸易中心

及在她左边的劳斯莱斯车阵列队。占姆士走过街道，脸上充满笑意。

「早安。」他有礼地说。

「噢，哈罗。」安妮说，「真是巧遇。」

「你在这里做什么？看来你似乎迷了路。」占姆士说。

「我在找一间叫做艾帕玛利的古董店。你或者听过这个名字吧？我一定走错了路。你既然认识很多贵族，你或者会知道它的主人，比利男爵吧？」

占姆士微笑地说：

「我就是比利男爵。」

安妮惊讶地望着他，然后笑了起来。她意识到这是占姆士的计划，并为此而感动。

他们在占姆士最常去的地方——皇家餐厅——共进午餐。他向安妮解释为何克林顿侯爵也会钟爱这间餐厅。「哈，」他说，「比起这市内的任何餐馆，这里的百万富翁都稍微胖了些。而情妇们却刚瘦了些。」

这顿午餐很成功。占姆士得承认安妮是他这么久以来认识的最佳可人儿。餐后，他问他，经纪人的账单该送往何处。

「如果照我心中的计划，」占姆士回答，「他们最好要准备收账呢了。」

(六十一)



本版小说 拥有版权



大騙局

傑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七

史提芬以美国人的方式，很热诚大方地握着占姆士的手，然后递给他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酒。很深刻的回忆。占姆士想。他一口把酒干了，然后走进罗宾及朱恩——比利的闲谈。他们很默契地没有提起哈维·麦卡菲的名字。他们手里拿着各自的档案资料，天荒地荒地闲聊着，直到史提芬来邀请他们上餐桌。史提芬这次没有要学院的主厨及高级职员公用室的管家们大显身手，只是一些三文治、啤酒及咖啡整齐地摆在桌上。连学院的佣人也不被派上场。

「这只是个宵夜，」史提芬说，「既然这笔账最后要算在哈维·麦卡菲的头上，所以我好意地替他节省些。我同时也不要为我们每次的聚会而花上几百元，而增加了我们计划的负担。」

他们静默地坐下，史提芬拿出张写满了文字的文件。

「让我来个大略的起头，」他说。「我再调查了哈维·麦卡菲在来

的三几个月内的行踪。他好像每年夏季都从事着同样的社交及运动事项。详细情形大都已经收集在他们的档案文件中了。我最近的调查已简化在这张个别文件上。它应该加在你们档案内的第38A页上。这上面可看：

哈维·麦卡菲将在六月廿一乘伊丽莎白二世皇后邮轮抵达美国的萨登顿港口。他已预定了邮轮上的特拉法格套房。他也向格。西蒙租了辆劳斯莱斯房车载送他前往格。他将在那里的皇家套房住两个星期。他有每天出席温伯顿锦标赛的门票。过后他飞往蒙地卡罗。在他的游艇「迷情」上度过两个星期。过后他回到伦敦及格。他会见他的女儿罗莎莉，及唐乔治六世及伊丽莎白女王的赛马。在艾斯格，他有私人的厨房。七月廿九日十一时十五分，他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班机009号，从伦敦的哈特罗机场飞回美国波士顿的拉根国际机场。

其他三个人把文件夹入档案内的第38A页。同时也再次意识到史提芬进行了很详细的调查工作。占姆士感到很难过。当然，这也不是那些美味的三文治使他不舒服。

「我们谈下个决定，」史提芬说，「就是分配麦卡菲在欧洲期间的费用，以便执行我们各别行动计划。罗宾，你要那段时间？」

「蒙地卡罗，」罗宾毫不犹豫地说，「我要这杂种离开本土时留住他。」

「有谁还要蒙地卡罗吗？」没有人出声。

(六十二)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尔著
● 陈政欣译

「你打算在那里呢，朱恩——比利？」

「我要在温伯顿的前一晚。」

「有谁要吗？」

没有人回答。史提芬继续说：

「我要他在艾斯格那段期间，及他飞往美国前的一段时间。你呢，占姆士？」

「那段期间对我都没有分别。」占姆士有点惆怅不安地说。

「好的。」史提芬说。

除了占姆士，每个人都似乎很亢奋。

「现在关于开支。他们每个人可有借来一万美元的支票？我想我们该以美元计算，这是哈维·麦卡菲用的钱币。」

每个人都递上支票给史提芬。占姆士想，至少，在这一方面我能跟他们看齐。

「到今天为止的开销呢？」

每个人交给史提芬一张小纸条。史提芬用他那无数的HP65型计算机计算着。红色的字粒在这阴暗的房间里。

「股票花了我们一共一百万美元。到今天为止的开销是一百四十二

美元，所以哈维·麦卡菲一共欠我们一百万另有一百四十二美元。分文不差。」他重复地说：「现在，关于我们各自的计划。我们以执行的早的秩序开始。」史提芬很愉快地说「执行」这字眼。「朱恩——比利，罗宾，我，最后是占姆士。现在，由你，朱恩——比利开始吧。」

朱恩——比利打开一个大信封，拿出四份文件。他决定显示他像史提芬那样地研究了哈维·麦卡菲。他递给他们西及美菲尔酒店间的相片及地图。每条街都写上数目字，表示要花几分钟才能走完它。朱恩——比利详细地解释他的计划。从他第一次会见大卫·史登开始，直到他们每个人都执行的步骤为止。

「明天你们每个人都要上场。罗宾扮记者，占姆士扮成苏得比的代表，而你，史提芬，得扮成购买者。你得说德国腔的英语。我还要整两个星期的温伯顿镇标榜的人门票。每次两张，而且在哈维·麦卡菲私人房对面对的中央看台。」

朱恩——比利看他的笔记。

「也就是说，在十七号厢房的对面。你能安排下吗？占姆士。」

「没问题。明早要跟俱乐部的裁判委员，兹念说一声。」

「很好。最后，你们得学习运行这些小型电话机。别忘了，这玩意儿可是非法的。」

朱恩——比利拿出四个袖珍电话机，递了三个给史提芬。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每个人都同意。朱恩——比利计划着没有破绽。

「恭喜你。」史提芬说：「这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现在，罗宾，你怎么样？」

(六十三)

大骗局

傑弗瑞·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罗宾叙述了这十四天来的事项。他会见了专科医生。他也向他们解释了有关治疗胆碱酯酶药物的中毒反作用。

「这计划可较困难。我们得有耐心，等候正确的时机出现。在蒙地卡罗时，我们得为麦卡菲而随时戒备。」

「在蒙地卡罗时我们住在那里。」占姆士说：「我去过墨多波，所以最好别再住那里。」

「不是，不会有问题的，占姆士。从六月二十九日到七月四日，我已在巴黎酒店预定了房间。在这之前，你们每个人都将得到圣·汤姆医院上几天实习课程。」

他们查了日历，一连串的约会预定下来。

「你们各位拿去一本豪斯顿的『医药指导』。你们都得仔细研读一

番。我不想你们在穿上白衣袍之后还像个生手。你，史提芬，二个星期后到哈利街来接受医药训练。你得看起来像个能令人信服的医生。」

罗宾选择史提芬，因为他认为以史提芬的学术头脑，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到最多东西。

「朱恩——比利，从下个月起，你得每晚到俱乐部去学习低牌赌博。同时学习长时间地赌，而同时不会输掉钱。我会替你找到本哈桑斯写的『赌博百科全书』。占姆士，你得学习在拥挤的街道上行驶一辆小货车。下星期你到哈利街来，我们一起来试试吓下。」

他们都睁大眼睛。这计划有点危险，但罗宾看得出他们是多么兴奋。

「别担心，」他说，「我的这种职业，被监狱担任过千多年了。当人们面前对着一个受过训练的人，他们不会争论的，而你，史提芬，将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史提芬点点头。学术人才都很现实的。但在波拉大石油事件上，他们不是都很现实吗？

「记住，」罗宾说：「在档案内第三十三页下边，史提芬的评语写着……『任何时候，我们得站在哈维·麦卡菲的立场上，为他设想。』」

罗宾再详细地解释了些步骤。过后，他回答了二十分钟的各人提问。最后，朱恩——比利吹了口长气。

(六十四)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著
● 陈政欣译

「我想你们任何人都不能击败我，但罗宾的计划也很微妙。如果天站在我们这方，再加上运气就行了。」

时间愈来愈迫近，占姆士开始感到不安。他真希望起初他没有接受及出席那个晚宴，同时也后悔他是否愿别人接受史提芬的挑战。庆幸的是在前二个行动中，他所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性能所能办得到的。

「很好，先生们。」史提芬说，「你们两人的计谋令人钦佩，但我的计划却要你们更加出力。」

史提芬开始透露过去二星期来得到的结果，以及他的计划的梗概。他们全觉得就像学生在听教授讲课。史提芬并不是故意以这种慢条斯理讲话；像所有学术人才一样，他们已养成了习惯，即使是在私下的谈话中，他们也改不了。他拿出份学院的日历表，然后解释大学的学期表、校长、副校长、注册主任及大学秘书的任务。跟米恩——比利一样，他分发了牛津大学的地图给每个人。他细心地

标示出从霍东能商场，到林肯学院，从林肯学院到爱多酒店的道路，以及一份应急计划，以应付一旦哈维·麦卡菲坚持乘坐他的汽车到来。

「罗宾，你得研究副校长在恩卡尼亚日时所做的事，这跟剑桥不同：这两间大学虽然很相像，但也有些差异。你必须知道他那天会走那条路，以及他的一些习惯。最后一天时，我会在林肯学院安排房间让你利用。米恩——比利，你得研究及掌握牛津大学注册主任的任务，同时在地图上标示出应急的道路，以避免你与罗宾面对面相遇。占姆士，你必须熟悉大学秘书的主要工作，他办公室的地点，他跟那一间银行来往以及何时兑换支票。你也必须知道在恩卡尼亚日时他将走哪一条路，就像你熟悉你父亲的田园一样。那天，我是比较轻松的角色，因为除了我的名字外，我是任何一个人。你们都学得学习正确地称呼对方。在第九周时的一个星期二，我们穿上服装演习一次。那时学院内比较安静。有什么问题吗？」

一阵静默。大家都感到钦佩。大家都看得出史提芬的行动必须是分秒不差地执行，而他们得经过几次演习，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发生。但如果说他们能够听人信服的话，他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至於艾斯格部份，我的计划很简单。我只要米恩——比利及占姆士能进入会员看台。我需要二张看台的大门券。占姆士，我想你能够安排买到。」

「你是指教章，史提芬。」占姆士更正说。

(六十五)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著
陈政欣译

「取，是的。」史提芬说，「我也需要一个人从伦敦发些必要的电报，这该是你，罗宾。」

「同意。」罗宾说。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发问题及研究，让大家都像史提芬一样熟悉这个计划。

占姆士没有发问，他的心思不集中。他真希望能钻进地下去。他开始后悔他错过了安妮——当然他不该这样。其实，他正急着与她见面。但轮到她时他应该如何向他们说……

「占姆士，醒来。」史提芬尖锐地说：「我们在等着呢。」

六道强光注视向他。他们都打出了他们的星牌。但他的星牌在那里呢？占姆士惊慌失措地倒了一杯酒。

「你怎么啦，」米恩——比利说，「你没有一点主意吗？」

「其实，我想了很多，但没有一个行得通的方法。」

「除了一——比除了更惨。」罗宾说。

占姆士绝望地僵住了。史提芬插了进来。

「现在听着，占姆士，小心地听着。三个礼拜后我们再次在这里集会。到时，我们必须熟悉各人的计划了。一个小出错会把整个事件给吹了，你明白吗？」

占姆士点点头——他决意不让他们失望。

「还有。」史提芬坚决地说，「你得准备好你的计划，明白吗？」

「是的。」占姆士不高兴地低声说。

「还有别的问题吗？」史提芬问。

没有问题。

「很好，我们再次重覆下各人的行动计划。」

史提芬不理睬他们的怨语。

「记住，我们是对抗一个很少被击败过的人。我们不会有第二个机会的。」

他们照着行动的秩序，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细心研究各个行动的细节。第一：米恩——比利在温伯顿的二个星期期间。第二：罗宾在爱多卡罗。第三：史提芬，在艾斯格期间以及较后期间。

最后他们疲惫地站起来时，已经很晚了。他们疲倦地互相道别，在下下次集会前，每个人都有几项任务必须执行。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但在下个星期五，他们将在圣·汤姆医院的朱利佐讲堂集合。(六十六)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八

接着而来的二十天，他们四个人都很兴奋。他们得学习熟悉别人的计划，同时又得策划组织自己的计划。星期五，他们全都出席了在圣，汤姆医院的第一课。要不是占姆士怕得手软脚软的缘故，这次演习可以说很成功。他不只见到血液就很胆怯，见到那些手术刀就有他好受了。还有，占姆士一直逃避说出他不能想出个好计划的理由。

再下来的一个星期他们都很匆忙。史提芬在哈利街接受了某种医药的训练，而这训练的水准也很高。

占姆士花了几个小时，驶着辆又小又旧的货车在圣，汤姆与哈利街间狭窄的街道上奔驰，预备着在豪地卡罗接受最后的考验。而他觉得这项任务很轻松就熟。他也去牛津一个星期，观察大学秘书处的职员日常工作，以及监视着秘书本人，卡顿先生的行动。

莱恩——比利花了麦卡菲先生的二十五美元，及四十八小时的等待后，终于被伦敦最贵贵的牌局俱乐部——克利蒙——接纳为外国会员，然后每晚看那些富翁玩纸牌。他们的筹

码有时高达一千英镑。三个礼拜之后，他前往苏河区的金矿赌场。那儿的筹码通常不超过五英镑。到那个月的月底，他已有了玩五十六小时的经验，而且他只输了小数额的钱而已。

占姆士最大的忧虑还是他的计划。他越急迫地想着这问题，越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即使是在伦敦开着快车道时，他也一直在思索着。一个晚上，他驾驶完他的车之后，他带着他的「爱在，罗密欧」车驶往安妮那靠近河边的公寓，犹豫着是否要向她透露他的忧虑。

安妮为她预备了特别的晚餐。她发觉到他不只欣赏好的食物，而且很懂得膳食之道，所有的菜肴都已上桌。最近她避免接受远离伦敦的模特儿工作，因为她不愿长久地远离占姆士。她也意识到他是这么久以来，她唯一愿意跟他上床的男人——而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企图把他弄上床。

占姆士抵达时，手上拿着支1971年的酒——他的酒窖内的存货已逐渐减少。他只期望在他的计划实现前，他的酒可别给喝完了。

安妮一身打扮令人着迷。她穿着一身柔软布质制成的黑色长袍，显露出优美的身段，使占姆士感到香沉地。她没有化妆或戴了珠宝首饰，那头浓发在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安妮的这顿晚餐很成功。占姆士开始感到迫切地需要她。她似乎有点紧张，在冲吻时跌落一些咖啡粉。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他可不想了什么而忘了手脚。占姆士的过往经验是被爱多过于爱别人。他是个习惯被人照顾的人，常常被女孩子弄上床，安妮却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他思慕靠近她，拥抱她及爱她。更甚的是，他希望早上醒来时她在身边。

(六十七)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安妮清理了餐桌，同时逃避占姆士的凝视。最后他们坐下来唱白兰地酒时，莉薇，哈妮的歌声正唱着「没有你，我还是很好地活着。」她随着双膝，坐在占姆士脚旁的地面上，望着火炉的火焰。她挑逗地抚弄她的头发。她没有反应地坐了一阵子，然后把头向后倒下，伸起两只手攀住他的脸颊近她。他趁身向前，双手捧住她的头，轻吻她的脸颊及鼻子。他的手指轻抚她的耳朵及颈项。她的皮肤透着淡淡的茉莉香味。她的嘴唇在火炉的照射下闪烁，她向他微笑着，他吻了她，又轻柔地吻了她的身体。

他们做爱后，並像两个深爱的人一样并躺着。安妮的头枕在占姆士的肩膀上，她的手指抚弄着他的胸毛。

「怎么说，占姆士，我知道我有些羞怯，但……」

「你很美丽，天知道，你很完美。没有问题的。」安妮，我告诉你一些东西，所以请听我说。」

「说你已经睡了。」

「不，比这个更惨的。」占姆士静静地躺了一阵子。点上支香烟，大力地吸了一口。人生里，有过一些事

件使人能更轻易地吐露心事，这种冲动突然涌来。「亲爱的安妮，我很愚蠢地投资了一大笔钱，而被一伙歹徒欺骗了。我没有告诉我的家族——如果他们发觉的话一定会很痛苦。更惨的是，我跟另外三个像我一样处境的人合成一队，想把我们失去的钱拿回来。他们是些很好的人，都悉出了绝妙的计划，而我却没有这种智慧来呈献我的计谋。我已有十五万镑倒在沟里了，而又得同时校脑筋去想出个计划来，我几乎要发狂了。过去一个月中，你是唯一使我清醒的人。」

「占姆士，再从头开始，但这次慢些。」安妮说。

占姆士于是透露了整个波伯大石油的历史，从他在安娜伯根大史，克斯勒的会面开始，直到他接受史提芬，巴莱的邀请出席了麦达兰学院的晚宴为止。最后他又解释他为何像个疯子般驾着辆小货车在街道撞撞的时刻到处乱跑。占姆士唯一没提起的是他们挑战的对象的名字，因为他认为不透露这一点，他就没有违反了他们间的保密的协议。

安妮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不知道怎么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而我相信它，才是件怪事呢。」

「我说了出来，才感觉到轻松些。但如果其他的人知道了，那可惨呢。」

「占姆士，你知道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只为了你的处境而惋惜。你也该让我试下我是否能想出个计划来。我们何不一起合作，同时不让我们的人知道。」

占姆士感到很欣慰。

她轻抚着他的腿脚。二十分钟后，她们都睡着了，梦着她们出到哈维，麦卡菲的计划。(六十八)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 陈政欣译

九

在麻省诸塞州的林肯信托，哈维·麦卡菲开始为他的美国常年旅行作准备。他决意奢华舒适地享受一番。他计划把他存在苏黎世的银行秘密户口内的大部份钱移到蓝波街的伯克莱银行。他准备为他在肯达基的牧场买进一匹爱尔兰的雄种马。艾琳已决定不陪同他出门。她对艾斯格及蒙地十岁都不感兴趣。而这，也给她一个机会到威廉尔去陪伴她生病的母亲。她的母亲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喜欢她那富有女婿。

哈维跟他的秘书核查他的旅行行程是否已准备妥当。他不必去核查菲兹小姐，这已成了哈维的习惯之一。从她第一天接手过林肯信托以来，她已跟了他整整二十五年了。哈维接手时，大部份老职员——或在哈维后时——都离去。但菲兹小姐留下来，在她心底滋长着最后跟哈维结婚的愿望。艾琳出现时，菲兹小姐已成了哈维的重要人手。缺乏了她，哈维将很困难指挥他的工作。他付给她

很高的薪金，而她则住成为麦卡菲夫人的愿望而留了下来。

菲兹小姐已替他预定了飞往纽约的班机，及伊丽莎白二世船上的特拉法格套房。游船横渡大西洋使哈维有今机会跟电话及电讯截断连系。银行的职员都被通知，除非是紧急事件，别跟这大邮轮联络。在抵达苏黎世港时，那辆常用的劳斯莱斯房车会把哈维送往伦敦格里兹酒店的套房。哈维认为这酒店和育纳及布朗酒店一样。是伦敦市内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在这里，他能够和他所谓的「上等」人物混集在一起。

哈维在飞往纽约的途中，心情很高昂而又轻松，同时也喝了几杯曼哈顿酒。上船的安排跟以往一样无懈可击。船长——彼得·杰逊通常都在第一个晚上邀请特拉法格套房的住客到「船长餐室」共进晚餐。一天一千二百五十美元的套房费用，这并不能说游船公司很慷慨。在这种场合，哈维的表现很恭敬，而别人却认为他很轻率。

一位意大利侍者替他安排一些余兴节目。一些高大、大胸脯的金发女郎，每晚的代价是二百美元，但这位意大利人却轻易地向哈维要二百五十美元。以五尺七寸二二七磅的身材，哈维在舞厅上约个年轻女人的成功率很低，他可能花上同等数目的金钱，而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以哈维这种身份的人，他没有时间去尝试这种失败，而且认为人生中的一切都有个价钱可买。这旅程只有五天，所以侍者很轻易地替他安排得很美满。

(六十九)

大骗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白天，哈维看一些人们推荐的最新小说，及做一些运动。上午在泳池游泳，下午在健身房运动。他期望在这横渡中，他能减轻十磅。然而，当他回美国之前，格里兹酒店的住宿又使他肥胖起来。幸运的是，他的衣服都是由多华街的伯纳·威特制作。伯纳卓越的裁缝技巧使哈维穿起来时很丰硕，而不是侏儒。一套衣服三百美元，他至少能要求到这一点。

五天的旅程将近结束，哈维已准备登陆。女人、运动及新鲜的空气使他振奋。在旅程中，他已减轻了十一磅。他感到很愉快，这应该是由于昨晚的放纵吧。昨晚他跟一个年轻的印度女孩子在一起。这女孩子使「卡玛苏达」（印度的性经），看来就像本童子军日记。

富有的一个好处是不必亲自处理麻烦的事情，总有别人代劳。哈维不能忘记他最后一次亲身整理行李是在几年前了。当船只在港口停泊时，他感到惊讶地发现他的行李已全部打点好了，准备送上海关处了。付一百美元给侍者领班，就能使穿着白衣服的男人从四面拥来。

哈维很喜欢在萨登顿港登陆。他虽然很喜欢英国人这民族，但他不了解他们。他感觉到他们似乎很情愿向世界退让。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放弃他们殖民政权的方式不是任何美国商人所能了解的。在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后，麦卡菲终于放弃了去了解英国人做生意的方式。地球上任何精明的投机者都从内线情报中大捞一把。在星期二早上哈维就知道在星期五威士忌酒时间下午五时——当所有的银行关闭周末——过后的任何时间，哈罗·威尔逊（英国的当时首相）将发表贬值的文告。在星期四时，连林肯信托的柜员文书也知道这个内线消息了。难怪在几天后，一个住在特尼路街的老妇人被人奸污，同时也被掠夺了接近一亿五千万英镑。哈维一直认为美国只要把他们的议会封闭起来，并使他们的课税制度修正一番，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而不像「经济学家」杂志那样说的，阿拉伯九十年的石油收入就足以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了。美国人尝试社会主义，同时又保持着资本家的风格，他们将低下去。但哈维还是敬重他们。

他小心翼翼地走下甲板，即使是在渡假，哈维还是不能使自己松弛下来。他只能隔离这世界四天。如果他住在伊丽莎白二世号呆下去的话，他会开始商议买下整个可纳汽船公司。有一次哈维在艾斯格遇到可纳汽船的主席，威·马提，而他向哈维作了一阵冗长有关公司的声音的吹嘘。哈维更希望他能吹牛下他的公司的盈亏。哈维对声望有很大的兴趣，但他先要让人们知道他的值多少。

(七十)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尔著
●陈政欣译

海关的检查以正常的速度进行着。在哈维的欧洲旅程中，他没有带任何东西需要申报，所以在检查了他的两个古斯行李箱后，其他七个就没有经过检查而通过了。车夫打开白色劳斯莱斯的车门。汽车飞驰过赫斯菲尔郊野，两个多小时后抵抵伦敦，使哈维在进晚餐前能休息一番。

汽车驶过时，格里兹酒店的守门人，艾柏，威武地立正敬礼。他认识哈维很久了。他知道哈维以往年一样，来出席温伯顿及艾斯格的宴会。艾柏每次替这白色劳斯莱斯打开车门时，都会得到五十便士。哈维分辨不出五十便士及十便士的银币。还有，在温伯顿期间，哈维就会给艾柏五英镑。通常英国人都能进入决赛，所以艾柏常跟人打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他还是会赢的一方。哈维及艾柏都喜欢赌博，他俩的差别是钱的数量大小而已。

艾柏安排行李搬上皇家套房。皇家套房的常年住客是一位如希腊斯坦丁国王，摩洛哥的格斯公主及埃塞俄比亚的君主海利，沙拉斯，一些比哈维更有声望的人。但哈维还

是认为他每年在格里兹的假日比他们的更有声色。

皇家套房是在格里兹酒店的第一层楼，有架华丽的楼梯从地面层通往，或是架宽敞的电梯而上。通常哈维乘电梯上去，下来时步行而下。他觉得这样他至少有运动一番。这套房内有四间房间：一间小更衣室，一个浴池，一间浴室，及一间豪华远眺波克街的卧室。房内的家具及图画使他有置身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的感觉；只有那电器及电视机消除这种幻觉。这房间足以用来举行鸡尾酒会，或是外国到访领袖用来款待他的客人。一个星期前，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前国务卿）在这里接待过哈罗·威尔逊。这念头使哈维欣悦。他觉得他似乎跟这两个人很接近。

浴后，换了衣服，哈维阅读下银信寄来的情书及电报。他小睡一会儿，然后再下楼到餐厅内进晚餐。在门厅处，是支匈牙利来的乐队。哈维认出那四位音乐师。在他的生命中，他已抵达不喜欢变更的阶段。格里兹的管理层也意识到它的顾客的平均年龄在五岁以上，所以他们设计为这种人服务。侍者领班，法兰西斯，引着哈维到通常坐的桌位。

哈维要了杯鸡尾酒，一些中等的牛排及一支香板酒。当他趋前吃甜点时，他发觉没有坐在远处的角落上有四个年轻人正在进餐。

史提芬·罗宾，朱恩——比利及占姆士能够清楚地看到哈维。麦卡菲，他得弯下身，向后面移动些才能看到他们。

「不像我预期的。」史提芬开口说。

「跟你的相片比较，他似乎肥了些。」朱恩——比利说。《七十一》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尔著
●陈政欣译

「经过这些准备后，难以相信他是真的出现了。」罗宾说。

「这杂种可是活生生的。」朱恩——比利说。「由于我们的愚蠢，他弄进了一百万美元。」

占姆士沉默着。经过一番努力及藉口之后，在最后的集会上，他还是因一事无成而感到耻辱。虽然其他三人都承认他们得到最佳的合作及服务。这次格里兹酒店安排就是个证明。

「明天的温伯顿，」朱恩——比利说。「不知道第一圈谁会赢了？」

「当然是你，」占姆士讨好地说，希望朱恩——比利对他的批评缓和些。

「我们只能在你那一圈胜利。占姆士，如果我们能够进圈的话。」

占姆士静默下来了。

「我得说，在看了麦卡菲的体格后，我们得取消你的计划。罗宾。」史提芬说。

「如果他不死于肝脏硬化，我们是有机会的。」罗宾回答：「在你看

到他后，对牛津的计划，你认为怎样，史提芬？」

「我还不知道。我想在艾斯格之后，我才会知道。我要听到他讲话，看他在通常环境下的举动，认清他的感觉。你不能从餐厅这边得到答案。」

「可能你不必等这么久。明天这时候我们都会知道我们要知道的了——或是我们全部进了西区的中央警察局了。」罗宾说。「或者我们不能通过，别耽误二百亿了。」

「我们得成功——我付不起保险金。」朱恩——比利说。

哈维干了杯「马丁」牌的V.S.O. P酒，然后离开餐桌。他塞了一张崭新的纸币给侍者领班。

「那杂种，」朱恩——比利很激动地说。「知道被他偷了我们的钱已够惨了，看看他花钱更使人耻辱。」

这四个人目的已达到，他们也开始离去。史提芬付了账，然后细心地把这笔账加在哈维、麦卡菲的开销账单上。他们个别离开酒店，尽量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只为占姆士感到很遗憾，因为所有的侍者的门房都向他说了「晚安，大人。」

哈维在伯克莱广场散步。他不晓得有个高大的年轻人因为怕给他看到而闪躲躲进间花店去。哈维禁不住要向个警察探询前往白金汉宫的道路，只是因为他要拿他们跟纽约那些倚在街灯柱，嚼着口香糖，拄着手枪皮套的警察比较一番。就如李尼·布鲁士（美国口技艺人）离开英国时所说的：「你们的嘴比我们的嘴还硬好。」是的，哈维喜欢美国。（七十二）



在晚上十一时十五分他回抵格里兹酒店，沐浴后就上床——一张宽敞的雙人床，鋪着柔軟滑溜的床单。在格里兹酒店期間他不可以有女人。如果有的話，這將是在溫伯頓及艾斯福期間性最後一次租得到皇家套房。

床褥移動下，但在經過五夜的海洋旅程後，他沒有感覺到。他無憂無慮地睡去。

十

哈維於早上七時三十分起身——一個他从不間斷的習慣。在這奢華的假期間，他放鬆自己在床上進早餐。吩咐了早餐後十分鐘，侍者推進了兩餐盤，上面擺滿了葡萄、火腿、雞蛋、麵包、熱騰騰的黑咖啡。早一天的「華爾街時報」，與「時報」、「經濟時報」和「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早晨版。

在他的歐洲旅程中，如果缺少「國際先驅論壇報」，哈維將不知道他如何生存下去。這份在巴黎出版的特別出版報，是由「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共同擁有。雖然它只有一版，而且只印十二萬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印以前是不會上印的。所以任何在歐洲的美国人，在醒來時不必

担心失掉了連系。1966年「紐約先驅論壇報」關閉時，哈維是那些警告約翰·威尼「國際先驅論壇報」繼續出版的人中的一个。再一次哈維的判斷被證明很準確。「國際先驅論壇報」击败了它的对手「紐約時報」。「紐約時報」在歐洲並不很成功，从此這家報章業務蒸蒸日上。

哈維很熟练地扫视下「華爾街時報」及「經濟時報」的證券交易版。他的銀行只拥有小数量的股票，因为他跟美国的占·沙特——持认为道琼斯指数崩溃，所以他已把股票化为黄金，只保存一些南非的金矿股票及一些他有内线联络的证券。他唯一兴趣的货币交易是抛售美元购进黄金。所以他在美金跌落时购进在上漲的黄金。在華盛頓已傳出謠言，說美國總統正指示他的財政部長，乔治·苏登，在年尾或明年早些时让美国人民在市场上自己买卖黄金。在过去十五年来，哈維一直在购买黄金。总统的这项措施，只是使他的黄金交易合法化。哈維的看法是一旦美国人能够自由买卖黄金时，黄金的价钱会降低——真正能賺錢的时期是在这之前的投机交易，所以哈維決定在黄金上美国市场前，从黄金市场上退却下来。一旦总统把这种合法化，哈維认为就没有賺大了。

哈維看下去芝加哥的期貨市場。在一年前他在樹上大有斩获。一位非洲的大使的内线消息使他成功——這大使把这消息透露給太多人，所以哈維並不惊讶地读到这位大使被他的国家召回去掩埋的消息。

他忌忌不住要看下派伯大石油的股价。现在只值0.125美元。这些股票已没有交易，因为只有买者而没有买者。这些股票其实已分文不值。他嘲諷地微笑下，翻到「時報」的体育版。

(七十三)



在力士·拜拉美撰写的文章内，约翰·维可比被认为这次温伯顿锦标赛的最热门人物，而刚在意大利公开赛上得奖的英国新星占美，可听他谈得好。英国报章都期望三十九岁的肯·罗斯华能赢。哈維回想在1954年罗斯华与托罗尼的决赛。跟所有大部份的观众一样，他支持那年轻三十三岁的托罗尼。托罗尼在经过三个小时的竞争後，終於以十三比十一，四比六，六比二，九比七而贏得锦标。这次，哈維希望历史重演，然而却是罗斯华得胜。虽然他认为自从职业球员被拒绝参加温伯顿锦标赛後，澳洲的胜利机会在过去十年里已逐渐式微了。虽然如此，这十四天的赛事对他还是件欣愉的乐事。即使罗斯华不能负其希望，也可能产生出个美国胜利者来。

在吃早餐前，他粗略看下艺术评论版，然後把报纸抛弃在地面上。这皇家套房内华丽的家私，及完满的房间服务並沒有使哈維收效他的习惯。他走进浴室刮胡子及冲凉。艾琳告诉过他通常人们是反过来做——冲凉後才进早餐。但哈維向她们指出，虽然其他的人跟他相反行事，然而他们毫无成就。

在温伯顿两星期期间的第一天早晨後，哈維通常都是前往华卡地利的皇家学院参观夏季画展。在这之後，他会前往西区的主要画廊参观——如安徒、托斯、马伯罗、怀登斯——这些都在格里兹步程之内。今天早上他没有例外。哈維是个很有惯性的人，这是史提芬他们很快就发觉到的事实。穿上衣服後，他吆喝侍者在他的酒柜中没有留下足够的威士忌酒。然後走出旋轉門走向大卫斯，向伯克萊廣場踱步而去。哈維沒有发觉在隔街处，一个拿着双路电话机的年轻人正注视着他。

「他在大卫斯的出口处离开了酒店。」史提芬小声地对他低微的传话机说：「他正朝向你走去，占姆十。」

「在他走到伯克萊廣場時，我會跟蹤他，史提芬。羅賓，你聽到我嗎？」

「是的。」

「我看到他時，即刻通知你，你留在皇家學院處。」

「好的。」羅賓說。

哈維漫步走過伯克萊廣場，走向華卡地利的，穿過伯克利的拱門。他瞥下在前院的人群，急步走過天文協會及文物協會。他沒有看到另一個站在對面化學學會人口處，手上拿著本「英國化學」的年轻人。最後，他走上鋪着紅地毯的樓梯，走進皇家學院去。他遞給收票員五英鎊，買了張長期門票。他知道過後他還會回來這里三、四次。整個上午他都在觀賞着這一千一百八十二幅繪圖。這些繪圖在開幕之前不曾任世界上任何地方展示過，這是學院本身最嚴厲的法則。即使是有這條法則，懸挂委員會還有五千幅以上的繪圖供人選擇。

(七十四)



一个月前这副画展开幕那天，哈维就通过他的经纪人，以三百五十英镑买下艾非·丹尼的「国会议院」的水彩画及以每幅一百二十五英镑的价格买了两幅伯纳·达斯丹的英国乡村景色的油画。哈维认为这夏季画展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画展，即使他不想收存这些绘画，在他回去美国时，也能当作很好的礼物送给人。丹尼的画使他想起二十年前他在艺术学院以八十英镑购得罗利的绘画。这绘画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在展览会上，哈维特意参观了伯纳·达斯丹的绘画。当然他的画都全被定购了。达斯丹的绘画通常在展览会开张那天的第一分钟就被别人抢完了。虽然那天哈维并不在伦敦，但他能毫无困难地买到他所要的东西。他安排一个人排在长龙的队前头。这人先找到本讲解书，把一些哈维在较后不介意时能轻易售出、得意的话就保留下来的艺术家名单记下来。展览会在上午十时开放。这代理人随即前往出售柜台，天下五六张他在讲解

书上标记下来的图画，这些图画除了学院本身的职员外，还不曾让外人见到过。哈维细心地欣赏着这些图画，这次的交易他很满意，所以决定把画全部保留下来。如果他发现其中有一幅他不满意的，他就会把图画退回去，同时保证如果有人购买这幅画的话，他愿意收回。十年来，他以这种方式购进了百多幅图画，只有十几幅被退回，但没有一幅不再被售出。对每件事情，哈维都有一套系统。

经过早上很惬意的晚餐后，在下午一时正，他即离开皇家学院，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房车在前座等候着他。

「去温伯顿。」

X X X

「妈的。」

「你说什么？」史提芬问。

「妈的。他去了温伯顿，今天一事无成了。」罗宾说。

这也是说在今晚七八点之前，哈维是不可能回到格里兹。有人会被派去跟踪他。罗宾是在圣·占姆士广场外乘坐他的汽车前往温伯顿。占姆士已安排了两张座位在哈维，麦卡非私人座席对面的骑楼赛人门旁。

在哈维走入中央座席座位的几分钟后，罗宾抵达温伯顿。他挤在人群中，难以被人觉察。序幕幕上的气氛逐渐浓厚。温伯顿锦标赛逐年受欢迎，中央座席已售满座。亚历山大公主及首相已在皇家座席等候选手出场。在球场南端的记分板上已亮起了哈维及史提顿的名字，裁判员登上球场上，高高在上地视察整个球网的高椅上。

(七十五)



两个选手，各拿着四支球拍，穿着白色运动装入场时，受到人群的鼓舞欢迎。除了白色外，温伯顿不允许选手们穿任何别种颜色的运动装入场。虽然他们已放松些，让女运动装加上些有颜色的花边。

罗宾很愉快地观赏着柯奇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选手的序幕赛。经过一番激战，这位捷克斯拉夫籍的冠军最后才以六比三，六比四及九比七取胜。哈维在激烈的双打赛中离去，罗宾感到很惋惜。工作第一，他对自己说。他以适当的距离跟踪着白色的劳斯莱斯房车回到格里兹酒店。抵达时，他打电话回占姆士公寓，向史提芬报告一切。占姆士的公寓暂时被充作他们在伦敦的行动总部。

「今天就是这样了。」史提芬说：「明天再努力。可怜的朱恩——比利，今年他的心跳高过一百五十。他经不起这种紧张而顶不上几天吧。」

X X X

第二天早上哈维离开格里兹酒店，穿过洛克莱广场，走经伯顿街，前往波什。在离朱恩——比利的画廊五十码处停下，然后转向东走进安廷画廊。他在那里跟这家庭式生意的画廊主人，佐非利·安廷爵士有个约会，商讨市场上新的印象派绘画。佐非利爵士因有别的约会，所以他只能会见哈维几分钟。他没有什么货品可以卖给他。

哈维不久后即离开安廷画廊。他庆幸地以八百英镑购买了罗丁的一个雕塑像。

「他出来了。」罗宾说。「而且朝向正确的方向。」朱恩——比利吸了口气，但哈维再一次停下来了。这次在马伯罗画廊观赏芭芭拉·贾华的近代展览。他花了一个小时观赏她美丽的作品，但觉得目前她的价格太过离谱。十年前，他以八百英镑购买了贾华的两幅绘画。现在马伯罗以七千英镑到一万英镑的价格标价。他离开，向波什走去。

「朱恩——比利？」

「是的。」紧张的声音回答。

「他已抵达肯地奥街的弯角处，离你的前门大约五十码。」

朱恩——比利走到他的餐室，移椅椅，莎特兰的「泰晤士」及「松天」的水彩。

「他转向左边去了，这杂种，」占姆士说，他驻扎在画廊的对面，「他走向右边的伯顿街了。」

朱恩——比利把莎特兰的水彩放回画廊内的架架上，然后走进洗手间，一边暗自埋怨地说：

「我不能在同时时间作两件事呵。」

(七十六)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哈維走進伯頓街一個較少人注意的入口處。走上樓梯前往托斯圖爾，繼續在這以出售印象派作品出名的画廊有所收穫。有一幅福利，一幅畢加索及兩幅沙華多·達利的繪畫——但這都不是哈維所要的。福利這幅畫雖然畫得不錯，但總比不上在馬薩諸塞州林肯市地餐行內挂著的那幅。更何況它可能配合不了艾琳的室內裝飾系統。画廊的董事經理，尼可拉·托斯應請哈維留意，有任何好的作品出現時，他時打電話往格羅茲酒店。

「他不再行動了，但我想他是要回格羅茲。」

占姆士希望他能轉個身，朝向米恩——比利的方向，但哈維一無所覺地朝伯克萊廣場走去，然後繞過奧哈爾圖爾。門牌號，艾伯，警告訴他在奧哈爾的窗內有一幅里諾的圖畫。其實有这么一幅圖，但它只是一幅里諾還未完工的圖畫，很显然地，它可不是里諾的习作，或是里諾不喜歡它而沒把它圖完成。哈維對它的價格好奇而走進圖畫店。

「三萬美鎊。」店員說，他的口氣似乎在說只是十美元而已。

哈維吹了口哨。一個第一流畫家的惡劣作品能賣上三萬美鎊，而一個無名無姓的畫家最好的作品却只能賣上几百美元，這使他感到驚訝。他向店員道謝後离去。

「再見，麥卡菲先生。」
對人能記得他的名字，哈維感到很高興。然而，天，他們總記得在去年他以六萬二千美鎊向他買了幅畫內的圖畫。

「很肯定，他是在同返酒店去。」
占姆士說。

哈維在格羅茲逗留幾分鐘，買了些他們出名的午餐餐，里头有魚子醬，牛肉，火腿及牛酪三文治及些朱古力蛋糕，以備飽餐後在溫伯頓吃用。

這次是占姆士被跟蹤前往德標賽。他決定帶安妮前往。為何不呢？她反正也知道實情。今天也是女子賽的日子，而美國生氣盎然的冠軍，比爾·亞·金天下場。她的對手是個不見經傳的英國新手，凱蒂·奧。看來凱蒂·奧將面對一場辛苦的比赛。以比爾·亞·金的名聲，她只受到少許的欢呼喝采。由於某些原因，她不被溫伯頓的觀眾所喜愛。哈維陪伴著客人，占姆士覺得這個客人看來很像個歐洲人。

「他是你的對手。」安妮問。
「他就在我對面，正跟一個穿著淺灰色大衣，看來像個歐洲經濟共同体官員的人談話。」
「那個矮胖的？」安妮問。
「是的。」占姆士說。

安妮的答覆被裁判員的「開球」的聲蓋了。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比爾·亞·金身上。這時是下午二時正。

(七十七)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很榮幸受到你的邀請來溫伯頓，哈維。」朱爾·比爾說：「現在的日子，我似乎很少有機會來松維下了，你不能遠離市場几小時以上，因為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总是会出亂子的。」

「如果你認為是这样的话，你退休的時刻已到了。」哈維說。
「沒有人頂替我的位置。」比爾說：「我已当了銀行十年的主席，而目前寻觅个继承人可是我最近的工作。」

「第一场金夫人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一比零領先。」

現在，哈維，我认识你很久了，我想这邀请不会单单是为了享乐而来吧。

「真是邪恶的想法呵，朱爾。」
「这是我职业上所需要的。」
「我只是想去下我的三个户口的情况，及告诉你未来几个月内我的计划。」

「金夫人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二比零领先。」

「你的公式第一户口有几千元的

余额。你的期货特定户口。」在这里，比爾打開小紙張，上面寫着一些整潔的數目字——「你欠了三百七十七萬六千元，但你有三萬七千七千安士的黄金，而目前黄金的价格是每安士一百三十五元。」

「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保留着，哈維，我还是認為你們的總統在明年某个时间会宣布新的黄金政策，或是讓你們的國民在自由市場購買黄金。」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我還是認為在這件事發生前几个星期把黄金拋售，我有我的想法。」

「跟往常一樣，我相信你是對的，哈維。」

「金夫人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三比零領先。」

「你的透支利率如何？」
「比銀行利息高一點五巴仙。目前銀行利息是十三點二五巴仙，所以我們算作年利十四點七五巴仙，而黄金的价格每年几乎漲了七十巴仙。这种情况不会持久，但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很好。」哈維說：「保留到十一月一日，过后我们再讨论那的情况。以往常的密碼通訊。我真不知道要是沒有了瑞士，這世界會怎么办。」

「小心些，哈維，你知道嗎，在我們的警察內，商業欺詐的專家比犯罪專家還要多。」

「你只須擔心你那一边的，朱爾，而我会打理我這邊的。有一天我会提到几个没有塞丸的苏联警官时，我会通知你。现在，吃你的午餐及观赏球赛。过后我们再谈到的户口的事情。」

「金夫人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四比零领先。」

(七十八)

大骗局

杰弗里·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他们在谈，」安妮说：「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在观赏球赛。」

「他可能在考虑以低价买下整个温伯顿。」占姆士说：「每天看着这个人，你不由对他有些尊敬起来。他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系统的一个。如果在度假时他还这样勤力，在工作日时不知是怎样？」

「不能想像。」安妮说。

「美小姐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四比一领先。」

「难怪他这么胖。你看他大嚼蛋糕的样子。」占姆士拿着他的「旁斯」望远镜。「这使我想起，亲爱的，你带了什么作午餐。」

「安妮似乎递纸袋，拿出些夹了「沙律」的法国麵包给占姆士，她自己则嚼着饼干。」

「越来越胖了，」她解释说：「我将穿不下下个星期要表演的冬季时装了。」她摘下占姆士的鼻梁微微一笑：「一定是我太快乐了。」

「那么，你可别太快乐了。我喜欢你瘦些。」

「金夫人取胜，第一场金夫人以五比一领先。」

「这是一面倒的比赛，」占姆士说：「序幕赛时总是这样。人们只是来看冠军人物是不是保持着水准。我

想今年她很难被击败。她现在正期望跟海伦·摩莉的八届温伯顿冠军媲美。」

「金夫人以六比一取胜。第一场，金夫人领先一场，请用新的球。美小姐开球。」

「我们将整天监视着他吗？」安妮问。

「不必。我们只须肯定他只回到酒店去，而别让他改变了行程或什么的。如果他能走过来思——比利的画廊，而我们没抓紧时机，我们就没有另一个机会了。」

「如果他突然改变他的行程，你该怎么办？」

「天知道，或者更正确地说，史提芬知道，——他是我们的军师。」

「金夫人取胜，第二场金夫人以一比零领先。」

「可怜的美小姐，她跟你的处境一样，」占姆士。朱恩——比利的行动进行得怎样？」

「很惨。麦卡菲未曾走近画廊。他今天走到离画廊三十码处，然后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可怜的美恩——比利几乎心脏病复发。明天我们更有希望。到目前为止，他已走完了华卡地利，及波街的上半段，而毫无疑问地哈维，麦卡菲会看遍所有的画廊。他将会走到我们的范围内去。」

「你们全部都该买一百万美元的生命保险，然后把另外三人为受益人。」安妮说：「这样，一旦你们其中的一个心脏病复发死去，其他三个人就能得回他们的钱了。」

「这可不是好笑的事，安妮。在那个时刻，你会紧张得要命，尤其是你要等候他采取行动。」

「你自己的计划怎样了？」

「没有，真没办法。现在我们开始计划别人的计划了，所以我反而没有时间来想我的计划了。」

(七十九)

大骗局

杰弗里·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我去请他可好？」

「不坏的丰意。但你得肯定能从他的那儿弄出十万英镑，而这些人，他只要在希斯罗或西非尔绕一圈，就能以三十英镑得到了。有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是他这个人很懂得金钱的价值，以每晚三十英镑的价格，你得花十五年的时间收回我的那笔钱，而我也不能说他其他三个人是否愿意等这么久。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愿意等十五天呢。」

「我们会想出个办法的，别担心。」安妮说。

「美小姐取胜，金夫人以二比一领先。」

「很好，很好。美小姐终于又取胜了，这午餐太棒了，哈维。」

「这是格里兹的名肴，」哈维说：「这总比去挤在餐厅内的人群中而且看不到网球赛来得好。」

「比里，我要把这可怜的女人判成罪人了。」

「正如我所预料的，」哈维说：「现在，朱尔，谈下我的第二个秘密口吧。」

「再一次打开张小纸袋，上面写着些数目字。就是以这种谨慎的手法才

会使整个世界的钱，从美国的首富到阿拉伯的酋长，把他们的金钱信托给瑞士人，相应地，瑞士成了世界上经济系统最健全的国家之一。它的系统很好，所以何必去别的地方，比赖注视着那些数目字。」

「在四月一日那天——只有你会选择这个日子，哈维——你存进你的第二户口七百四十八万六千美元。那时你的余额还有二百七十九万一千四百二十八美元。在四月二日，根据你的指示，我们汇去一百万美元给米娜·格拉克斯银行。伦敦人是西华门先生及艾略特先生。我们替你还了利丁及伯益公司的加油站的费用，一共四十二万五千元，还有其他一些杂款，共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美元。目前你的第二户口还剩下八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美元。」

「金夫人取胜，第二场金夫人以三比一领先。」

「很好，」哈维说。

「是网球还是金钱？」比赖说。

「两样都是。现在听着，朱尔，我预期在六个星期内我需要二百万美元。在伦敦我要买一片图画。我看了幅吉普的画，而且那里还有几间我想去看看的画廊。要是我知道波伯大石油会这么成功，我去年就该在沙特比——巴黎，伯纳里里退艾曼，奇马而购得梵高的那幅画了。我也需要些现金，在艾斯格的良种马拍卖会上购进些新马。我的马种越来越少了，而我最大的希望是能赢得乔治及伊丽莎白的赛马。（如果占姆士听到哈维这么错误地讲述着马赛的名称，他定会发笑）我到目前为止的最佳成绩是第三名。这还不够好，今年我把我的最好的马，罗莎莉参加马赛。如果我输了，我得购进新的马种，但我爸妈的今年必须胜利。」（八十）



大骗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金夫人取胜。金夫人以四比一领先。」

「看来金夫人也一样。」比麟说。「我会通知我的高级出马员说在下个星期内你会用一大笔钱。」

「还有，我不希望余下的钱放着不用，所以我要求你在下去几个月内小心地购进更多的黄金，同时准备向纽约大抛售。如果市价下降，我会打电话向你索价找你。在每天结束时，你会把余额作隔夜贷款借给第一流的「A」级银行。」

「哈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打算？」

「啊，别胡说，朱尔。你的口气像我的医生。我已告诉过你上百次了，明天我就退休，洗手不干了。」
「我看你是不会自动退出这场竞赛的，哈维。想起你现在有多大财产使我心凉。」

哈维笑了起来。

「我不能告诉你，朱尔。正如阿里斯多利·奥纳西斯（希腊船王）所

说的——如果你去计算的话，你什么都没有。」

「金夫人取胜。金夫人以五比一领先。」

「罗莎莉怎样了，我们还是照你的指示，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把你的户口移到她在波士顿的户口。」

「她很好。今天早上她来电话说她工作忙而不能陪我来温伯顿。我希望她最后跟那个富有的美国人，这样就不需要我的了。很多人在追求她，但她可难肯定这些人是否爱她还是爱我的钱。几年前我们有个争执，到现在她还没有原谅我。」

「比赛完毕。金夫人以六比一，六比一取胜。」

那两位女选手离开球馆，向皇家画廊内的全美总裁——肯尼迪伯爵陛下行礼时，哈维，朱尔，占姆士及安妮跟观众一起拍掌喝彩。哈维及朱尔，比麟留下来看了场双打赛，然后一起回到格里兹共进晚餐。

占姆士及安妮在温伯顿很愉快地度过那天下午。他们看着哈维在那位欧洲人的陪同下安全地回到格里兹酒店后，他俩也回到占姆士的公寓去。

「史提芬，我回来了。麦卡菲今晚已休息了。明早八时再上场。」

「很好，占姆士。他会上场的。」

「希望如此。」

流水的声音使占姆士走进厨房寻觅安妮。她的手腕沾满了肥皂泡沫，正用刷子清洗着些盘子。她转过身，手上拿着盘子摆动看。（八十一）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亲爱的，我最不想批评你的佣人，但这可是我见过唯一在弄晚餐前得净洗盘碟的厨房。」

「我知道。她只是打理下这寓室而已，这星期看来她的工作会更减轻些呢。」

他坐在晚餐桌旁，欣赏着她苗条的身体。

「在进餐前，如果我去冲浴，你愿意替我擦背吗？」

「好，用这个刷子。」

浴水很温暖舒适。占姆士很受用地躺着，让安妮替他擦洗。然后他慢慢地站在浴缸。

「作为浴室侍者，你穿得太多衣服了，亲爱的。」他说，「为何不变通一下？」

安妮脱去衣服，占姆士擦干身子，当安妮进浴室时，安妮已进入被单内了。

「很冷。」她说。

「不会吧。」占姆士说。「你的大呖长的热水瓶就要来了。」

她伸手迎接他。

「骗人，你自己都冷得冻死了。」
「而你很可爱。」占姆士说，他深深地拥抱着她。

「你的计划怎样了，占姆士？」

「我还不知道，二十分钟后我再告诉你吧。」

接着的半小时内她没开口说话。接着她说：

「起来了，拂着的乳酪已好了，而且我也想整理下床。」

「别去管这些了，女人。」

「是的，昨晚就是这样，几乎不能成眠。你被床单拉去你那边，像只猫儿地地蠕动着，而我几乎被冻死了。跟你作爱并不像波罗·罗宾斯（美国名作家）所描述的那么引人入胜。」

「在你讲完之后，女人，请把时钟拨到早上七时。」

「早上七时，在八时三十分你才需要去格里兹吗？」

「我知道，但我想再干一场。」
占姆士，你得抛弃这些不够格的幽默感。」

「噢，我还以为很好笑呢。」

「是的，亲爱的。在晚餐被炖成废墟前，起身穿上衣服吧。」

早上八时二十九分占姆士抵达格里兹。虽然他还不能贡献出他的计划，但他决定在其他人的计划中，他要尽忠地执行。他向在伯克莱广场的史提芬及在邦街的罗宾斯报到。

（八十二）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早安。」史提芬說：「昨晚不睡吧？」

「很好。」占姆士說。

「睡得很好吧？」史提芬問。

「底下都沒有。」

「別使我們妒忌了。」羅賓說。

「注意哈維·麥卡菲。」

占姆士站在一家沙特斯克貨商店的大門外。望著晚班清潔工下班回家去，早班職員一個個抵達。

哈維·麥卡菲照例進早餐及看報紙。在上床之前，他接到他妻子從波士頓打來的電話，及在第二天早上他進早餐時接到他女兒打來的電話，這就一天的美滿的开始。他決定前往谷克街及邦街的其他畫廊尋找他的印象派繪畫，或者蘇特比畫廊能幫他的忙吧。

他以平常輕快的步伐在早上九時四十七分開始離開酒店。

「行動開始。」

史提芬及羅賓即刻到他們的白日

夢中醒來。

「他走進了伯頓街。現在正朝望邦街。」

哈維輕快地走向邦街。走經那些他已參觀過的區域。

現在只离你五十碼了，朱恩——比利，」占姆士說：「四十碼，三十碼，二十碼……噢，不，他媽的，他走進了蘇特比，今天那兒有些中世紀的繪畫出售。天，我不知道他對這些也有興趣。」

他瞥了路旁另一端的史提芬。史提芬三天以來一直扮演著一個富有的中產商人。他的衣領款式及無框眼鏡使他看來像個西德人。史提芬的聲音從擴音機上傳來：

「我要前往朱恩——比利的畫廊了。占姆士，你駐紮在蘇特比北面對街的遠端，每十五分鐘報告一次。」

「你進去後，向哈維遞下魚餌。」

「你得主動下，不然你得因迫來恩——比利的心臟病，而且還收不到醫藥費。對嗎？」

「對的。」羅賓緊張地說。

羅賓走進蘇特比，鬼鬼祟祟地照下鏡子。是的，沒有人認得出他。在樓上，他發現哈維坐在售賣室的尾部，他於是在哈維背後一排椅子上找了個位置坐下。

中世紀繪畫的拍賣正在進行中，哈維知道他應該喜歡這些繪畫。但他還是覺得比不上他對鑽石以及華麗耀目的繪畫的偏愛。在他後面，羅賓猶豫了會兒，然後低低聲詢問隔壁的人交談起來。

(八十三)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我看來都是些很好的作品，但我對這時期並不熟悉。我比較喜歡現代的東西。總之，我覺得我該向我的讀者透露些正確的消息。」

羅賓的唇邊露出微笑。

「你看了所有的拍賣會。」

「幾乎全都——尤其是有一些令人驚異的東西出現。總之，在蘇特比內，你也會發覺到一些在別的地方正進行着的情況。就在今天早上，有個店員給了我個貼士，說在拉曼斯圖廊可能有些印象派的特別繪畫呢。」

羅賓在哈維的右耳旁小心輕聲地灌輸這消息，然後坐着等待是否有反應出現。不久後，他發現哈維擠出人群向外走去。羅賓等到再拍掉三張繪畫，然後才絞着手指跟蹤他。

外面，占姆士很有耐性地監視着。

「十時三十分——沒有踪影。」

「知道了。」

「十時四十五分——還沒有踪影。」

「知道了。」

「十一時——他還在裡面。」

「知道了。」

「十一時十二分，行動開始，行動開始。」

占姆士急忙溜進拉曼斯圖廊，而朱恩——比利再次從他的窗內把莎

特蘭的水彩圖「夢路士河」及「骷髏」拿下，而擲上梵高的一幅油畫——一張這位大師的作品第一次在倫敦的畫廊出現。現在就要接受考驗，而試驗者正輕快地走下邦街朝它走來。

這幅畫是由大衛·史登所畫。在藝術界內，他已創造過三百幅繪畫而享有名聲。他尤其擅長製造印象派的名作，而這使他能得到共八十六萬四千美元，及過后四年監獄的代價。一九六九年他在曼迪遜大道的尼華依画廊舉辦榮格爾畫展時被揭發了。史登本身自己不知道，那時榮格爾本身正好在紐約的林肯博物館中心展出二幅他最有名的作品。榮格爾被告知了尼華依画廊的事，他於是很憤怒地向地方檢察控告賄賂。史登已以十萬美元的代價把一張榮格爾的仿畫賣給了路易·可汗，而到那天為止，在米蘭的現代藝術畫廊還有一張史登——榮格爾及一張史登——畢加索的繪畫。朱恩——比利相信以史登過去在紐約及米蘭的成就，他可以在倫敦重演一次。

史登還繼續畫印象派的繪畫，只是這次他以自己的名字簽署。他不吝寬寬的天資也使他過着美好的生活。他賺米恩——比利已認識了很多年，所以當他聽到有關麥卡菲及波伯大石油公司的事時，他同意以一萬美元的價格買出張梵高的繪畫，同樣以這位大師的簽名式簽署。

朱恩——比利花了一段時期去調查梵高一些神秘地失落的作品的，以便史登能把它們重現於世來誘惑哈維。他從希拉法利的目錄表「梵高的作品」中選出三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懸掛在柏林國家畫廊的繪畫。根據希拉法利，它們是編號四百八十五號的「情侶」，六百二十八號的「丰收」及七百六十六號的「達克尼花園」。后兩幅是柏林國家畫廊於一九二九年購得，「情侶」也可能是在同年購得的。在戰初期，這三幅畫都全失蹤了。

(八十四)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朱恩——比利联系了德国一位华莱教授。华莱教授是失落艺术品的研究权威。他向朱恩——比利指出这回事：「这[达比尼花园]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在纽约的西菲卡斯街的收藏中出现，至于它如何出现在那里，还是件很神秘的事。过后卡马斯基把这幅画卖给东京的画廊。它目前正悬挂在那儿。教授很肯定地指出梵高的另两幅作品的命运不得而知。」

接着，朱恩——比利转向普利根·荷根托夫人——荷兰的档案部——求助。普利根夫人是被公认的梵高权威。以她的情报，朱恩——比利逐渐明白这些名画失落的全过程。在一九三七年，纳粹党人从柏林的国家画廊里，把它们，及很多其他的名画一起被移掉，虽然画廊的主任汉斯·达尔及绘画管理员，亨兹博士曾作严厉的抗议。这些名画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掠夺为德国的艺术品，被运进柏林的哥本尼可斯达拉斯的仓库里。希特勒本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到访这个仓库，并通过法令把它们合法地充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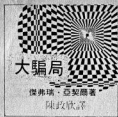
过后没有人知道这两幅梵高的名画的真实情况。大多数被纳粹党充公了的名画在汉堡，可林的代理人约瑟·安格利安排下，在海外悄悄悄悄地售掉，以换取更为急需的外国货币给元首。（纳粹党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崇拜）。有些于一九三九年六月

二十三日在鲁塞恩（瑞士城市）的贾甘艺术画廊拍卖掉。但很多在哥本尼可斯达拉斯仓库的名画都被烧毁、偷窃、或者失落了。

朱恩——比利找到了「情侣」及「丰收」的黑白复印——即使有彩色的相照的话，也不可能保存着，以朱恩——比利的看法，这两幅彩色的复印画在一九三八年之后是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出现的。他于是坐下来选择其中的一幅。

「情侣」是这两幅画中大的一张，是七十六厘米乘九十一厘米。然而梵高似乎不大满意这两幅绘画。在一八八九年十月（书信编号五百五十六号）他认为这是他的「一张我很差的画布」。更其上者，是很难猜它的背景的颜色。反而，「丰收」更讨梵高的欢心。他于一八八九年九月画这幅油画，过后写着「再一次为我的母亲画收割者使我欢悦」（书信编号六百零四号）。其实他已画了另外三幅几乎相同的，丰收时节收割者的油画。朱恩——比利找到其中两幅的彩色复印本，一幅从罗浮宫（巴黎的博物馆），另一幅从黑克博物馆得来。他研究了它们的次序，太阳的位置，及反射上的光线是这些绘画的差别。所以朱恩——比利在心中，已想像得出「丰收」是该用什么色彩。

在开始工作之前，史登顿研究过「丰收」的黑白复印本，及其它两幅梵高的色彩后，同意了朱恩——比利的看法及选择。他然后找到一幅没用的十九世纪末的一张法国油画，熟练地刮掉上面的色彩。最后只剩下一张清白的画布，及其背后一个已安本身也不能磨灭的主要印章。他把画布弄成「丰收」这幅画的尺寸，四十八点五厘米乘五十三厘米。然后又选择了梵高喜欢用的调色刀及画笔，六个星期后「丰收」就大功告成。史登顿修一番，然后在华氏八十五度的温度下烤了四天使它老化。朱恩——比利替他装上印象派时期的画框，然后准备好让哈维·麦卡菲枪机。（八十五）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 × ×

哈维，在无意中听到那个「黏土」后，觉得不妨到拉曼斯画廊走一趟。在他还有五步之遥时，他就瞥见那张绘画被拿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毫无疑问地，是张梵高的画，而且是最好的一张。其实，「丰收」也刚展出两分钟而已。

哈维几乎是踏步走进画廊。他发现朱恩——比利正跟史提芬及占姆士在谈话。他们三人没有看他一眼。史提芬正以极重视的语气在对朱恩——比利说话。

「十七万畿尼（旧英国金币）似乎太高了些，但它是个名字，你是否能肯定这幅画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于柏林失窃的那幅？」

「对任何事也不可能有十足的肯定。但你可以看到画背后盖着的柏林国家画廊的印章，及印章，朱尼已证实他们于一九二七年把它卖给德国人。几乎肯定它是战争动乱期间从博物馆得来的掠夺品。」

「你如何得到这幅画呢？」

「从一个美国贵族的私人收藏处得来的。他可不想透露名字。」

「很好。」史提芬说，「我想预订它到下午四时，那时我将从特斯纳银行带来十七万畿尼。这样可以接受

吗？」

「当然可以，先生。」朱恩——比利回答，「我会标上预订了的纸条。」

占姆士，穿着一身华贵的礼服，戴着顶软毡帽，在史提芬身后徘徊。

「这肯定是这位大师的最佳作品了。」他奉承地说。

「是的。我拿它向苏特士的朱连·巴伦展示，他似乎也很喜欢它。」

占姆士尽了他作个鉴赏家的任务后，退到画廊的另一端。这时，罗森走了进来，他的衣袋内还放著本「晴窗」杂志。

「早安，拉曼斯先生。我在苏特士听你说话，说这儿有幅我认为应该是在苏联的梵高的绘画。我想为明天的预展写上几行有关这幅绘画的历史，及你如何拥有它。可以吗？」

「非常荣幸。」朱恩——比利说，「虽然我刚以十七万畿尼的价格把它预卖了给哈斯尔先生，一位德国出名的经纪人。」

「很公道的价格，」占姆士在画廊另一端说，「我认为要是我在伦敦看到的「华华夫」以来最好的梵高的绘画了。很可惜我的画廊没有拥有它。你是个很幸运的，托斯尔先生。如果你想卖掉它时，请跟我联络下。」占姆士递给史提芬一张名片，望向朱恩——比利微笑。

朱恩——比利望着占姆士，这是今晚的表演。罗森记下笔记——他希望这笔记看来像是速写——同时又对朱恩——比利说：

「你有这幅画的相片吗？」

「当然有。」

朱恩——比利打开抽屉，拿出一张彩色相片，及一张说明书。

「请注意拉曼斯的拼写法，可以吗？我很烦恼人们一直把它跟法国的车普里乱混了。」（八十六）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他然後轉向史提芬。

「讓你久候，很对不起。托斯爾先生，我如何把這幅畫送交給你？」

「明天早上你把它送往托普斯特酒店的一二零零房。」

「很好，先生。」

史提芬正要离去。

「对不起，先生，」羅賓說，「你的名字如何拼寫？」

「托斯爾。」

「我可以將我的文章內提到你的名字嗎？」

「可以。我很高興我能買到這幅畫。各位，再見了。」

史提芬有禮地低下頭，然後离去。他走向邦街。在米恩——比利、羅賓及占姆士意料之外的是哈維也毫不遲疑地走了出去。

「天啊，真是個大慘敗。六個星期的准备工作，三天的薪熱，而他就這麼地走了。」

米恩——比利憤怒地望著「丰收」。

「我還以為史提芬保證說哈維一定會留下來跟米恩——比利討價還價呢。這才是他的「風格」，占姆士老無表情地說：「他是不会讓這幅繪圖聲名的。」

「誰想出這他媽的鬼主意？」羅賓咕噥地說。

「史提芬，」他們全異口同聲地說。然後跑往窗口去。

「很有趣。這座亨利·摩爾的雕塑。」一位穿著緊胸衣服的中年婦女說，她的手正摸放在一個「杂技藝人雕塑像的腰部。那三個在互相埋怨時，她靜悄悄地走進圖畫來。『你想賣多少錢？』

「請等一下，夫人，」米恩——比利說。『噢，天，我想麥卡菲在跟踪史提芬。用無線電聯絡他，羅賓。」

「史提芬，聽到我嗎？不管你做什麼，別回頭看。我想哈維在你背後幾碼處。」

「什麼在我背後幾碼處？這是什麼意思。他應該在圖畫內跟你談判購買這高的事。你們在搞什麼鬼？」

「哈維一下子就跑掉了。你走後，他立刻跟著你出去，我們沒有機會執行我們的計劃。」

「很聰明。現在我該怎办？」

米恩——比利接過來。

「你最好前往托普斯特酒店，他可能真的跟踪你。」

「我不知道托普斯特酒店在那裡。」史提芬叫喊道。

羅賓插口來解救他：

「史提芬，向右轉，你會走到伯頓街，然後一直向前走，直到你抵達伯克萊廣場。直直走，別回頭看，不然功勞一著了。」

「占姆士。」米恩——比利說，有生以來第一次迅速地反應，「你即刻截了輛計程車前往托普斯特酒店以托斯爾的名字訂下一二零零房。拿了門鑰匙等候史提芬，當他走進大門時送給他，然後溜掉。史提芬，你還在嗎？」

「是的。」

「你聽到嗎？」（八十七）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是的。告訴占姆士如果一二零零房沒空著，就訂下——九號或一二一零房。」

「知道了。」米恩——比利說。『開始行動，占姆士。』

占姆士沖出圖畫，跳上一輛一位婦女剛截到的計程車。這種事他平常是不會這樣做的。

「托普斯特酒店。」他喊道。『趕快越好。』

計程車飛馳而去。

「史提芬，占姆士已离去，我源」

羅賓跟在哈維後面，這樣會引導你走向托普斯特。我在那里駐守，一切妥當。」

「不，」史提芬說：「開始祈禱吧。我已走到伯克萊廣場。現在該向那裡。」

「穿過花園，繼續走向博街。」

羅賓離開圖畫，跑向伯頓街，直到他跑進哈維後面五十碼處。

「現在，關於亨利·摩爾。」

這位穿著整齊的婦女說。

「去他媽的亨利·摩爾！」米恩——比利回頭看一下也不地說。

那婦女的胸部起伏著。

「年輕人，我從來不曾被人這麼說過……」（八十八）

但米恩——比利已沖進洗手間，把門關上了。

「現在你正走過又利南街，然後走向亨利街。一直向前走，別轉左或轉右，而且無論如何，別回頭望。」

哈維還在哈維後面五十碼。我在哈維後面五十碼處。」羅賓說。路人好奇地看著這個人對他的女僕講話。

「一二零零房空著嗎？」

「是的，先生，他們今早才空出房來，但我不敢肯定是否已適合能住進去。我想個人正在清理這房間。」

我調查下，先生。」那位穿著早上值班的制服的——看得出他是个大厅的高级职员——高大接待員說。

「噢，別操心這些。」占姆士說，他的德國腔英語比史提芬好得多：「我當住這房間，請你替我定一晚可好？名字是托斯爾，海曼，托斯爾。」

他塞了張一英鎊的紙幣給他。

「當然可以，先生。」

「那是公園巷，史提芬，向右看，在你前面的彎角有一間大酒店，那就是托普斯特。面對你的半圓門是正門。走上台階，經過那個穿著青色大衣的人，走進旋轉門，你會看到接待處就在你的右邊。占姆士應該在那里等著你了。」

羅賓很庆幸去年的皇家醫藥協會的周年聚餐會是在托普斯特酒店舉行。

「哈維在那裡？」史提芬轻声說。

「在你後面四十碼處。」

史提芬加快腳步，跑上托普斯特的台階，匆忙地走向旋轉門。他急速地推著旋轉門，以致門另一邊的人突然發覺他們比預期的更快地走出門外。感謝上帝，占姆士拿著鑰匙站在

那里。」

（八十八）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尔著
● 陈政欣译

「电梯在那边。」占姆士指了指。「你选了这酒店最昂贵的套房。」史提芬按下占姆士指示的方向，然后向他道谢。但占姆士已正开步走向「美国酒吧」，以确定哈维能准时看不到他。

史提芬乘电梯又上一层楼。虽然他未曾来过托哲斯特，但他发觉它跟格丽丝一样高贵。它那厚软的蓝色及金色的地毯伸展向都督观海洋公园的豪华套房。他倒坐在安乐椅上，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一切都不照原定计划进行。

朱恩——比利在画廊等候，占姆士坐在「美丽酒吧」内，而罗宾在公园巷的伯克来银行——一间离托哲斯特酒店五十码远的巨大建筑边游荡。

「有个托斯尔先生住在这酒店吗？我像是在一二零号房。」麦卡菲问道。

接待员在住客名卡上检视一番。「是的，先生。他在等候你吗？」

「没有，但我想用内线跟他交谈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请你走向那拱门，再向左转你就能看到五个电

话。其中一个为内线电话。」

哈维依照指示向拱门走去。「请拨一二零号房。」他向那个坐在角落，身穿着青色，上面绣着古堡图案的托哲斯特酒店制服接线的员说。

「第一个电话通，先生。」「托斯尔先生吗？」「是的。」史提芬说，他尽量地以德国腔开口。

「我的名字叫哈维，麦卡菲。我想，不知是否可以上去跟你谈一下，那是有关今天早上你所到的梵高的画。」

「呵，现在是有些不方便。我正要去冲浴，而我又有个午餐约会。」

「我只要几分钟就够了。」史提芬回答。电话已被挂上。几分钟后有人敲门。史提芬双脚微颤着，他紧张地开门。他已换上托哲斯特的白色浴衣，他头部发乱蓬蓬地，比平时更为深褐色，在这种坏的时间里，这是他唯一能办到的伪装。在原来的计划中，他是不必跟哈维见面见面的。

「冒昧地打扰你，托斯尔先生，但我得立刻见到你。我知道你刚从拉曼斯画廊那里买到了一幅高的画，而我希望——既然你是个生意人——你或者愿意卖掉它，先写一笔。」

「不，谢谢你。」史提芬第一次松弛下来，说道。「多年来我一直希望为我的慕尼黑（西德城市）的画廊买一幅梵高的画。很对不起，麦卡菲先生，我不想卖。」

「听着，你要付十七万德国马克，这等于多少美金？」史提芬沉默了会儿。

「呵，大约四十三万五千美元。」

「如果你把这幅画让给我，我给你一万五千美元。你只需打个电话给画廊，告诉他们这幅画已让给我，而我会去付款。」（八十九）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尔著
● 陈政欣译

史提芬静默地坐着，不敢肯定该如何处理这事而不会功亏一篑。照着哈维·麦卡菲的手法，他自忖着。「现金二万美元，就成交了。」哈维犹豫下。史提芬的脚又再颤抖。

「好吧。」哈维说。「即刻打电话给画廊。」

史提芬拿起电话。「请尽快接给我那街的拉曼斯画廊——我还有个午餐约会。」

几秒钟后电话被接通了。「拉曼斯画廊。」

「我要跟拉曼斯先生谈话。」

「是你，史提芬。他吗的那边怎样了？」

「呵，拉曼斯先生，我是托斯尔。你记得吗？我今天早上去过你的画廊。」

「我当然记得，你这蠢蛋。你在搞什么鬼，史提芬？是我朱恩——比利。」

「麦卡菲先生跟我在一起。」

「天呵，对不起，史提芬，我不……」

「而你在不久后会见到他。」

史提芬望向哈维，后者赞许地点头。

「你把今早购买的那幅梵高的画转让给麦卡菲先生，他会付一张总额十七万德国马克给你。」

「呵，胜利了。」朱恩——比利轻声地说。

「很遗憾我不能当这幅画的主人，但正如美国人常说的，我得到个不能拒绝的献议。谢谢你的一切协助。」史提芬说，然后放下电话。

哈维写了张现金二万美元支票。

「谢谢你，托斯尔先生。你使我成了个快乐的人。」

「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史提芬诚实地说。他陪着哈维走到门口，然后握手。

「再见，先生。」

「再见，麦卡菲先生。」

史提芬关上房，踉跄地走向椅子，几乎瘫倒下去了。

罗宾和占姆士看着哈维离开托哲斯特酒店。罗宾跟着他走向画廊的方向，每走一步，他的希望越来越高。占姆士乘了电梯上一层楼，几乎是跑向一二零号房。他大力开门，史提芬吓了一跳。他觉得他不能再面对哈维了。他打开门。

「占姆士，是你。取消这间房，付一夜的租金，然后跟我来鸡尾酒吧。」

「作什么，为什么？」

「乾一瓶一九六四年的好酒。」

「已完成一个，还有三个。」



十一
朱恩——比利是最后一个抵达比利士爵在国王街的公寓。他也觉得他应该昂着头走进来。哈维的支票已兑现，目前拉曼斯画廊的户头是余额四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元。那幅油画已送到哈维手上，而天空可还未塌下来。朱恩——比利在这两个月的犯罪勾当中所经手的金钱比他在十年合法生意的总额还要多。

其他三人以迎接英雄的欢呼迎接他，并递上一杯占姆士最后一瓶的一九五九年的香槟酒。

「我们幸运地成功了。」罗宾说。

「我们并不很幸运，」史提芬说：「我们一直在压力下坚持着，而我们这次的行动中得到的经验，那就是哈维在游戏中改变他的玩法。」

「他几乎改变了整个游戏，史提芬。」

「同意。所以我们必须记住除非我们赢了，不然将一败涂地。而且我们不是只赢一次，而是四次。我们不可因为赢了第一盒就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轻松些，教授，」占姆士说：「在晚餐后我们再谈生意吧。今天下午安妮特地做了些鲑鱼点心。提起哈维，麦卡菲，这点心就不可少了。」

「几时我才能遇到这位可人儿？」

「朱恩——比利说。」

「我们大功告成之后。」

「别跟她结婚，占姆士，她是觊觎我们的钱。」

他们都笑了起来。占姆士期望有一天他能告诉他们安妮老早就知道他们的阴谋了。他端来鱼子酱及两瓶一九七〇年的酒。朱恩——比利欢欣地嗅着鱼子酱。

「再三思虑下，如果她床上功夫有厨手一半的好，是该认真地考虑娶她的。」

「你是没有机会下这种评语的，朱恩——比利，你该满足于欣赏她的法国时装。」

「今天你的表现很特出，占姆士。」史提芬说，他引开了朱恩——比利的话题。「你该上台去。作为英国贵宾的一份子你的天资被浪费了。」

「我一直这样想，但我的老爸反对。那些期望继承家产的人都必须是孝顺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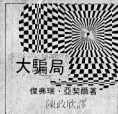
「何不在蒙地卡罗时，让他表演我们四个人的角色？」罗宾建议道。提起蒙地卡罗使他们严肃起来。

「回到我们的工作。」史提芬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回了四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元。绘画的费用及那晚意料之外的托普斯特酒店的房租一共是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二元。所以麦卡菲还欠我们五十六万三千五百八十二元，想下我们失去的，而不是我们所求目的。现在回到蒙地卡罗的行动。这行动要算分秒不差安排，及我们要承受几小时压力的耐力。罗宾会讲这最新的情况。」

罗宾从他身旁的手提包内拿出份青色的杂志，并细阅了几分钟。

「朱恩——比利，从今天起，你要开始蓄胡子，在三个星期后没有人再能认出你。你要把头发剪得很短。」罗宾毫不留情地警告朱恩——比利的促音：「是的，你必须像个极端的疯子。」

（九十一）



「这个吗？」朱恩——比利说：「是不可能的。」

「你的纸牌手艺如何了？」罗宾继续说。

「我在五个星期内输了三十七万美金。这黑头包括了克拉蒙及金矿的人门票。」

「这全加到费用上去。」史提芬说：「这使帐目增加到五十六万三千六百九十九元。」

其他的人都笑了起来。史提芬的咀舌分线不动，他是很认真严肃。

「占姆士，你的货车驾驶如何？」

「我可以在十四分钟内从哈利街驶到圣，汤姆。我想在蒙地卡罗的实地上。我只要十分钟就够了，但在都天之前，我必须实习一番。我同时也要熟悉在路的另一边驾驶。」

「奇怪的是除了英国人，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路的另一边驾驶。」朱恩——比利说。

占姆士不理睬他。

「我对欧洲的交通路标也不大熟悉。」

「在我给你的档案资料内，有一本米兹的旅游攻略，里头有说明一切。」

「我知道，但我认为能在实况下

演习一次，总比看地图来得扎实些。在摩的哥有几条单程路道，而我不想教着个昏迷着的哈维，麦卡菲进单程路中去。」

「不必担心。我们抵达那里时，你会有足够的时间。现在只剩下史提芬，这位我最信任的药剂科学生了。我想你对你最近学习到的知识很有信心吧？」

「就如你对你的美国腔英语一样有信心。罗宾，还有，我想在那时，哈维，麦卡菲已不会去理这些琐碎的事情了？」

「别担心。史提芬，相信我。即使你双手拿着梵高的绘画，向他自我介绍你是托斯尔先生，他也不会认得出了你。」

罗宾递给哈维最后一次在哈利街及圣，汤姆实习的行程表，然后再来一次研究那青色档案资料。

「我已经在巴黎酒店预订了四个房间，都在不同楼层上，而且跟格雷斯公主中央医院的安排也确定了。这家酒店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家——当然它很昂贵——但很方便前往赌场。我们在星期一飞往尼斯，在哈维抵达他的游艇的前一天。」

「这星期中我们做什么？」占姆士天真地问。

史提芬再次主持会议。

「我们再实习我们的青色行动，然后在星期五作最后的演习。最主要的，占姆士，你得抓一把劲告诉我们你的计划如何。」

占姆士犹犹地沉默下来。

史提芬合上他的档案夹。

「看来今晚就是到此为止。」

「等一下，史提芬。」罗宾说：「让我们再一次到光你。我想看下能在九十秒内完成。」

史提芬熟练地在房间中央躺下，占姆士及朱恩——比利飞快地脱下他的衣服。

（九十二）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 陈政欣译

「八十七秒钟，非常好。」罗宾说，瞥下赤裸身子，只剩下手表的史提芬：「天，什么时候了，我该回到纽伯利，我的妻子会以为我收了个情妇，而我可不同意你。」

史提芬去挂上衣履，而其他的人已准备离去。几分钟后，占姆士站在门前，目送着他们一个个离去。当史提芬在视线内消失，他跳下楼梯走进厨房。

「你听到了吗？」

「是的，亲爱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也不想让他们拉你参与其事。整个行动中，他们都很专业化，而你像业余者。我们该想出个好计划来跟他们媲美。在麦卡菲先生前往蒙地卡罗前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

占姆士叹了口气：「今晚先享受一番吧，至少，今天早上是个大胜利。」

「是的，但不属于你。明天我们得开始工作了。」

十二

乘搭零一七班机飞往尼斯的旅客请前往七号出口闸登机。海特洛机场第一出口处的扩音机吼叫着：

「是我们了。」史提芬说。

他们四个人乘了人行电梯直上第一层楼，走过那漫长的甬道。在经过手检，炸弹及所有违禁品所用的武器搜查后，他们各自登机。

他们各别分开坐，没有互相交谈。

或寻找。史提芬警告过他们可能在航班上会有哈维的朋友，也可能就坐在他们的身旁。

占姆士同样地望向无云的天空沉思着。他刚读完他们手上所有关于偷窃或欺诈的书，但发现都不足以抄表，即使是史提芬，在被脱光衣服演习及在圣胡安实习期间，而整占姆士想不出个必须的计划而感到气馁。

十三时四十分三又载机在尼斯降落。他们再花二十分钟从尼斯乘火车前往蒙地卡罗，各位组员各自住进赌场附属的豪华巴黎酒店。下午七时，他们全部在二一七号房集合。

「大家都安定了？」

「其他三个人点点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罗宾说，「好吧，现在我们来安排程序。朱恩——比利，今晚你们到赌场去玩几手低牌，熟悉一下那地方的环境。最主要的是熟悉这几间克拉蒙的不同玩法，而且你不可说英语。你预想到会有什么难题吗？」

「没有，我不能说有，罗宾。其实，我不知现在就去实习一番。」

「别输掉太多我们的钱。」史提芬说。

长著胡子，穿著晚宴礼服的朱恩——比利咧嘴一笑，然后溜出二一七号房。他避免用电梯，而沿著楼梯走下。他步行前往著名的赌场。

罗宾继续说：

占姆士，你从赌场缴计程车前往医院。抵达时，你让计程车等几分钟，然后再回到赌场。通常，你可以相信计程车会找最短的路途去，但为安全起见，你告诉司机说是紧急状态。这样你就有机会认识在紧急时期那条交通要道。当你回到赌场后，再从那里步行到医院，再步行回来。这样你就能知道你所需的时间。在做完这些后，你以同样的方式来回医院及哈维旅馆间的路线。别太靠近赌场或那条路，避免让人看到。在被抓人看到，以后会被人指认出来。」

(九十三)



「在行动的当晚，我如何知道赌场内的情形呢？」

朱恩——比利会通知你。他会在大门外跟你见面，因为那时史提芬已不可能离开哈维。我相信如果你穿著白衣袍，拿著拍架，他们是不大会向你要十二法郎的人门费吧！但为了安全，你还是预备好。你走完全路程之后，就回到你的房间，一直等到明早十一时我们的集会。史提芬跟我会去医院检查一下他们是否照我们从伦敦打来的电报那样安排妥当。任何时间会遇到，别理睬我们。」

当占姆士离开二一七号房时，朱恩——比利抵达赌场。

赌场位于俯瞰着大海的蒙地卡罗中心。四周围着美丽的花园。目前的建筑物有几幢房屋，其中最老的一幢是由设计巴黎剧院的绘图师，查理·格奈尔所设计。赌室是在一九〇一年增建，跟上演歌剧及芭蕾舞的沙利·格奈尔剧院相连着。

朱恩——比利步上入口处的大理石台阶，支付了十二法郎的人门费。本世纪初这些赌场挤满了欧洲的贵族份子及华丽贵族。豪华的红色地毯，雕像，绘画及奢华的挂毯使整个建筑物充满了皇室的气氛，而西窗的绘画，也使人觉得弥漫着田园气息。朱恩——比利发现各国各地的国民拥挤

在一起。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坐在轮椅桌上坐在一起，或是轻松地互相闲聊着。这种情形在联合国是难以看到的。朱恩——比利为这虚幻的富贵世界而感到轻松。罗宾准确地把握他的性格，而把这个他能沉着应付的角色派给他。

朱恩——比利花了三个小时来研究整个赌场的布置——它的赌桌，酒吧及餐厅，电话厅，出口处及入口处。然后他才全神贯注在赌博上。他发现欧式纸牌在下午三时及十一时开始，他也从赌场的公共关系主任，比索·卡拉诺那里知道哈维，麦卡菲通常喜欢在整一间私房赌博。

「黑杰克」纸牌是每天早上十一时开始。那里有三张赌桌，而朱恩——比利被告知通常哈维会坐第二桌的第三张椅子。朱恩——比利订了一纸牌，以便熟悉跟克拉蒙不同的规则。其实，克拉蒙跟法国的规则完全不同。

哈维，麦卡菲在晚上十一时过后在这吵杂的赌场出现。他一路走向赌桌，一路甩掉他手上雪雪的灰屑。隐藏在酒吧内的朱恩——比利，眼望着侍者熟练优雅地引领哈维到预订的餐桌，然后又走向赌桌。在第二张赌桌的一张椅子上放一张白纸「预订」名卡。很显然地，哈维是个大受欢迎的客人。赌场当局及朱恩——比利本人也都哈维，麦卡菲会玩那种牌。在晚上十一时二十七分朱恩——比利静悄悄地回到他的房间。他在房内呆到第二天早上十一时，他没打过电话，也未叫过房间服务员。

占姆士的晚上任务也很完满地执行了。计程车的司机技术很卓越。那句「紧急事件」使他发挥了赛车的精神。他似乎就在这蒙地卡罗市内以惊人的速度飞驰。占姆士只花了八分四十四秒就抵达医院。计程车的飞驰使他真的有点不舒服。他在医院的接待室休息了几分钟，才知道计程车去——

(九十四)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回到賭場去，但這次請放慢一點。」

沿着露利吉曼地路回去的路程要花十一分鐘。占姆士於是決定他能在十分鐘內跑完這段路程。他付了計程車的車費，然後執行他的第一部份任務。

步行來回醫院及賭場間要花一个小时。晚風溫和地輕拂他的臉。街道上擠滿了高談闊論的人群。旅遊業是這裏最主要的人息。政府是很认真地照顧遊客們的福利。占姆士經過一些餐館及售賣紀念品商店的人行道。這些紀念品商店排滿了昂貴的貨品。晚間的假期旅客在人行道上漫步。他們的嘴裏便占姆士不禁懷念起安妮來。回到賭場後，占姆士又再乘了輛計程車前往港口尋覓哈維的遊戲「送信案」。再從那里前往醫院。他過後又步行那段路程。跟來思——比利一樣，他在午夜前完成了他第一班任務後平安地回到他的房間。

羅賓及史提芬又從他們的酒店走到醫院要花四十分鐘。抵達醫院時，他向接待員說他會來見監督。

「夜間監督在值班，」一個拘謹的法國女護士說：「我該說誰要找他呢？」

她的英語發音很好，雖然在語法上有些小錯誤。

「說是加利福尼亞的威利·巴克

醫生要見他。」

羅賓接着開始祈禱這位法國監督不會知道這位威利·巴克醫生——尼克遜總統的私人醫生，而且是這世界上最被人崇敬的外科醫生——其實這時正在澳洲的主要大手術室過班。

「你好，巴克醫生，歡迎你到醫院來。」

羅賓以剛學到的美國腔英語回答。

「我想檢查下手術室的布置，」羅賓說：「而且也要確定這手術室在下去的五天內從晚上十一時到凌晨四時已被我們預訂了。」

「是的，巴克醫生，」郭監督曾向記事報，說：「手術室就在走廊的尾端，請跟我來。」

這手術室跟他們四人實習的室，湯姆手術室大致相同——兩間房間以一個能移動的門分隔着。主要手術室的配備完整。羅賓點頭向史提芬示意所有必需的儀器都足夠。羅賓很满意。雖然這間醫院只有兩百張病牀，但它的技術家的水準很高，很顯然地，這兒曾住過一些富有的病人。

「你是否需要麻醉師或護士協助，巴克醫生？」

「不必，」羅賓說：「我有我自己的麻醉師及人員，但我要每晚帶有一個制腹手術儀器擺在這裏。我會給你最少一小時的通知來讓你作最後的安排。」

「這有足夠的時間了。還需要些什麼東西嗎？」

「是的，那輛我吩咐的特別車輛，能不能在明天中午十二時來當交給我我的司機？」

「好的，巴克醫生。它將停在醫院後面的小停車場上，你的司機可以在接待處那里拿到車匙。」

「你能介紹個有經驗的護士。來照顧手術後的病人嗎？」

「當然可以。尼斯的亞歷山大醫院中心會很乐意服務——當然，要照訂好的價格付錢。」

(九十五)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那當然，」羅賓說：「這輛提議我問一下，你們的一切費用是不是已付過了？」

「是的，醫生。在上個星期四我們已收到加利福尼亞州匯來的七千美元支票。」

羅賓為這安排感到滿意。這個安排很簡單。史提芬聯絡了他在哈佛的銀行，叫他們從舊金山的第一國家銀行給家地卡羅醫院的秘書處匯去一張支票。

「謝謝你的協助，巴提斯先生。非常感激。現在你該明白，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在那一晚把我的病人送來。他是一個病重的人，但他本身還不知道，而我得為他準備好動手。」

「是的，醫生。」

「最後，我希望你別讓太多人知道我在蒙地卡羅。我是想在工作時，也偷閒個假期。」

「我明白，巴克醫生，你可以相信我。」

羅賓跟史提芬向巴提斯先生道別，然後乘計程車回酒店。

「我常為法國人能舒暢地講我們的語言，我們却不能講他們的語言而感到羞愧，」史提芬說。

「這都是你們美國人害的，」羅賓說。

「不，不是這樣。如果法國統治過美國，你的法語一定會很好，只怪你懶學了。」

羅賓笑了起來，在他們抵達二一

七號房前，他倆不再開口。他們擔心被人无意中聽到。史提芬意識到在羅賓的計劃中，他們所負的責任及風險。

× × ×

哈維·麥卡菲在他遊戲的平板上，一邊作日光浴，一邊閱讀着報紙。令人厭煩的是，「尼斯日報」是以法文印行。他一面查看字典，辛苦地查看是否有任何會邀請他的社交聚會。昨晚他睡得很晚，現在正享受着溫暖的陽光照射在他的背部。如果金錢是萬能的話，他必會整容為六呎高，一百七十磅重，而又有一頭黑黑漂亮的頭髮。然而現在，不管塗抹了多少次的太陽油膏，他還是感到亮曬的頭皮一陣炎熱。所以他戴着一頂遮著「我很性感」標語的帽子。如果萊斯小姐看到他現在的樣子……

上午十一時，哈維轉過身子，把他巨大的太陽躺向太陽時，占姆士走進二一七號房，裏頭，所有的成員正在等候着他。

朱思——比利報告了賭場的布置及哈維·麥卡菲的習慣。占姆士向他倆敘述了前一晚他飛馳的成績，並肯定地認為在十一分鐘內就能跑完這段路程。

「很完美，」羅賓說：「史提芬跟我花了十五分鐘計程車從醫院回到酒店，所以如果來思——比利在賭場內發出訊號，我想我有足夠的時間在你們抵達前把一切都布置好。」

「我只期望能常常發出訊號。」

朱思——比利說。

「我已經從明晚起預訂一個出診的護士。醫院已安排好所有我需要的儀器。從大門到手術室需要二分鐘的路程，是以，當占姆士離開停車場那時算起，我至少有十六分鐘來準備一切。占姆士，在中午十二時，你可以到醫院的停車場去開那輛車子。它的鑰匙是以巴克醫生的名字存放在接待室，進行幾次的演習就夠了。我不想起別人的注意及疑惑。還有，請把這包裹放在車后。」

是什麼東西？(九十六)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三件手术室的白色长袍及一件史提芬用的听诊筒。你同时最好检查一下那些组架是否能打开。试踏两趟后，把车停放在停车场，然后回到你的房间，直到晚上十一时。从那时起直到凌晨四时，你得在停车场等候。收听朱恩——比利发出的「行动开始」或「出动」的信号。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信号机换上新电池。我可不愿我们的整个计划为了几节电池的电力而弄垮了。我想，朱恩——比利，在今晚之前，除了轻松休息，你是没什么事可做了。我倒希望你房中有些书报可打发时间。」

「我可到公主戏院看套法兰哥斯。杜鲁福导演的电影吗？我很喜欢杰克琳·比茜（女演员名）。」

亲爱的朱恩——比利，从书报上看西小姐就行了。」占姆士说。

「我不管。我要去看她。」

「麻姑娘偏要死命追。」占姆士打趣地说。

「为什么不呢？」罗宾说，「哈维是不可能去看没有字幕的法国影片的。去看吧——祝你今晚幸运，朱恩——比利。」

朱恩——比利像他来时一样静悄悄地离开了，把其他的人留在二一七号房内。

「就这样了，占姆士。你随时可以实习试踏几趟。你今晚得保持清醒。」

「很好。我这就去医院的接待室拿车锁匙。希望在紧急时没有人打扰阻止我。」

「现在，史提芬，让我们再来复习下，稍出差错，我们遗失的钱会更多。我们从头开始，如果以一氧化二氮低过五公斤的话，你将怎么办……」

「行动预备——行动行动预备——麦卡菲行动。我是朱恩——比利。我在赌场的台阶上。你能听到我吗，占姆士？」

「是的，我在医院的停车场。」
「我是罗宾。我在二一七号房的阳台上。史提芬跟你在一起吗，朱恩——比利？」

「是的，他在酒吧内独自喝酒。」

「祝你好运。」
从晚上七时到十一时，朱恩——比利每隔一小时发一次讯号，主要是通知罗宾及占姆士。哈维还未抵达。

十一时十六分，哈维终于出现，在他预订的牌桌座位坐下。史提芬放下他的番茄汁。朱恩——比利走过去，站在桌旁，耐心地等候哈维在左手边或右手边的人离开。时间飞逝，哈维输了些，但他继续玩下去。他右边的高瘦的美国人及他左右的法国人也继续玩着。然后坐在麦卡菲左边的法国人似乎随了运气，於是把余下的几个筹码收起来，离桌而去。朱恩——比利移上前。

「很对不起，先生，这座位已被另一位先生预订了。」庄家说：「在桌对面有个没人预定的空位。」

「不要紧。」朱恩——比利说，同时避免被人留下印象而即刻退下，同时暗究这赌场的势力安排。在酒吧内哈维的史提芬目睹一切。他作了个离去的信号。他们全部在凌晨二时回到二一七号房。

(九十七)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真是他妈的差错。妈的，当我知道连哈维都得预订时，我就应想到该预订座子。」

「不，这是我的过失。我不知道赌场的规矩，在演习时我就该打听清楚了。」罗宾抚摸着他那蓄起来的胡须说。

「不必埋怨任何人，」史提芬插了进来：「我们还有三个夜晚，所以不必惊慌。我们只须解决座位的问题罢了。现在我们该回去睡觉，早上十时再到这房间集合。」

他们有点颓丧地离开。罗宾在酒店内等了四个小时，占姆士在寒冷的天气下在医院的停车场守候，史提芬喝番茄汁，而朱恩——比利在赌场旁站着等候，最后连个座位也不等到。

哈维再次躺在太阳下。他现在的皮肤已有些发红。他希望在这个周末时能有更好的肤色。根据他那份「纽约时报」，黄金价格一直在攀高，德国马克及瑞士法郎的价格保持稳定，而只有美金与英镑在衰退。英镑的对换率是二点四二美元。哈维认为最实

惠的价格是一点八美元，而能越早抵还这价格越好。

没什么新事件，他想。这时电话响了。他真受不了外国电话的种种铃声。殷勤的侍者拿着电话在甲板出现。

「嗨，洛。不知道你也来了蒙地卡罗……我们会面好吗？……晚上八点！……我……我晒黑了……一定是老了……什么？……很好。那时再觅。」

哈维放下电话，吩咐侍者送了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酒。他再一次愉快地坐下来阅读早报上金融界的坏消息。

「必定有个解决的办法，」史提芬说。

他们全都点头同意。
「朱恩——比利必须放弃这间赌室，而到另一间安玛莉各赌室预订哈维。麦卡菲旁边的座位。然後等待他出现。我们知道哈维的座位号码，所以我们的计划得变通一下。」

朱恩——比利转了赌场的号码，找侍者领班。

「我想在安玛莉各赌室的第二层索预定个座子。」

「好的，先生，不过得付预订费。」

「我照付就是。」

「好的，我就替你订下。」
「谢谢。」朱恩——比利说，然後挂下电话筒。「一切都搞定了。」

朱恩——比利稍微沁出汗滴。要是她的电话不能替他预订到那张座位，一切可就完了。他们回去各自的房间。

(九十八)

大骗局

侯弗瑞·亚契原著

陈政欣译

当市广场的钟楼敲了十二响时，罗宾静悄悄地在一二七号守候，占姆士在停车场等着“没有你，我一样生活得很好”的调子。史提芬在安玛莉各赌室外的酒吧呼喝着番茄汁，朱恩——比利在第二张赌桌的第二座位上玩纸牌。史提芬和朱恩——比利都看到哈维和男人，然后跟一个穿着夹克的人谈话。哈维跟他的朋友在另一张赌桌坐下。朱恩——比利回到酒吧。

「呸，不，我放弃了。」
「不，你可以。」史提芬低声说。「回酒店去。」

他们全在一二七号聚集时，大家都士气高昂，但大家都同意史提芬的决定很正确。他们的计划不可能在哈维的朋友的监视下冒险执行。

「我们的第一个计划看来真难以置信地成功了。」

「别胡说，」史提芬说，「我们做出过岔子，到最后一分钟时，我们也曾改过整个计划。我们不能期望他走进来把钱还给我们。你们都必须打起精神来。现在大家都回去休息。」

他们各自回房去，但都不能成眠，这压力越来越大了。

「我想该满足了，洛。一个大有斩获的晚上。」

「对你来讲，是的，哈维。但对

我可是另一回事。你是今天天然的大赢家。」

哈维大力拍他的肩膀。如果有什么能比他的成功更令他高兴的事，那就是看看别人的失败。

「要不要到我的酒吧过一个晚上，洛？」

「不，谢谢。我得回去尼斯。明天我在法国的巴黎有个午宴约会。再见了，哈维，保重自己。」他摸下哈维的肚子。「越来越发福了。」

「晚安，洛。」哈维有点僵硬地说。

第二天早上，朱恩——比利在十一点时抵达赌场。哈维·麦卡菲已坐在巴卡洛赌桌上。史提芬似乎很生气地坐在酒吧里。朱恩——比利歇斯底里地一屁股，然后坐在低牌的赌桌上歇下。他玩了几手，避免输得太多而引起别人对他亚不中厚的筹码的注意。突然哈维离开了巴卡洛赌桌，而向安玛莉各赌室走过来。他经过轮盘赌桌时，只是好奇地睨视几眼。他认为这些玩意儿是靠运气。而低牌赌博则需要些技巧。他朝向第二张桌的第三座位走来。在朱恩——比利的左边坐下。朱恩——比利感觉到他的背上线条开始发冷，心跳激动又再升到一百二十。史提芬离开赌场几分钟，去通知占姆士及罗宾说哈维已移到低牌桌去。目前就坐在朱恩——比利的隔壁。接着他回到酒吧坐一会儿。

低牌赌桌上有七位赌客。第一张座位是一个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夹可能在轮盘赌桌上玩，而她在这里打发时间。第二张座位上是一位朱恩——比利。第三张座位上是一位哈维。第四张座位是一个看来有大把金钱的年轻流浪男子。第五个座位是一个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第六张座位上是一个毫不很诱人的女明星。朱恩——比利猜她是那阿拉伯人的女人。在第七张座位上，是一位穿着晚礼服的年老法国贵族。

(九十九)

大骗局

侯弗瑞·亚契原著

陈政欣译

「给我一杯黑咖啡，」哈维向一位穿着漂亮的棕色夹克的侍者吩咐道。

蒙特卡罗不允许在赌桌上售卖酒类，也不允许女郎在旁边侍候。跟拉斯维加斯比起来，这儿赌场的生意是赌博，不是酗酒或是玩女人。在年轻时，哈维喜欢拉斯维加斯，但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欣赏法国的精致气氛。他已爱上了这赌场的特有气氛及气派。虽然在这张赌桌上只有他，那位法国贵族及朱恩——比利穿着正式的晚餐礼服，但显然地，这赌场的管理层是不太注重衣饰的赌场。

不久后，一杯黄金色的杯子盛着黑咖啡搁在哈维的身边。朱恩——比利紧张地瞥了一眼。哈维正把一百法郎放在桌上朱恩——比利那三法郎的筹码旁边。这是法定的最高及最低的赌注。庄家是位高大，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迅速地分派纸牌。朱恩——比利拿到张“K”，哈维是张四，那位在哈维左边的年轻人拿到张五点，而庄家拿到张六点，朱恩——比利的第二张纸牌是七点。他停下手，哈维拿到张十点，也停下。哈维左边的年轻人也拿到张十点，接着又向庄家要更多一张牌，是张八点——一张丑牌。

哈维鄙视任何场合的生手，任何愚蠢的人都知道当庄家的纸牌只有三点、四点、五点或六点，而你已超

过十二点时，是不会去要第二张牌的。他嘲讽地笑下。庄家自己拿到张十点及六点的牌。哈维及朱恩——比利是赢家，朱恩——比利不替其他赌客的运气。

下一回再赢不了。朱恩——比利拿到两张九点。一共十八点时，而庄家是张“A”，他即停手。哈维拿到张八点及张“J”，共十八点时也住了手，而那边的年轻人也再输掉了。庄家拿到张“Q”，而横扫全赌桌。

再接下来，朱恩——比利拿到张三点，哈维拿到张七点，那年轻人拿到张十点。庄家拿到张七点。朱恩——比利再拿到张八点，然后再加注到六法郎。接着再抽到张十点。朱恩——比利睁大眼睛。他知道他手气很好，同时也得避免人家对他注意，尤其是哈维。其实，哈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他只留意他左边的那位年轻人。这年轻人似乎很害怕把钱奉还给赌场。庄家继续派牌，分给哈维张十点，及那年轻人张八点，这使他们无可选择地停手。庄家抽了张十点，使他一共得十七点。他输了朱恩——比利及那年轻人，而与哈维平手。只要这年轻人能整晚坐在赌桌上熬夜，赌场本身才不在乎平时不时赔钱赔一两次。

牌局的纸牌已用完，庄家露了一手洗牌的功夫后，请哈维切了牌，然后放回牌匣。他们重新开始。朱恩——比利得了十点，哈维五点，那年轻人六点，而庄家得四点。朱恩——比利再抽到张八点，牌局进行得很好。哈维再抽到张十点，而在十五点时停手。那年轻人抽到张十点，再要求牌。哈维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而在牙缝间咬了口嘴。接着的牌是张“K”。那年轻人亮面了，庄家抽了张“J”接着是一张八点，一共二十二点。但这年轻人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启示，哈维瞪着他。要到几时他才会知道，在一套五十三张纸牌内，至少有十六张低牌是算十点的？

(一〇〇)



大騙局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哈維的視線轉移使朱恩——比利得到个机会。他伸手进入他的衣袋，拿出罗宾给他的药丸，放在左手掌内，他打了个喷嚏，然后假装右手拉起胸袋的手帕。同时，在没有人发觉下，把药丸投进哈维的咖啡里去。罗宾曾经保证在一个小时后才产生效果。最初，哈维会感到不舒服，接着会迅速恶化，直到他不能忍受那种清楚而倒下。

朱恩——比利转向酒吧，他的右手食指会三次然后按在他的衣袋上。史提芬即刻离开。到赌场的台阶处通知占姆士及罗宾药丸已被投进麦卡菲的咖啡里。这次轮到罗宾开始紧张了。他先打电话给医院，吩咐值班护士把手室准备好。然后他打电话给护士经纪处，叫他早已预约的护士在九十分钟后前往医院的接待室等候。他独自坐着，紧张地等待从赌场打来的电话。

史提芬回到酒吧间，哈维开始感到不舒服，但还不情愿离去。虽然清楚逐渐过去，但他的贪婪使他赌下去。他喝乾了咖啡，再吩咐多一杯，期望能使他的脑袋清醒，咖啡并没有使他清醒，哈维觉得越来越严重了。一张“A”及一张“K”跟着是张七点，一张四点和一张十点，然后是两张Q，这使他留在赌桌上。朱恩——比利避免看他的手袋。庄家混给朱恩——比利一张七点，哈维是一张“A”，那年轻人一张

二点，就在大约一小时后，哈维突然发觉他不能再忍受那种清楚，他勉强站起来离开赌桌。

「怎么啦？」庄家说。

「去你的，」哈维说，然后痛苦地抓紧他的肚皮，倒向地面。朱恩——比利镇定地坐着，而侍者及赌客们都惊慌失措地围着他。史提芬挤进那围着哈维的人群。

「请退后些，我是医生。」

人群移后，为这位专业人才的出现行了口气。

「怎么啦，医生？」哈维喘着气，他觉得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了。

「我还不知道，」史提芬回答。罗宾警告过他，从跌倒到昏迷过去只有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所以他必须迅速工作。他松了哈维的领带，然后按他的脉搏，他接着脱开他的衣袋，开始抚摸他的肚子。

「你的肚子发痛？」

「是的。」哈维低声地说。

「它忽然间产生的？」

「是的。」

「你是否能形容下你的痛楚，刺戳，燃烧还是抓咬？」

「抓咬。」

「那里最痛？」

哈维指着他的腹部右边。史提芬在第九支肋骨处按下，哈维痛得呻吟起来。

「啊，」史提芬说，「这是生胆石的象征。你的胆囊可能发炎了。我猜想是生了胆石。」他继续轻柔地抚摸着那个大肚皮。「看来是胆结石从胆囊跑进你的胃肠，这是粒石子挤进肠道时促成这剧烈的痛楚。我认为你的胆囊及胆石都得即刻动手术拿掉。我只希望在医院里有人能即刻为你作紧急手术。」

朱恩——比利马上挤了进来。

「威利，巴克医生正住在我住的酒店。」

「威利，巴克，那位美国外科医生。」

(一〇一)



大騙局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是的，是的，」朱恩——比利说，「这家伙曾经照顾过尼克逊。」

「天，天大的运气。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人了，但他很昂贵。」

「我才不管多昂贵！」哈维哀喊道。

「很可能要五万美元的诊费。」

「十万元我也可以付。」哈维喊道。这时，他也不惜付出他所有的财富。

「很好，」史提芬说。「你，先生，」他望向朱恩——比利，「即刻叫辆救护车，然后联络巴克医生，问他是否能够马上前往医院，告诉他这是紧急事件，这位先生需要马上动手术。」

你说对了。」哈维说，然后晕了过去。

朱恩——比利离开赌场，通过发话机喊道。

「行动开始，行动开始。」

罗宾离开巴黎酒店截了辆计程车，计程车迅速地驶向医院。这时，要回头也太迟了。

占姆士把救护车推进一号牙，警铃大响地向赌场飞驰而去。他可比罗宾幸运。至少由于得集中精神在其他事上，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担心后果。

十一分钟四十一秒之后，他抵达赌场。他从司机座位跳了下来，打开后门。身穿白衣袍，拿起担架冲上赌场的台阶。朱恩——比利站在台阶顶

端等候着他。他们没有交谈，他匆忙地引导占姆士走进安玛利各赌室。史提芬正躺在哈维身上。担架被放在地面上。他们三个人合力把体重二百二十七磅的哈维，麦卡菲抬上担架。史提芬及占姆士抬起担架，匆忙地把他们抬往救护车。朱恩——比利在后面跟着。

「你们要把我的老板送去那里？」一个声音问道。

他们三个人吓了一跳。环首一看，是哈维。麦卡菲的司机。他正站在那辆白色劳斯莱斯车旁，就像了会儿，朱恩——比利接口说。

「麦卡菲先生病倒了。他现在正被送往医院作紧急手术。你即刻回到办公室去，通知所有的职员把他的轮船预备好，然后等待指示。」

那司机摸下他的帽子，然后跑往劳斯莱斯车。占姆士坐进驾驶座，史提芬及朱恩——比利陪着哈维坐进后座。

「天，差些吹了。干得很好，朱恩——比利。我一时不知要如何开口了。」史提芬承认地说。

「没什么，」朱恩——比利说，汗水在他脸上涌出。

救护车像只受惊的猫似地飞驰。史提芬及朱恩——比利都脱下他们的上衣，换上搁在座位上的白衣袍。史提芬同时在颈上挂了新诊断器。

「在我看来，他似乎已死了，」朱恩——比利说。

「罗宾说他不会死去，」史提芬说。

「他在四哩外，怎么会知道呢？」

「我不知道。我们只得相信他的话了。」

尖鋭刹车声中，占姆士在医院的人口处停下。史提芬和朱恩——比利急忙把他们的病人抬往手术室。占姆士把救护车放回停车场，然后即刻前往手术室。

(一〇二)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羅賓已淨身消毒，穿著手術外袍在門邊等候他們。他們在手術室隔壁小房內的手術台上替哈維·麥卡菲作手術準備時，羅賓第一次開口說：

「你們全部都換上外袍。而你，朱恩·比利，照規律地作消毒程序。」

他們三人都換上外袍。朱恩·比利開始淨身消毒——一種冗長費力的程序。羅賓都堅決要他們不可偷工減料地執行。手術過後的後遺症可不包括在他的計劃內。朱恩·比利從消毒室走出來。

現在，輕鬆些。我們已經練習了九次。就像我們還在聖·湯姆醫院那樣地做就行了。」

史提芬在一架可移動的拜耳機器後面走動。這四星期的訓練使他成了一個麻醉師。在聖·湯姆的實習中，他曾兩次欺騙占姆士及朱恩·比利看過過去。現在，他正可在哈維·麥卡菲身上施展身手。

羅賓從一個塑膠袋內拿出一支注射器，在哈維的手臂上注射二百五十毫克的鎮靜劑。這使病人沉睡過去。很迅速及高效率地，朱恩·比利及占姆士脫下哈維的衣服，然後蓋上布塊。史提芬把拜耳機器上拿了一個面罩放在麥卡菲的鼻子上。機器上的儀器指示出五公升的一氧化二氮及三公升的氧氣。

量下他的脈動。」羅賓說。

史提芬的手指按在耳朵前方，耳垂上面的地方量脈搏。是七十。「把他送進手術室。」羅賓指示道。

占姆士把手術台搬往隔壁的手術室，照燈下。史提芬推着拜耳機器跟隨在他們後面。

手術室沒有窗戶，經過消毒而又寒冷。白色的磁磚從地面舖到天花板。里頭全是一個手術所需的儀器。朱恩·比利已在哈維身上蓋了張綠色消滅了毒的帆布，只剩下他的頭及左手臂露在外頭。一張輪桌上排滿了經過消毒的儀器。棉巾，紗布。這些都是由手術室的護士準備好。上面蓋着條消了毒的布塊。羅賓在手術台前頭的高架上挂了瓶靜脈注射液，把注射液帶進哈維的左臂。於是准备工作已告完成。史提芬及拜耳機器站在手術台上方。他調整了哈維鼻孔上的面罩。哈維上面二盞巨大的手術燈中只有一盞亮着。直接照射在起伏著的腹部。

八只眼睛睜住他們的猎物。羅賓繼續說：

「我會發出跟我們實習時一樣的指示，所以請集中精神。第一，我將用藥洗活他的腹部。」

羅賓在哈維身旁的桌上摸了一紙指示表。占姆士拿起一張布塊蓋着哈維的腳，然後小心地移開儀器輪架上面消了毒的布巾，在一個小盆內倒了些藥。羅賓拿了一塊手巾夾起病人，在藥液體下，然後在腹部上打掃。他在哈維碩大的軀體上淨洗大約一分鐘的面积，然後把拭子拋進桶子，接着又用新的拭子重覆一次。他在哈維的下巴到胸腹下鋪蓋一張消了毒的布巾，再用另一張遮蓋他的大腿。他再在哈維身軀的左右邊舖一張長方形的布巾，只剩下九方吋的腹部暴露着。他再用拭子在四個角落把布巾夾住，再放上一張手術室的披蓋。羅賓已準備妥當。

(一〇三)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解開刀。」

朱恩·比利堅定地拿起一支他稱為刀子的儀器放在羅賓伸開的手掌上。正像賽跑選手在傳遞接力棒。占姆士及朱恩·比利的視線在手術台上相遇，而史提芬·全神貫注地注意着哈維的呼吸。羅賓只猶豫了一下子，就作了十分公分的切入手術，切入了三公分的脂肪，羅賓很少見過以這樣大的腹部，他可能還要再切入八公分深才能切到肌肉。血液開始溢出。羅賓用熱療法止血。不久他完成了切入手術，止了血液，然後他開始替病人的傷口作縫合手術，一共縫了十針。

「這縫線在一個星期內會自動消失。」他解釋說。

接着他清洗傷口，把所有的血漬洗淨。最後，他用一塊布布貼在那傷口上。

占姆士移去披蓋及消了毒的布巾，把他們放進桶去，而羅賓及朱恩·比利替麥卡菲穿上醫院的外袍，並把他的衣服小心地裝進一個灰色的塑膠袋內。

他似乎要醒了。」史提芬說，羅賓再拿起另一支注射器，注射了十毫克的鎮靜安眠藥。

這會使他至少入睡三十分鐘，」他說，「總之，他會迷迷惘惘三個小時，過後一點也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占姆士，馬上去把急救車駛來，停放在醫院前面。」

占姆士離開手術室，並在九十秒鐘內換回自己的衣服，然後前往停

車場。

「現在，你們兩個換上衣服，然後小心地把哈維抬進急救車去，而朱恩·比利，留在車后陪着他。史提芬，你進行下一個任務。」

史提芬及朱恩——比利即刻換上他們的白大袍，然後把哈維抬進急救車，麥卡菲的輪床搬往急救車處，把他抬進急救車后，史提芬走向醫院入口處的公用電話，從夾夾內拿出了張紙片，然後轉了號碼。

「哈羅。尼爾日嗎？我是泰利·羅伯，紐約時報的記者。我在這裏度假，我有一個大消息給你們……」

羅賓回到手術室，把他用過的手術儀器的輪車推回消毒室置放在那裏，以待明早醫院的手術室職員去處理。他拿起那裝了哈維衣服塑膠袋，經過更衣室時，迅速地脫下他身上手術長袍、帽子及面罩，換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後對手術室內的護士和滿地微笑著說：

「大功告成了，小姐。我把儀器放在消毒室處，請替我向南巴提斯先生致謝。」

「好的，謝謝。」

幾分鐘後，羅賓陪著康康的護士走向急救車，他扶她上車。

請小心及慢慢地駛回醫院。

占姆士点点头，然後以出煩的速度前進。

「法伯護士。」

「是的，巴德醫生。」她的手扶正她的衣帽子，她的法國醫院裝着迷人，羅賓想像她一定不會讨厌她的。

「我的病人斷了手術，移掉了腸石，所以需要長時間的休息。」

「我看，羅賓從衣袋內拿出瓶裝着一粒肥田的罐子，上面的醫院簽着「哈維·麥卡菲」。其實，羅賓是在聖·湯姆醫院得到這位巨大的卵石。他的原主是位六呎六吋高的印度人，在十四号巴士上上當車員的。史提芬及朱恩——比利不敢置信地睜着眼睛。那護士檢查了她的新病人的脈搏及呼吸。

「如果你是我的病人，法伯護士，」朱恩——比利說，「我才不急着復原。」

(一〇四)

大騙局

傑弗瑞·亞瑟著
陳政欣譯

他們抵達旅館時，羅賓指示护士有关食物及保养的程序。然后告诉她说他将在明天早上十一时再来探访他的病人。他们把刚睡着的哈维留在他巨大的船舱内，由他的侍从及职员去照顾了。

占士士把他们三个人载回医院，把救护车放回停车场，把车驶回接待室。他们四个人各自分头回去酒店。罗宾是最后一个回抵二一七号房，那时已是凌晨三时三十分过后，他倒坐在椅子上。

“可以来杯威士忌吗，史提芬？”

“当然可以。”

“天，”罗宾说，然后乾了杯威士忌，才把酒瓶递给她。——比利。“他不会出差错吧？”占士士说。

“你似乎很关心他呢。是的，在一星期内，他那针缝口就没事了，只剩下他可向朋友夸耀的伤痕。我得睡一阵，明早十一点我还得去见他，而这个对抗可能比整个手术行动还要困难。你们今晚都干得很好。我的天，真庆幸我们在圣，汤姆有那些实习。如果你们失了业，而我需要个手术助手，可说及个麻醉师时，我知道我该打电话给谁。”

其他的人都离去。罗宾疲惫地倒在床上，他深深睡去。在第二天早上八时稍后醒来时，他才发觉还坐着

整套衣服，这是临自当从当实的医生后就不曾发生过的事。——那时他曾在当了十四小时的班后又继续值夜班。罗宾冲了个冗长的热水浴。他穿上件新鲜的恤衫及大衣，然后准备去面对哈维·麦卡菲。他那新长的胡须，及那对无框眼镜，再加上那很成功的手术，使他一时之间产生了他变成那位他所冒名的著名外科医生的幻觉。

一小时后，其他三个人都到来到他祝贺“马到成功”，而且同意在二一七号房等候他回来。史提芬已替他们付清酒店的账目，并且预备了当天下午飞往伦敦的机票。罗宾离去，他再次避免用电梯而走楼梯下去，在酒店外，他步行了一段路，才截了辆计程车前往码头。

很轻易就找到了“送信信”。她一百呎长，新修的漆光闪闪，停泊在码头的东面。她的主舱上挂满了巴拿马的旗帜。罗宾想，这大概又是为个祝寿日的吧。他步上跳板，泊泊护士迎接他。

“早安，巴克医生。”

“早安，法伯护士。麦卡菲先生怎样了？”

“整晚都很平静，现在正在进早餐及打几个电话。你现在是否愿意见他？”

“是的。”

罗宾走进那装饰华丽的舱房。面对着他那个在八星期来他策划对抗的人，他正在打电话。

(一〇五)



本篇小说 拥有版权

大騙局

杰弗瑞·亚瑟著
陈政欣译

是的，我很好，亲爱的。但当时可是非常紧急。别担心，我会生存下去。说着他放下电话筒。巴克先生，我正跟我在马萨诸塞的妻子谈话，我告诉她我欠你一条命。即使是在早上五时，他为此感激不已，我得知道我进行了私人的手术，用了私人的救护车，而且你救了我，这就是“厄斯日报”所报导的。

在“送信信”甲板上，放了张报纸。上面有张哈维穿着宽袖的旧照片。这张照片罗宾在他的档案资料内看过。标题写着“百万富翁在赌场破产”。其下写着“美国一位百万富翁昨晚突然破产，而被迅速送医院作紧急手术”。史提芬一定感到惬意。

告诉我，医生，”哈维说，“我当时真的很危险。”

是的，当时很紧急，要不是我们把这东西从你腹部割掉，后果是可能很严重的。”罗宾从他的衣袋内拿出那张硕大的照片，夸张地说。

哈维睁大眼睛。

天，我真的带着这粒东西四处走动，就是这东西，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如果我能够替你效劳，医生，到我这来，随时通知我。他递给罗宾一些葡萄糖。是的，你不是会照顾我，直到我复原。我相信护士会为此而高兴的。

罗宾迅速地下。

很遗憾我没有时间这么做。麦卡菲先生。我的假期在今天结束，我

想回去加利福尼亚。虽然不是很重要，是一些特殊的外科手术及一个冗长的讲学。他笑了耸肩。“虽然不是非常重要，但它使我的生活得到保障。

哈维轻柔地扶着肚子坐直起来。

现在你听着，巴克医生。我才不管那几个学生。我是个病人，我需要你留在这里。直到我完全复原。对于我本身的健康，我是不会计较金钱的。更其上的，——如果这会劝服你的话——我可以开支票给你先现。我要人们知道我值多少钱。

罗宾沉思一会儿，在思索美国医生是如何向他们的病人开价。

如果连我的费用也算进去的话，那么代价可能会很高。可能要八万美元。”罗宾深吸了口气，说。

哈维不眨一。

“当然，你是最好的医生，能生存下去。这笔钱差不多算。”

很好。”我得回去我的酒店，看看我是否能为你而作特别的安排。”

罗宾从病舱出来，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把他送回酒店。在二一七号房，他们目瞪口呆地听着罗宾讲述整个事件。

“天，史提芬，这人已患上疑病症，他要我留在这儿，直到他完全复原。他的计划並不是这样的。”

史提芬冷静地他起来。

“你留在这里应付他，反正是在花他的钱。去，去拿起电话筒，告诉他每天早上十一时你会去他那儿提一下手。我们都现在回去，这样省些酒店的开销，好吗？”

罗宾拿起电话——

在二一七号房吃了一顿冗长的午餐，及乾了瓶六十四年的老酒后，三位年轻人离开巴黎酒店，截了计程车回到尼斯的机场，然后坐上美国航空公司下午五时十分的车。班机回到伦敦的海特洛机场。他们再次分开，从罗宾跟哈维·麦卡菲的对话中，史提芬只记得一句话。

(一〇六)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 陈政欣译

「如果我能替你效劳，别就随随便便通知我。」

罗宾每天坐在那辆白车身，由轮胎，由穿着白色制服的司机开的汽车去看他的病人一次。只有哈维才会如此急躁。他想，在第三天，法伯护士要求私下跟他讲话。

「我的病人，」她说，「在我替他换衣服时有过份的要求。」

罗宾替威利·巴恩医生作了个不很恰当的专业评语。

「我认为不能全怪他。总之，护士小姐，坚强些，我相信在这之前你也曾碰过这样的情况吧。」

「当然，但从来没有一个在经过严重的外科手术后的第三天就这样的病人，他的态度令人敬畏。」

「我们不知用导管在他身上插几支，这样使他动弹不得。」她微笑起来。「这几天你一定在这里烦透了。」

罗宾继续说：「今晚麦卡菲先生睡去后，你何不来我那儿，我们去吃顿宵夜。」

「很好，医生，我到那里见你。」

「巴黎酒店，二一七号。」罗宾不动声色地说。「晚上九点吧。」

「我会去的，医生。」她微笑着。
X

「再来一些吧，艾琳。」
「不，谢谢你，威利。这是值得怀念的一餐。我想，你或者还没有得到你所要的吧。」

她站起来，点了两支香烟，然后把手插进她的口袋，她走开，她的长裙在臀部轻轻飘动。在她粉红色的衬衫下没有穿上乳罩。她吐了一口烟，望着他。

罗宾想起那个身在澳洲的巴克医生，及他在纽约的妻儿，还有在伦敦的同伴。然后他把它们全部自脑海中抹去。

「如果我向你作非份的要求，你会向麦卡菲先生投诉吗？」

「从你那儿，威利，」她微笑着说，「将不会是非份的。」

X
哈维迅速地复原了。在第六天，罗宾替他拿掉导线。

「伤口痊愈了，麦卡菲先生。别担心，在下个星期中，你就能回复正常了。」

很好，我得即刻回美国去出席艾斯格的赛马。你知道的，我的马「罗莎莉」可是今年的大热门。我想你定不能再作我的宾客了吧，如果我复发了，怎么办？」

罗宾忍着笑意。

「别担心，你会好的。很遗憾我不能在艾斯格看到「罗莎莉」的演出。」

「我也一样，医生。总之，再次谢谢你，我从来不曾见过像你这样的外科医生。」

而你不可能再见到了，罗宾计道，他的美国英语越来越纯熟了。他欢愉地向哈维道别，也依依不舍地向艾琳告别。回到酒店后，他叫司机送了张账单回去，上面写着：

威利·弗拉克林·巴克医生向哈维·麦卡菲先生致意，

并通知他所有的专科医药费用（包括手术及过后的照顾）——

共是美金八万元。（一〇七）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 陈政欣译

一个小时内，司机拿了张现金八万美元的支票回来。罗宾胜利地拿着它回到伦敦去。

X X X
两个已完成，剩下两个。

十三

第二天，星期五，史提芬坐在哈利街罗宾的诊断床上向其他的队员讲话。

「这次在蒙特卡罗的行动从那一方面来说都很成功，这得感谢罗宾的冷静。同时，费用也相当高。医院及酒店的账单一共是一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美元，而我们收到八万美元。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已收回五十二万二千五百六十美元，但花费已总共二万二千五百三十美元，是以麦卡菲先生还欠我们四万九千四百九十美元，大家都同意这笔数目吗？」

大家都点头同意。他们对史提芬的算术功夫毫不置疑。而史提芬本人像所有的代数学家一样，觉得以数目字来工作总是件烦闷的事。

「还有，罗宾，在上个星期三晚上你怎花了七十三元五角来吃一顿晚餐，是不是叫了香檳酒？」

「出了些小意外，」罗宾承认，「但当时是需要的。」

「我敢打赌我知道你在蒙特卡罗时跟谁进晚餐，而且我也敢打赌他不单只跟你上餐桌而已，」朱恩——比利说，同时从他的衣袋内拿出他的皮包。「这儿，史提芬，是我在星期三晚从赌场赢来的三百九十九法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何必去探究罗宾的赌头。我已把这笔钱赢回来了。我想这样我至少应该能得到法伯护士小姐的电话号码吧。」

朱恩——比利的活直接输入史提芬的脑海。

「干得很好，朱恩——比利。这些都得记到费用账项上。以今天的对换率，你的二百九十九法郎，」他停下了下来，在计算机上点点算算，「是四十六元七角六分。这使我们的费用降低到二万二千四百八十三元二角四分。」

「现在，我在艾斯格的计划很简单。占姆士得花十元去买二个会员的徽章。我们知道哈维，麦卡菲也有二个徽章，所有的马主都有，所以只要我们的时间算得准，而且表现自然，他一定会再次坠入我们的陷阱。占姆士以电话机跟我们联络，而且从麦卡菲抵达离开，他都一直跟踪着他。朱恩——比利在会员入口处等候他，然后跟随他进场。罗宾在下午一时正从海特洛机场发出个电报，所以哈维在他私人厨房进午餐时一定会收到电报。计划的这份部很轻易，只要我们能骗他前往牛津，我们就能采取行动了。我得承认，如果艾斯格的计划先执行的话，会更方便些。」

史提芬咧嘴而笑。

「这样会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牛津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

「你在牛津的计划（A）部份中，并不需要我们，而只是在（B）部份时才需要？」罗宾查看史提芬的笔记，问道。

（一〇八）

大骗局

保典瑞·亚契原著

陈政欣译

「是的。(A)部份我一个人能应付得来。其实,昨晚你们最好都留在伦敦,别出现在现场。我们下一个主要的任务是替占姆士想出一个计划,或者,他自也能为自己想出一个计划来。我越来越关注这件事了。」史提芬继续说,「因为一旦哈维回到美国去,那我们就得在他的土地上对付他了。现在我们能选择对付他的地点。在波士顿,占姆士将不知如何逃脱。虽然他是我们四个人中最好的演员。以哈维的话来说,「那将是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了」。

占姆士则都地叹了口气,呆望着地站出神。

「可怜的占姆士——别担心,你像个骑兵一样地脱鞍解鞍吧。」或者你能学习驾驶飞机,那么我们就能够控制他了。」朱恩——比利说。

小姐对奥克利医生诊室传出的笑声感到厌烦,是以,他很高兴看到这三声小姐离去。她在占姆士身后把门关上,然后回到罗宾的诊室。

「现在你可以见你的病人了吗,奥克利医生?」

「是的,如果有话。」小姐戴上咀罩。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一定是那些他最近交往的坏家伙,他越来越不稳重了。

「朱恩——比斯特夫人。——奥克利医生现在能见你了。我替你带那些你去意大利时要用的药丸准备好,你出来时请来拿。」

史提芬回到麦达兰学院休息几天。他在八个星期前发动了整个行动,而二个计划比他预期更成功地完成了。他觉得他必须更努力些,以便在他离开牛津后能留下一则佳话。

朱恩——比利回到他的柯街画廊开始工作。既然在艾斯格的第一个计划中他只需说出一句话,所以他很轻松,但在占姆士的牛津第二部份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他熬夜站在镜子前演习。

占姆士带了安妮前往史达堡——艾文渡过来。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色的演出使他们很欣愉。过后,在艾文河岸上漫步时,占姆士向安妮求婚。只有那些河上的皇家天鹅才能听到她的回答。占姆士在朱恩——比利面前守候哈维,麦卡菲时,在卡狄亚橱窗看到一粒钻石戒指,这时套进细的手指,看来更加美丽光采。占姆士似乎感到很满足愉快。要是他能想出个计划来使他们惊奇,他就会别无所求地满足了。那晚,他再跟安妮讨论这事,考虑了些新的及旧的构思,然而还是一无所获。

但是,有一个构思开始在她脑海萌芽。

十四

星期一早上,占姆士迷安妮回伦敦,然后换上套便装。虽然占姆士曾要求安妮陪伴他前往艾斯格,但她得回去工作。她认为其他的人可能对她的出现不满,从而怀疑占姆士已向她透露一切。

虽然占姆士没有告诉她有关在麦地卡罗活动的一切细节,但安妮知道艾斯格行动的每一个步骤,而且她也知道占姆士很紧张不安。那天晚上他将会见面,到时,她也能知道进展如何。占姆士看来有些迷惑,安妮很庆幸他们的行动中是史提芬,罗宾及朱恩——比利他们主持一切——但在她心底,她在酝酿着一个使她们惊奇的主意。

(一〇九)

大骗局

保典瑞·亚契原著

陈政欣译

史提芬很早就起身,站在镜子前端详他的一头灰发。这是在前一天,在德本威一间理发室所赢取的成果。他细心地穿上件昂贵的灰色礼服,系了条蓝色的领结。它们是为了出席特别场合而购置的,如在苏色大学对学生演讲,或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没有人向他指出它们的颜色不相衬,而且在膝及肘部有些皱,但以史提芬的准则来说,这套礼服已够庄重了。他从牛津乘火车前往艾斯格,而朱恩——比利从伦敦乘汽车而来,他们与占姆士于早上十一时在比华利相会。那里距离赛马场大约一英里。

史提芬立刻打电话给罗宾,告诉性他们三个人都已抵达,要哈维把电话机的内容告诉他听。

「很恰当,罗宾。现在前往特罗,在下午一时正把它送出。」

「祝你们马到成功,史提芬。把那些杂种干了。」

史提芬告诉其他二人说罗宾在伦敦会搞妥一切。

「你可以行动了,占姆士,哈维抵这时即通知我们,然后离去。」占姆士干了杯啤酒,然后离去。他的主要困难是他一直遇到性的一些朋友,而他又难于向他们解释他不能跟他们在一起的原因。

中午前后,哈维抵达会员专用的停车场。他看到辆白色的劳斯莱斯房车闪闪发亮。一些赛马观众蔑视地望着这辆车。而哈维却以为他们是仰慕者。他跟他的随从走向私人包厢。他那里在伯纳,威特利特定的礼服正表

现出精湛的卓越手工艺。钮孔上绣着朵红色的小花,头上的帽子遮盖了他的秃头。要不是认出他的白色劳斯莱斯房车,占姆士可差点认不出他来。占姆士跟随着人群在后面小心地跟着,直到他目视着哈维走进一个标示着「哈维·麦卡菲先生及客人」的私人包厢。

「他已进入他的私人包厢。」占姆士说。

「你在那里?」朱恩——比利说。

「在他下面的地面跑道上。」

「别担心,占姆士。」朱恩——比利说,「我们会下去找你。」

占姆士望向那白白的镶红看台。那里,一万名观众舒服地坐在哪儿,俯视着下面的赛马场。他感到很荣幸能负责地执行他的任务,因为他得时不时躲避他的亲戚及朋友。起先,是哈利发伯爵,接着是一位意大利的女孩子在去年春天他曾携她出席皇室舞会。这班儿叫什么名字了?呵,是的,西丽娅·华罗。好一个名字,她穿着件四年前时髦一时的迷你裙,及戴着顶从不入流的帽子。占姆士把他的软毡帽拉低,僵望向另一方,一面则留意着那副副着乔治六世及伊丽莎白女王的马赛的最新赛程。售票员的人员高声地报出最新的投注行情。

「罗莎莉是六对四。主人是英国人,哈维·麦卡菲,由伯·艾德利策骑。」

艾德利就要成为最年轻的冠军骑师——而哈维一直支持性利者。

史提芬和朱恩——比利跟占姆士在售票员处会合。

「你们看中那一匹,先生?」售票员向他们三人问道。

占姆士不理睬史提芬不满的眼光。

「两张五英镑的罗莎莉。」他问,同时递上一张十英镑的钞票,然后接了一张盖了胶印的青色卡片。

「我得说,占姆士,这並沒有包括在我们的计划内。」朱恩——比利说,「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他赢了,我们能得到多少?」

(一一〇)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如果罗莎莉赢了，那么在扣除税项之后，能得到九点一英镑。」售票员脱口而出。他嘴里咬着的雪茄随着他的口气而上下移动。

「对我们的一百万没有作为，占姆士。现在我们要去会员看台。哈维离开他的包厢时即通知我们。我猜想在四时四十五分时会出来巡视下二时那场赛马的马匹及骑师，这使我们有一小时的时间。」

侍者打开另一瓶1964年的香槟，开始向哈维的客人斟酒；三个银行家，四个经济学家，六个轮胎工人及一个报章撰稿人。

哈维邀请的客人都是些有些名望及有影响力的人，而且都是些以后在生意上会跟他来往，所以不会拒绝他的邀请的人。在今天的大日子，能对应邀的客人感到满意。在这些贵宾中有哈维·杜尔爵士，一家挂着他的姓氏的商业银行的年老主席。其实，这银行是他的曾祖父所创立。哈维爵士六呎二吋高，一个严厉执行纪律的老年人，看来更像个禁卫军，而不像令人尊敬的银行家。他跟哈维唯一相似之处是他们的头发，或者应该说，他俩没有头发的秃头。他的年轻助理，占美·卡路陪伴着他。他是个三十出头的人，聪明敏感。他在场的主要任

务是照顾他的主席，以免作出任何过后就会后悔的承诺。虽然卡路有点讨厌哈维，但他认为银行是不应该跟这种人做生意上的来往。然而，他却没有反对今天的赛马。

两位来自哈维机构的经济学家，阿林·艾默先生及麦可·何根博士是来向哈维讲述目前美国並不很稳定的经济情况。他们两人间重视程度的差别。艾默生在十五岁就离开学校，是一个自我奋斗教育自己成功的人，以他在社交上的联系，他成立了一间专门研究税务的公司，而这公司之所以很成功，是美国政府每隔几星期就颁布出新金融法令的习惯所赐。艾默生身高六呎，结实而又和蔼，在球场上文往使跟他哈维结识。相反地，何根来自名校——威斯特、三一学院、牛津，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华登商业学校。他跟伦敦一位行政管理顾问——麦金斯——的联系使他成为欧洲消息灵通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国际版的象棋选手。一头浓发，棕色的眼睛很少从哈维身旁移开。他不想隐瞒他的不满：这是他第五次被邀到艾斯格——然而哈维还是不给他的一个确实的答案。

肯达兄弟——第二代的希腊人——像喜欢轮胎般她喜欢赛马。这对黑头发、黝黑皮肤及浓眉大眼的兄弟很少分开行动。人们很难知道他们俩已有多大的年纪，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身家值多少。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哈维最后的客人，是「世界新闻」的尼克·里诺。他的目的是来采访他的主人的新闻。在六十年代中期，他几乎揭露了麦卡菲。但当时正好发生一宗丑闻，而使这较不轰动的事件没有头条新闻上发去。几个星期后，哈维从此逃脱了。里诺拿着怀松子酒，满怀兴致地望着这位恶棍。

「先生，你的报纸。」哈维把报纸递给他。他不会灵巧地处理这种事。

(——)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这是我女儿罗莎莉寄来的。真高兴她还记得我。他妈的。我以她的名字来命名这匹马。大家来，吃些东西。」

他们全部坐下开始进午餐——冷清的奶油浓汤，野雉子及草莓。哈维似乎比平时还要多话，但他的客人们都没有发觉。赛马还未开始，他就因可能会赢得赌你和紧张个安。这种感觉在美国时就不曾发生过。这或者是因为艾斯格的气氛强烈地感染了他——绿茵的草地及豪华的排场，高贵的人群及效率高的行政使艾斯格成为世界上最受仰慕的赛马场。

「看来你今年比往年更有机会，哈维。」那位安高银行家说。

「你也是知道的，哈华爵士，李士特，比可地策骑狄尔西伯公爵的马，而且皇储及女皇的马都是大热门。我不敢对夺冠有太大的奢望。在你得过两次第三名以后，即使是被目为热门马，你也会怀疑到底你的马是否能夺得锦标。」

「先生，另一封电报。」哈维再次以他肥胖的手指把它拆开。

「「祝你在马赛中旗开得胜」。哈华爵士，这是你银行的职员打来的，一些好家伙。」

哈维那口波渡——美国腔使这句英国句子听起来有些刺耳。

「更多香槟酒，各位。」另一封电报抵达。

「以这种速度，哈维，你得在邮

政局特设一间房间。」哈华爵士的玩笑引起一阵笑声。哈维再次大声地念出。

「很遗憾不能跟你一起出席艾斯格。就要前往加利福尼亚。拜托你照顾下我的老朋友罗尼，波特教授，牛津的诺贝尔德奖人。别让那些美国登记赌注人替你缝针。威利·巴克，海特罗机场。」这是威利·巴克寄来的。他就是那个在蒙地卡罗为哈维的家伙。他教了哈维的生命。他替我拿出了有你的名字上麵包那么大的钻石，何根博士。现在，我该如何去寻找这位波特教授呢？」哈维转向侍者领班。「找我的司机来。」

几分钟后，穿着整齐的克·沙蒙出现。

「今天这里有位罗尼·波特教授，你去找他。」

「他是怎样的人，先生？」

「我怎么知道。」哈维说：「像个教授的人吧。」

司机很快地离去。哈维及他的客人继续享受那些草莓，香槟酒，及继续送来的电报。

「你知道吗，要是你赢了，女皇将亲自颁发奖杯给你。」尼克·里诺说。

「那当然。夺得锦标及跟女皇陛下会面，将是我今生最光荣的时刻。如果罗莎莉赢了，我将提议我的女儿嫁给查尔斯太子——他们大约同年龄。」

「我认为你不能安排得了这件事，哈维。」

「你将如何处理这笔八万一千英镑的奖金，麦卡菲先生？」占美·卡路问。

「给一些慈善机构。」哈维说，他为了他的客人的表情感到欣慰。

非常慷慨。哈维。这正符合你的声誉。」尼克·里诺朝麦可·何根看了一眼。他们都知道他的声誉如何。

司机回来向哈维报告他在香槟酒吧，午餐室或者快餐室找不到任何看来像个教授的人，而他又不能进入会员包厢处。

(——二)



大騙局

倪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当然不，」哈维有些浮夸地说。「我得自己亲身去找，你们自己享用吧。」

哈维站起来，跟他的司机向大门处走去。走向他的客人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的地点时，他说：「你跟我滚开，别告诉我你找不到他，或者你得替你自己找一些东西——另一份工作。」

司机连忙逃逸。哈维转身向他的客人微笑。

我去查看二时的马匹及骑手。

「他现在离开了包厢。」占姆士说。

「你在说什么？」一个他熟悉的声音问。「占姆士，你在自言自语。」

占姆士望向这位受人尊敬的六秩一叶高，还能挺直站立的苏门答腊士。他是现时的国会议员，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人物。他还散发者充沛的精力，虽然他脸上的皱纹显示出造物者已付给他够长的寿命了。

「噢，不，大人，我只是——只是打哈欠。」

「你钟意那匹马吗？」这笨蛋的声音问道。

噢，我在罗莎莉下了五磅的注，大人。」

「您似乎懂了语法，」史提芬说。

「再次向您发出信号，」朱思——比利说。

「是什么声音，占姆士，你不是戴了助听器，还是什么的？」

「噢，不，这只是——只是——只是个收音机。」

「这种东西该被禁止。这简直侵犯别人的静肃。」

「你是对的，大人。」

「他在搞什么鬼，史提芬？」

「我不知道——我猜是出了事吧？」

「噢，我的天，哈维正朝着我们走来。你先进入会员包厢，史提芬，我会跟在你后头。轻松些。他没有看到我们。」

哈维走向站在会员包厢入口处的职员。

「我是哈维·麦卡菲，是罗莎莉的马主，这是我的徽章。」

那职员让哈维进去。他思，在三十年前，即使他是这场马赛上每一匹马的马主，他们也不会让他进入会员包厢的。那时，艾斯格的马赛每年只举行四天，主要是些社交活动。现在是每年举行二十四天，已经成为一家大生意，时代已变迁。朱思——比利紧靠着他，默默地向那职员出示入门卡。

一位摄影记者从人群中窜出来，替哈维拍了张照。以他如果罗莎莉在这场皇家马赛上夺标时派上用场。他的闪光灯一亮之后，他又即刻跑到人的门口处，这时那达·德拉斯——在纽约大为卖座而在伦敦被禁的影片「深喉」的女主角——正在入口处要进场，虽然她是由伦敦一位银行家，李察·史比罗所推荐，然而只有他被允许进入，而她被拒于门外。她戴着顶高帽，及衣服底内空无一物的假发。有她在场，人们是不会去注意哈维的。德拉斯小姐肯定所有的摄影记者已拍到她走进会员包厢的照片后，在天光瓦瓦声中，她离去。她已达到了宣传的效果。

(——一——)



大騙局

倪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哈维回头审视马匹。史提芬移到距离他几呎之外。

「我们又见面了，」朱思——比利搔着法国语向史提芬走去，搔在他们两人之间，大力地握住史提芬的手，故意大声地说：

「好吗，波特教授？我不晓得你对赛马也有兴趣。」

「我不很兴趣，我只是在回伦敦开课的途中，想乘这个机会来看看——」

「波特教授，」哈维叫了起来。

「真荣幸能认识你，先生，我来自马萨诸塞省波士顿的哈维·麦卡菲。我的好朋友，威利·巴恩医生——他救了我一命，告诉我今天你会独自到这里来。」

朱思——比利不动声色地离开。他真不相信这么轻易就成功了。那张电报就像张废纸。

「女皇陛下，爱丁堡公爵陛下，伊丽莎白女皇母后陛下，及安妮公主殿下现在正进入皇室包厢。」

禁卫兵的乐队奏起国歌。

「天佑女皇。」

二万五千民众站起来，敬忠地（但忘了调儿）随声唱。

在美国，我们也应该这样地，」哈维对史提芬说。「对待李察·尼克逊。这样我们就不会出所门这种麻烦。」

史提芬觉得这位美国佬太不公平

了。以哈维·麦卡菲的水准来说，李察·尼克逊几乎可被称为圣徒。

「来，到我的包厢去，教授，去见见我的宾客。那他妈的包厢花了我七百五十磅，我们何不把它装满了。你吃了午餐吗？」

「是的，我吃了，谢谢。」史提芬挂嘴——他从哈维那里学习到的。他在会员包厢入口处站了一个小时，又忧郁又紧张得连三文治也吞不去。现在他感到饥饿。

「那么，我们来享受些香槟酒。」哈维高声喊道。

空着肚子，史提芬付道。

「谢谢，麦卡菲先生，我有些迷惘。这是我第一次出席皇家艾斯格。」

「这不是皇家艾斯格，教授，今天这是艾斯格周的最后一天。皇室成员都常出席，所以大家都会来。」

「是这样，」史提芬羞怯地说，对这番话的错误感到满意。

哈维握着他的肩膀，把他带回包厢里去。

「各位，让我介绍我这位出色的宾客，罗尼·波特。他是诺贝尔得奖者。请问下，罗，是哪一科？」

「生物化学。」

史提芬逐渐适应哈维。只要他小心应付，即使他被介绍为爱因斯坦以来最有智慧的人，这些银行家、船家，连那些推举捐赠人也不会对他置喙的。他感到松弛些，也察觉到没注意下级下榻及杂些三文治。

李斯特·比可（马名）在两点的马赛中夺标。罗莎卡（马名）在两点三十分的马赛中抢元。哈维开始坐立不安。他语无伦次地乱说话。两分三十分的马赛中，他喝了很多香槟酒，对马赛成绩不屑一顾。到两点五十分时，他邀请他们两位会员包厢处观赏他的爱驹。史提芬跟其他人一样，跟随在他后面。

朱思——比利及占姆士在远处观看这支队伍。

「他已深入虎穴，」朱思——比利说。

(——四——)



「以我看來，他很鎮定。」占姆士說。「別杞人憂天了，他比我們還鎮定。」

他們走進香檳酒吧，那里擠滿了喝得爛醉的人。這些人似乎在喝酒時間比看馬賽還要多。

「它是不是很漂亮，教授，幾乎跟我的女兒一樣美麗，如果它今天不能中標，我想從此我再沒有機會了。」

哈維離開他的朋友，走向他的騎師，柏·艾特利，說了幾句話，並祝他好運。騎馬師，按得，華納在騎師跨上馬鞍前，作出最後的提示，然後離開會員包廂。十四號馬排列在賽道前方。這是艾斯格女皇杯及喬治六世杯的傳統。女皇的藍包廂、紫紅色綵旗的海吉利在遊行隊伍前領頭。接著下來是公主的馬，後面跟著是羅莎莉。羅莎莉看來神志自若，滿身是勁，接著是其餘參賽的馬匹。群眾站起向馬匹喝采。哈維感到榮幸，似乎這是這場賽馬中每一匹馬的馬主。

「……今天跟我們在一起的有來自美國的特出馬主哈維·麥卡菲。」美國廣播公司的萊爾安·威爾遜在電視攝影機前說。「我現在要要求他對喬治六世杯及女皇杯的見解，因為他的愛駒羅莎莉是這場賽馬的大熱門。歡迎你到美國來，麥卡菲先生。你對這次的大賽馬有何感受？」

再一次來這里參與賽事，感到很興奮。羅莎莉有很高的機會出線，當然，贏錢並不重要，最主要的是參與。

史提芬苦笑。那位在1896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說這句話的巴倫，可怕了！一定會在他的墳墓中打滾。

「最新的賭注顯示羅莎莉跟女皇陛下的海吉利一樣熱門。你的感受如何？」

「我可擔心公主贏下那匹。」
「一英里半的賽程對羅莎莉怎樣？」

「在這一季內的成绩顯示，這種賽程對羅莎莉最為適合不过了。」
「你對八萬一千二百四十英鎊的獎金如何打算？」

「金錢並不很重要。我還不曾考慮過。」

然而，史提芬却在心頭盤算著。
「謝謝你，麥卡菲先生。祝你好運。現在讓我們看下最新的賠率。」

哈維移步回到他的俱樂部中，他邀請他們回到他私人包廂外的南道上觀賞馬賽。

在這么近的距离下觀察哈維，使史提芬感到迷惑。在壓力下，他比平時還要緊張及焦灼——不再是一個令他們感到畏懼的冷靜行政人員。他也是一個人，一個敏感沖動的人，一個能被击败的人。

他們在欄杆處轉身觀看馬匹排列成隊。氣氛越來越緊張。

「它們開始了！」播音機大聲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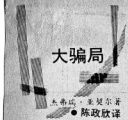
二萬五千人拿起望遠鏡移到眼前。哈維說：「它有個很好的起步——它也占了個很佳的位置。」然後一路向大家評述著賽情，到最後一英里的賽程時，他喊了下來：「其他人也靜下來聆聽播音機。」

「它們已跑進坦宜的最后英里——米諾在角角時領先——波爾及當可羅看來跟寫意地緊跟著它——隨後是公主，羅莎莉及海吉利……」

「它們已越過六佛蘭（美國長度單位，等於一哩）指標處，羅莎莉、公主及海吉利急進向前……」

「還有五佛蘭——米諾還是領先，但已有些倦狀，公主及波爾竭力超前……」

（——五）



「還有半英里——米諾還在波爾前面，波爾已移前為第二，但它可能過早沖線了……」

「還有三佛蘭——它們正在加速中——米諾還是領先——波爾及當可羅已在後頭——羅莎莉跟在後面，接著是李斯特、公主及女皇陛下的海吉利……」

「西蘭指標處——海吉利及羅莎莉道上波爾，公主在後頭……」

「還有二佛蘭——它們平行而跑——還有二百碼——它們同時抵達，現在只有讓眼來決定是女皇陛下的海吉利還是美國人哈維·麥卡菲的羅莎莉跑完——第三名是馬莎的當可羅。」

哈維癱軟地站著等待成績揭曉。史提芬感到有些憐憫他。哈維的客人都不敢開口，怕說錯了話。

「喬治王六世及女皇杯標榜的成績是。」播音機再次在馬場上響起，整個馬場靜下來。

「奪標者是五號的羅莎莉。」

接著下來的成績報告被哈維的勝利呼喊及人群的欢呼聲所掩沒。在他的賓客的簇擁下，他走向最近的電梯間，拿了張一英鎊紙幣給女電梯員。

「開行吧。」只有一半的賓客喊得及跟上前沖進去。史提芬是其中的一個，他們一擁擠地進，電梯門一

打開，哈維就像只任馬冲了出來，經過香檳酒吧及會員包廂的後部，朝領獎台沖去，雙手緊緊抱住馬頭，差點連騎師也被掀下馬來。幾分鐘後，他凱旋地率著羅莎莉走向一根寫著「第一名」的柱子下人群包圍著他，向他祝賀。

馬場的總書記，伯拿頓，站在哈維旁邊，向他祝賀等下頒獎時的程序。女皇陛下在艾斯格代表。艾伯可華尼爵士陪著看走下領獎台。

「喬治王六世及女皇杯標榜的勝利者——哈維·麥卡菲先生的羅莎莉。」

這是哈維夢想中的世界。他向女皇陛下走去時，閃光燈及攝影機尾隨著他，他鞠躬下。接過銀杯，女皇莊嚴高貴地向他說了幾句話，而哈維有生以來第一次說不出話來。他退後一步，再一次鞠躬，在人群的高聲喝采中退回他的座位。

回到他的包廂，他以香檳酒向每個人干杯。史提芬覺得在這時候不适合任何行動。他必須在多变的情況下伺機窺視他的对手的弱點。他在角落靜靜等候，讓興奮的高潮降落，同時小心地觀察哈維。

經過另一場賽馬後，哈維才回復平常。史提芬覺得採取行動的時機已到來。他假裝就要去。

「你就要走了，教授？」

「是的，麥卡菲先生。我得回去牛津了，在明早之前，我得完成几份原稿的批示。」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們的工作，我想你們都很信任而且愉快吧？」

「是的，謝謝你，麥卡菲先生。偉大的成就，你真是个快樂的人。」

「我想是的，这么長久的準備，現在看來似乎很值得……羅，遺憾你就要離開我們。你能不能多逗留一下，並出席今晚在格林維治酒店的宴會？」

「我倒期望我能辦。麥卡菲先生，但你也必能來牛津，讓我帶你參觀這下這大學。」

「太好了，在艾斯格之後我有几天的時間，而我一定要探訪牛津。我以往總怕不出門。」

（——六）



大骗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下星期三是大學校園開放日。星期二晚上來我學院共進晚餐。然後第二天參加大學開放日的宴會好嗎？」史提芬打出他的牌。

「太棒了。這將是我最佳的歐洲假期了。你如何開牛津呢，教授？」

「乘火車。」

「不，不必。哈維說：『我的勞斯萊斯能送你回去。它能在最後一切賽馬前回來。』」

史提芬還來不及拒絕，他已把司機召來。

「邁波特教授回牛津，然後再回來這里。旅程愉快，教授。下星期二晚上八時見面。很高興結識你。」

「謝謝你的招待，麥卡菲先生。也祝賀你偉大的勝利。」

坐在這輛白色的勞斯萊斯——這輛羅賓遜曾去過的——的後座一路到牛津路上，史提芬輕鬆地微笑着。他從衣袋裏拿出記事簿在上面記錄著。

「從什魯中扣除九十八便士，一張從艾斯格爾牛津的二號位單程火車票。」

十五

「巴萊，」高級講師說。『你的雙腳開始有些花白，孩子。是不是院長对你的壓力太大了？』

高級教員休息室的職員竟對他愛上的笑感到興趣，這使史提芬感到惊讶。

「我的父親在很年青時就長出灰髮，高個頭，看來這是遺傳吧……」

「很好，孩子。在下星期的校園開放日，你將更為醒目。」

「噢，是的，」史提芬回答。他正在想著這唯一的事。「我差點忘記了。」

他回到他的房間。所有的隊員早已集合在那裡等候下一個行動的指示。

「星期三就是校園開放日，」史提芬連「各位早安」這句話都省下來，就開始說話。他的隊友也不以為忤。

現在，我們已從我們的百萬富翁朋友那里認識到一件事，就是在這遠離他的地盤時，他還能自信地認為他能控制每一件事。我們也知道我們不會被他吓唬住；只要我們知道下一步將如何走，而他却不知道，這也是他在波伯大油礦這一性事件中所用的技巧——一直保持比我们先走一步。

現在我們要比他先走两步，趕在他的前頭。所以今天我們要演習一番，而明天還要盛裝演習一次。」

「花在遊戲的時間總是值得的。」

「我們也得花些時間去為你勸誘你的計劃嗎？」朱恩——比利挖苦地說。

史提芬無視這個打攔。

「現在，在那天的整個行動中，我得花大約七個小時，而你們大約四個小時，這包括了化妝的時間。在這前一天，占姆士需要作額外的工。」

「你要利用到我的两个孩子多少次？」

「只要一次，在星期三那天。太多次會使他們看來拘謹而又笨拙。」

你猜哈維幾時會要回倫敦？」

「我叫梅門調查了他們的時間表。他們被指示在晚上七點時把他送回葛里茲酒店，所以我猜測我們只須等到五點半。」

「很聰明，」羅賓說。

「很令人敬賞，」史提芬說。

「我開始學到了他。好吧，我們再次重復整個計劃。我們開始從紅色系帶的第十六頁開始。那時我離開——」

(一一七)



大骗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在星期日及星期一，他們認真地演習。到星期二時，他們也很熟悉每條哈維可能會走的途徑。及在那天從早上九時到下午五時三十分之間任何時間哈維可能出現的地方。史提芬希望他已有照顧到任何可能突然發生的事。他無可選擇。他們不可有任何差錯。任何像蒙地卡羅的差錯將使他們沒有第二次機會。第二次的演習時他們是盛裝演出。

「從我六歲參加化妝舞會以來，我不曾再穿過這種衣服，」朱恩——比利說。『我們必須不引起別人注目。』

「到那天，四處將佈置得花紅綠綠地，」史提芬說。『就像是馬戲團的演出。別人是不會向你看第二眼的，朱恩——比利。』

他們大家都再次緊張地等候毒毒升起。史提芬很高興他們都已準備妥當。

這支隊伍渡過平靜的周末。史提芬在麥達尼校園看著學院的戲劇協會每年一次的演出。羅賓則出奇地貼心地帶著他的妻子出席。朱恩——比利閱讀大衛，德拉斯，邱青的「再見，華加爾」，而占姆士帶著安妮回家會見他的父親。第五世世公爵。

在那個周末，連安妮也感到緊張。

「哈利嗎？」

「巴萊博士。」

「今晚我有个美国客人要到我房間來共進晚餐。他的名字叫哈維，麥卡菲。當他抵達時，請你把他帶到我房間來。」

「好的，先生。」

「還有一件小事。他似乎錯誤地把我當作是三一學院的波特教授。你也別去指證他好嗎？要跟他开个玩笑。」

「好的，先生。」

哈利退回去時，不由愉快地搖搖頭。當然，每个学术人员都有些怪癖，然而巴萊博士在他这种年龄就如此了，未免有些令人遺憾。

八點時，哈維抵達。在英國期間，他都很守時。守門人引導他走過迴廊，踏上古旧的云石樓梯走向克提芬的房間。

「發卡非先生到，先生。」

「你好嗎，教授？」

「很好，發卡非先生，真高興你这么準時。」

「守時是礼仪之首。」

史提芬替他倒了杯威士忌酒。他的客人打量下整個房間，最後望向桌上。

「噢——一堆令人羨慕的照片呵。你跟已逝世的肯尼迪總統，還有一張跟女皇，一張跟皇家拍的相片。」

這都是朱恩——比利的杰作。他安排了史提芬跟一位與大衛、史提芬一起入獄的藝術攝影師見面。現在，史提芬是多么急於把這些相片燒燬，當它們从没出現過一樣。

「讓我送你一張，以增強你的效果吧。」

哈維從他的大衣內拿出張他从女皇陛下手接過在皇家锦标赛上得到锦标的大張相片。

「如果你喜欢的話，我还可以为你签个名。」

(一一八)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还没有得到个答案，他即在女皇像上龙飞凤舞地签了个名。

「谢谢你，」史提芬说。「我可向你保证，我会像珍惜其他相片那样地珍惜这张相片。我也很感谢你找出时间来这里探访我，麦卡菲先生。」

「搬到牛津来，是我的巨大荣幸。它是间多么可爱的老学院。」

史提芬深感同意。

哈维毫无意识地环视下史提芬的书架。史提芬的纯数学书籍，跟流苏教授的生物化学的书籍，竟没有引起哈维的注意。

「告诉我明天的节目吧。」

「很好，」史提芬说。何不错：他已向其他的人发出了指示。「但先让我吩咐上晚餐，然后我再向你述说替我安排好的计划，再看你是否同意这些安排。」

「我怎样都可以，自从我抵达欧洲以来，我感觉到自己已年轻了十年——一定是由于那次手术所致吧——而我来到牛津大学使我多么兴奋。」

史提芬怀疑自己是否能忍受哈维七个小时，但他又想到另一个二十五万英镑及绝对的队员的信誉。

学院的侍者送来鸡尾酒。

「我最喜爱的一种，」哈维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

史提芬真想直接告诉他：「我已深深地研究过你。」但他还是不得不说：「是个很幸运的猜测，对吧。」

如果我们能於明早十时会合，我们就可以出席大学全年中最有趣的节目，学院的嘉年华会。」

「那是什么？」

「是这样的，每年的学年终时，这也像美国大学的夏季学年结束一样。我们也庆祝整个学年到此结束。这儿有几个庆典，然后是盛大的校园宴会。大学的正副校长都会出席。我们的校长是前美国首相，哈洛·麦美兰，而副校长是哈巴克先生。我期望你能会见他们两人。这样我们就有足够时间让你参与每一个节目，而且能让你在晚上七点时回到伦敦。」

「你怎么知道我将在七时前回去？」

「在艾斯格时你告诉了我，」史提芬已学会随口扯谎了。他很担心麦美兰不早点把他们的一百万美元收回，他将会以暴乱收场。

史提芬精心煮意的晚餐——每一道菜都有以哈维的胃口为主——让哈维大开胃口。哈维喝了不少的餐后白兰地酒，（每瓶的价格是七点二五英镑，史提芬付着）。他们漫步过静寂的麦达兰廊道，经过歌剧院。演习的杂声在夜空中流荡。

「嗯，你允许电话机开得这么大，这使我惊讶，」哈维说。

史提芬陪伴着他的客人到到里多酒店，並指着被利奥学院外头被尔街上的铁十字架，说这是一五五六年时，格马大主教被指为异端教徒而被焚毁致留下的遗迹。哈维竟不愿承认他从听过这位可怜的人物。

史提芬在里多酒店的石阶上向哈维道别。

「明天早上再见，教授，谢谢今晚的招待。」

「这是我的荣幸，明早十时我再来接你。请安睡——明天你有一整天的节目。」

史提芬回到麦达兰，就即刻打电话给罗宾。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一切都很好，但我差点太过份了。那些菜肴太精细地选择了——而且我还给了他最合口味的白兰地。总之，明天我得更小心。我们得记住别太过於热心了。明天再见，罗宾。」

史提芬把同样的口词向朱恩——比利及占姆士报告，才安心地上床。明天这时他是不是会更富有些呢？」

十六

早晨五时，太阳升上哲威尔的上空。对于那些提早起身的牛津人来说，他们必会同意一些鉴赏家暨费达兰为牛津及剑桥中最美丽的学院。聚集在河边，那些垂直的建筑物是多么引人注目。爱德华七世，亨利八世，沃尔西红衣主教，爱德华，吉本及奥斯卡，于尔温都曾在大门下经过。但在明早早上史提芬醒来时，他只想付看哈维，麦卡菲所受的教育。

他可听到心脏在砰砰跳动，也第一次感受到罗宾及朱恩——比利所身受过的感觉。在他们三个月前见面以来，时间似乎已过了很久。他想到为了去剑桥哈维，麦卡菲，他们是如此紧密地合作时，不禁微笑了起来。史提芬跟占姆士一样，开始不由自主地敬佩起每个人，而他，更进一步地认为要不是哈维逃离自己地盘，他们是不会有胜利的机会。史提芬没有动静静地

躺在床上，沉思了两个小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的计划。当太阳已爬至最高的一棵树的树梢，他才起床。洗澡，刮胡子，及穿衣服的同时，深思熟虑的想着就要到来的一天。

他细心地使他的脸老化十五五年。这花了不少时间，而他不由猜出一个女人要花多少时间在镜前挣扎才能得到与他相反的效果。他换上件红色华丽的袍，使他成为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他欣然地想着在牛津终究不同。在别的大学，这是颁给作研究工作的博士的荣誉。在牛津，他们是颁给哲学博士，他打量着镜子内的自己。

「如果这样还不给哈维，麦卡菲留下印象，没有别的东西能了。」

更重要的是，他有资格作这样的一身穿戴。他坐下来，最后一次阅读他的红色宗卷，他已读过很多次，以致他能够记得每一个字。

他没有吃早餐，这一身近五十岁的打扮，无疑会使他的同事一些儿骚动，但相对于那些老学士，他们或者会没有注意到他这一身特别的打扮。

史提芬离开学院，在上千个穿着十四世纪式礼服的毕业生间走过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这一次，要隐藏身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件事，再加上哈维会为这间古老大学的特殊传统而惶恐，是史提芬选择这一次来突袭哈维的主要原因。他早上九时五十分抵达里多酒店。他通知一个年轻的侍者说他的名字是波特教授，他是来接麦卡菲先生的。史提芬在大厅上坐下。那年轻人离去一会儿又跟哈维出现。

「麦卡菲先生——波特教授。」

「谢谢，」史提芬说。他给了侍者一些小费。这虽然是侍者份内的工作，但一些小费也是值得付出。

「早安，教授，」哈维坐下来。

「告诉我，我们如何安排？」

大骗局

杰弗瑞·亚瑟著
陈政欣译

「喂，」史提芬说，「开放日正式开幕是在基督学院——这是由南达尼，西尔伯爵捐献——的早餐宴会开始。所有大学的大人物都会出席。」

「谁是这位西尔伯爵，他是否会出席这早餐会？」

「只是灵魂出席，这位伟大的人物在三百年前已逝世。南达尼，西尔是这所大学的大主教，也是都平区的大主教。在他的遗产中，他每年献捐两百万给大学作开放日早餐及演讲会的费用。当然，他遗留下来的这笔钱已不足以应付今日的开销——以当今的价格与通货膨胀而言——所以大学当局得拿出钱来维持这个传统。早餐宴会过后在西登南剧场都有大游行。」

「过后呢？」

「在游行过后，就是今日最令人兴奋的节目，为一些荣誉人士颁发学位。」

「为谁？」哈维说。

「荣誉人士，」史提芬说，「他们是一些特出的人物，由大学当局的高层人物选出，并被颁以牛津荣誉学位。」史提芬看下手表，「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该启程，以便占有个好位置观赏游行。」

史提芬站起来，引导他的贵宾离开蓝多酒店。他们漫步走过波哥街，并在西登南剧场前面找到个好位置。在那里的警察为身穿礼袍的史提芬

理个空位。几分钟后，游行队伍在杜夫街角出现。警方阻止了交通，并把人群赶入人行道。

「在前面拿着权棒的是什么人？」哈维问。

「他们是大学的校警，他们拿着权棒以保护校长的游行。」

「天，这里很安全，这里岂不是纽约的中央公园。」

「我同意，」史提芬说，「但这传统已超过三百年，而传统，在英国是最难消失的。」

「在校警后面是些什么人？」

「那个穿黑袍拿金边的是大学校长，在他身边的是可敬的哈洛·麦美兰，他是英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的首相。」

「呵，是的，我记得这家伙。他要把英国带进欧洲经济市场，但被戴高乐阻止了。」

「是的，我想这也是使人们记住他的另一种方法。在他后面的是副校长，哈巴克先生，他也是基督学院的院长。」

「你使我迷惑了，教授。」

「是这样的，大学的校长通常是一位曾在牛津受教育的特出英国人，而副校长，通常也是大学的高层人物，而且通常也是从众多学院的院长中选出。」

「我想我明白了。」

「现在，在他后面是大学的注册主任，卡斯罗先生，他也是基督学院的同仁。他是大学内最高的行政人员，或者你也可以称为大学内最高的公务人员。他直接向副校长和希多摩达理事会负责。他们也可以说是大学内的内阁。在他们后面是高级学院，华吉斯特学院的坎伯尔先生，及初级学院，理学院的基尔，杜纳博士。」

「学监是谁？」

「七百年来，这些学监就是负责大学大局的礼仪及纪律。」

「什么？这两个老家伙负责九千个吵吵的年轻人？」



大骗局

傑弗瑞·亞瑟著

陳政欣譯

「他们有些哈喇狗协助，」史提芬说。

「呵，这还差不多。这些哈喇狗的利益至少使人们守秩序。」

「不，不是的，」史提芬强忍着不笑出声来：「哈喇狗这个词是指那些帮助学监维持纪律的人而起的。现在，你可以看到游行队伍后面的人群：他们是些大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学院的首脑，还有一些是大学的博士，但不是学院的首脑，以及一些是学院的首脑而不是大学博士的人。」

「听着，这些使我头昏脑胀了。」

「这算不了什么，」史提芬回答。

「到抽了，我可以喜爱任何东西，但别期待我会明白这些。」

史提芬细心地望向麦美兰的脸。他正沉迷在游行队伍中，而沉默了些。

「这支队伍这时该已入西登南剧场，那些游行的人定已在半圆席位上找到各自的座位了。」

「对不，先生，什么半圆，」

「半圆席位是剧场内的观众座位，已被公认为全欧洲最舒服的座位了。但别担心，由于你在哈佛大学的献身教育表现，我已在那里安排了两个特定的座位。现在我们能赶上游行队伍的前头。」

「那就请引路吧，这里的人都知道发生在哈佛的事吗？」

「为什么不呢？麦卡菲先生在大学圈内，你是有名的热心教育者——常常为学术界捐出款项。」

「你怎么知道？」

「知道得很少，」史提芬答道。

他引导哈维前往南面上她预定的座位，以使他和其他的客人能清楚地看见各个男人或女士。事实上，所有大学当局的高层人物都由于那一身礼袍及帽子的打扮。即使是他们的母亲，也很难指出他们来。麦卡菲弹了最后的曲子，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

「那位奏乐者，」史提芬说，「是来自己的学院。他是音乐系的教授。」

哈维一直望向座位上那些穿着礼袍的人。在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情景，音乐静止，校长站起来，以拉丁语向群众致词。

「他在说些什么？」

「他在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聚集在这里，」史提芬解释，「我会逐步向你解释。」

史提芬的翻译有些扭曲了校长的原意，因而哈维说这些人由于对学院慷慨的捐款而受到表扬。

「这是艾摩利夫人，他们正在表扬他在教育事业方面的诸多贡献。」

「他捐献了多少？」

「他是艾哲尔学院的院长。这位是哈斯平夫人，他曾出任过八届的内阁职位，包括国家教育局的秘书及大学校长。他跟艾摩利夫人正接受公共法律的博士学位。」





继续下来是颁发学位的仪式。
「又，就要完毕了。」史提芬说：「接着是诗歌系的教授、约翰·威尔逊诵一些诗歌，赞扬下大学当局的赞助人。」
威尔逊花了十二分钟朗诵了一首诗。史提芬庆幸他是以一种轻松而且他们两人都明白的语言念出。

接着校长站起来，前导游行队伍离开礼堂。
「他们现在要去那里？」哈维问道。
「他们去艾沙尔进午餐，在那里，将会遇到更多卓越的人物。」
「天，我必须付出多少才能出席那聚会。」
「我已经安排好了。」史提芬回答。

哈维深为感动。
「注册主任对你在哈佛大学的决心很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期望你在这方面能够多少支持下牛津，尤其是在艾斯格夫大赢之后。」
「一个好主意，为何我没有想到它？」

史提芬尽力提这事，而希望在今天晚饭后他自己会提出这件事来，他懂得不可表现得太进取。事实上，注册主任根本就还没听过哈维，麦卡非这个人，而因此这是史提芬在牛津的最后一个学期，所以分外地把他的朋友列入受邀的名单上。

他们步行地向西登南剧院对面的艾沙尔。

史提芬和哈维及上百个客人在高贵的卡丁登图书馆内的餐桌入座。史提芬全部时间都花在哈维身上以免冷落了他，但也同时不表现得太多露骨。他感到庆幸的是，在这种场合上，人们是不会记得他们曾见过谁，及他们说了些什么话，所以他很欣然地向每个人介绍哈维为一个美国有名的慈善家。他们很幸运地远离大学的副校长，注册主任及大学秘书。

哈维为这场面大为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使史提芬惊讶，他本来还怕哈维会喋喋不休。午餐完毕，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史提芬吸了口气，他就要打出他的牌牌。他拉着哈维走向大学校长。

「校长。」他对哈洛·麦兰说。
「是的，年轻人。」

「我要介绍这位来自波士顿的哈维·麦卡非先生。校长，你知道的，麦卡非先生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个赞助人。」

「哦，是的，好极了，好极了。到美国来有何贵干，麦卡非先生？」
麦卡非几乎说不出话来。

「哦，先生，我是说，校长，我是来参加皇家赛马锦标。我的马儿罗莎有参加。」

史提芬这时正站在哈维的背后，他向校长做手势表示哈维的马儿赢了锦标。哈洛·麦兰，一如往常那样灵敏地了解了暗示，面露喜色。

很好，你一定对这次的成绩很满意吧，麦卡非先生。」

「哦，尊贵，尊贵的先生，我是很幸运。」

「但以我看来，你似乎不是那种要幸运的人。」

史提芬这时当机立断地说。

「我正在游说麦卡非先生，看他是否有兴趣赞助一些我们在牛津的研究。」

「极妙的主意。」没有人比这位领导了政治团体七年的哈洛·麦兰更懂得在这种场合的随机而上了。请多联络，年轻人。是不是波士顿，麦卡非先生，请代我向肯尼诗家致意。」

（一四）



麦兰摆动着他那华丽的学术礼袍离去，哈维呆呆地站着。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宴会。我觉得我已成了历史中的一份了。我真荣幸能出现在这里。」

任务已经完成，史提芬是决定在任何差错出现前离去。他知道在那一天，哈洛·麦兰会跟上千的人握手及交谈，所以是不可能记得哈维这号人物的。即使他想起，这也无所谓。终究，哈维真的是哈佛大学的一位赞助人。

「我们得比高级院士们先离开，麦卡非先生。」

「当然，符合，你是老板呵。」

「这才符合礼仪。」

他们一走到街上，哈维看他的名贵手表。已是下午二时三十分。

「很壮观。」史提芬说，对下一个聚会，他已迟了三分种，「在庭园茶会之前，我们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们何不到一两间学院参观下。」

他们漫步经过巴内诺斯学院时，史提芬向他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铜幕」。而这原装的十九世纪的闻名「铜幕」目前还装置在大厅上，再走几百码之后，史提芬把哈维引向右方。

「他转向右方。」罗宾，他们正朝向林肯学院。」占姆士说，他正躲

藏在基督学院的人口处。

「好。」罗宾说，同时看下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他们俩穿着伊顿制服，不安地站着。他们就要扮演他俩的角色。虽然他们不明白他们父亲的意思。

「你俩准备好了吗？」

「好了，爸爸。」他俩同声说。

史提芬继续慢慢地向林肯学院走去。还有几步之遥时，穿着副校长的制服的罗宾就在学院的主要入口处出现，他看来要老了一十五岁。

「要不要会见过副校长？」史提芬问道。

「太好了。」哈维说。

「午安，副校长。这位是哈维，麦卡非先生。」

罗宾脱下学帽鞠躬。史提芬同样地回礼。在史提芬继续前，罗宾先开口说。

「是不是哈佛大学的赞助人？」

哈维脸红着脸向拉着副校长的两个小童微笑。罗宾继续说：「这是莫大的荣幸，麦卡非先生。我相信你会对牛津的访问感到满意吧。得提醒你，通常的人是不会有诺贝尔得奖者陪伴着到处参观的。」

「我感到非常荣幸，副校长。我很想在某方面能帮助下这所大学。」

「哦，这真是大好的消息。」

「绅士们，我就住在这里的蓝多酒店。如果下午放学后你能来跟我共进茶点，本人将感到万分荣幸。」

罗宾和史提芬慢了一阵子。他又来了——出乎意料的行动。这个人应该知道在这大学的嘉年华会，副校长是不可能没有时间出席任何私人茶会的。

罗宾最先警觉。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我还有很多事务，这请原谅。或者你能到我在卡林顿大厦的房来吗？那儿，我们能作私下的谈商。」

（一二四）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史提芬即刻接口下去：

「謝謝你，副校長。這樣吧，四時三十分，方便嗎？」

「很好，很好，教授。」

羅賓盡量鎮靜。雖然他們只站在那裏大約五分鐘，但對他說來，幾乎是整个人生的時間了。他不反對扮演新聞記者，或是美國手術醫生，但他可厭惡扮成副校長。隨時隨地都會有人出現，而且指出他是个假冒者。然而，公面上帝，大多數的在籍學生已在一個星期前回家去了。可是為遊客們開始向他拍照時，他不由喊苦連天。

現在哈維又把他們的計劃攪亂了。史提芬可以想像到米思——比利與占姆士這時穿著華麗的禮服，正在三一學院的庭園茶會草地上閒游，等候著他們的出現，以慶賀他們最戲劇化的演出。

「威著，副校長，我也應該同時邀請註冊主任以及大學的秘書長一起出席吧？」

「等一等的主意，教授。我會通知他們。史提芬可以想像到米思——比利與占姆士這時穿著華麗的禮服，正在三一學院的庭園茶會草地上閒游，等候著他們的出現，以慶賀他們最戲劇化的演出。」

他們熱誠地握了手，然後史提芬把哈維引向伊斯德學院，而羅賓急忙

回到那間早已安排在林肯學院內的小房間。他靜坐在椅子上。

「你沒事吧，爸爸？」他的大孩子，威著問。

「沒事，我很好。」
「我們沒發出聲，而你應見過我們的冰淇淋及可口可樂呢？」

「我當然會買給你們。」羅賓說。

羅賓把身上的禮袍——那些長袍，頭罩，領帶，徽章——一脫下，放進個手提包內。他走出到街上時，正好看到真正的副校長，哈巴克先生，離開在對街的基督學院。很顯然地，他正朝向庭園茶會走去。羅賓瞥下他的手表。如果剛才他們拖延五分鐘的話，整個計劃可就糟了。

在此同時，史提芬已兜了個圈子，現在正朝向給大學當局供應制服的沙伯與華理戴縫店走去。而他，一直在想著法子如何去通知占姆士。史提芬與哈維在店子的玻璃窗內站住。

「多麼美麗的學袍。」
「那是文學博士的禮袍。你不想試穿下，看你的樣子如何？」

「好主意，但他們會允許嗎？」哈維說。

「我相信他們不會反對。」

他們走進店內。史提芬還穿著整套的哲學博士的學袍。

「我這位高貴的朋友想參下文學博士的禮袍。」

「歡迎，先生。」那個年輕助理員說，他當然不會跟大學的院士爭執。

他走進店內，然後拿著件紅色華麗的禮袍，及頂灰色邊，黑紫色的禮帽。史提芬冷靜地注視著。

「你想試穿下嗎？麥卡菲先生，看下你是否像個學術人員。」

助理員感到驚訝。他期望出去吃午餐的店主早點回來。

「請你到試衣室試一下，先生。」

哈維走進去。史提芬連忙得到街道上。

(一二五)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占姆士，你能聽見嗎？喂，天，看在上天的份上，快點回答，占姆士。」

「冷靜些，老家伙。我正在掙扎著穿上這鬼謬的袍子。總之，不是還有十七分鐘我們才碰頭嗎？」

「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也通知米思——比利，你們聯絡羅賓。早會面。他會告訴你們新的計劃。」

「新的計劃。一切還好吧，史提芬？」

「還好，比我們意料的還要完善。」

史提芬关掉話機，然後快步走進戴縫店去。

哈維變成了個文學博士。

「真好看。」

「這要多少錢？」

「大約一百磅吧，我想。」

「不，不。是指我必須捐多少……？」

「我不知道。在庭園茶會後，你跟副校長商量吧。」

哈維站在鏡子前觀賞自己的身影；然後再回到更衣室去。史提芬向助理員致謝，並叫他把禮袍及禮帽包起來，然後送到卡連頓大廈的守門人，說是約翰·斯哲明博士的。他付現款。這使助理員更感到驚訝。

「好的，先生。」

他不知如何處置好，唯有祈望

店主早點回來。店主十分鐘後出現，但這時史提芬和哈維已正在前往三一學院庭園茶會的途中。

「店主，有人買了整套的文學博士禮袍，而且吩咐送往卡連頓大廈的約翰·斯哲明爵士處。」

「奇怪，幾個星期前我們才替他為今早的儀式而敬縫了一件。奇怪他為何還要第二件。」

「他付現款。」

「好吧，把它送往卡連頓，但一定要記住他的名字。」

× × ×

三時三十分後，史提芬與哈維抵達三一學院。足球場的鐵門已被移掉，華麗的草地上擠滿了上千的人。大學的學員穿著他們各自華麗眩目的禮袍，裝飾及禮帽。茶水，草莓子及三文治一下子就被拿完了。

「真是個壯麗的茶會。」哈維不由想起法蘭·仙杜拉拉（美國名歌星），「你們這里也有自己的風格，教授。」

「是的。這庭園茶會是够熱鬧的，這是與學年最主要的交際場合，正如我所说的，這學年就要結束了。大多數高級教員都偷半日閒，放下手頭的考卷，畢業考試不久前才告結束。」

史提芬小心地注視著副校長，註冊主任以及大學的秘書長，並把哈維引向他們，同時也盡量把他介紹給大學的高級職員，以便他不會忘記起每個人。他們花了大約四十五分鐘的時間，一個人接著一個人地談話結交。史提芬覺得就像身負重責的外交官員，盡量用著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爭執。雖然史提芬很緊張，然而哈維似乎是在享受著他這一生中最好的時光。

× × ×

「羅賓，羅賓，你能聽到我嗎？」

「是的，占姆士。」

「你在哪？」

「我在東門餐廳。跟米思——比利一起來吧。」

(一二六)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好，五分钟内我们就来。不，十分钟。以我这身装扮，我得慢慢走。」

罗宾付了账。孩子们吃完了他们的奖品，他把他们带到东门一辆等候着的汽车，吩咐司机把孩子送回。这辆车是预先安排好的。孩子们已完成他们的任务，所以我在可以回去了。

「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家吧，爸爸？」占美问。

「不，我今晚才回去。告诉妈妈我会在七点时回家。」

罗宾回到东门餐厅时，朱恩一比利与占姆士正在等候着他。

「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朱恩一比利问。「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上这服装。」

「别担心，你还用得着。我们行了好运。我在街道上与哈维谈起话来，而这杂种竟邀请我到盘多酒店共进茶点。我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同时叫他来卡连顿跟我见面。史提芬建议也邀请你们两位一起来。」

「很聪明。」占姆士说。「省了在庭园茶会上进行诈骗。」

「别太乐观了。」朱恩一比利说。

「至少，我们能在室内进行这场他的游戏。」罗宾说。「这使我们更方便。我可不想跟他走在街道上。」

「对付哈维，史提芬，没有一件

是轻松的。」朱恩一比利说。

「四时十五分我会在卡连顿大厦。」罗宾继续说。「朱恩一比利，你在四时二十分后出现，然后你，占姆士，大约在四时三十分，跟我们的计划一样，就如我们已在庭园茶会上已见过面。然后我们一起出席这卡连顿的集会。」

史提芬提醒哈维说他们该回去卡连顿大厦了，约见副校长而又迟到了是件很失礼的事。

「那当然。」哈维看下手表。「无，都已四时三十分了。」

他们离开庭园茶会，急步朝卡连顿大厦走去。在路上，史提芬解释说卡连顿大厦就像是牛津的白宫。所有大学鸟局的办公室及议会都设在那里。

卡连顿是座宏伟、十八世纪的建筑，它的外表使很多访客误认为是间学院。登上几级台阶朝大厦进发，当你一踏进这间宏伟的旧建筑物时，你会发觉虽然已改修为办公室，但建筑物本身并没有作很大的修改。

守门人在门口迎接他们。

「副校长在等候我们。」史提芬说。

罗宾在早十五分钟前抵达时，对守门人说副校长叫他在办公室等候他时，守门人感到有些奇怪。虽然罗宾是穿着整套的学术礼服，守门人还是疑惑地望着他，因为守门人认为至少还要等一个小时，副校长成威的职员才会从庭园茶会回来。史提芬的到来使守门人更有信心。他还记得他引导史提芬浏览这建筑物时所收到的一英镑。

守门人把史提芬及哈维引到副校长的办公室，然后离开，这时又有一张一英镑的钞票塞进他的衣袋。

副校长的办公室很朴实，要不是白云石的火炉上挂着一张威灵逊、史得尔的法国乡村广场的贵重挂画，它那米色的地毯及灰白色的地毯使它看来就像任何中产阶级政府官员的办公室。（一二七）

大骗局

杰弗瑞·亚契尔著
陈政欣译

罗宾站在大窗眺望向波利恩图书馆。

「午安，副校长。」

罗宾转身。「噢，欢迎，教授。」

「你还记得麦卡菲先生？」

「是的，真高兴再见到你。」罗宾感到一阵战栗。他只希望能够立刻回家。他们聊了几分钟，敲门声，然后朱恩一比利走进来。

「午安，注册主任。」

「午安，副校长，波特教授。」

「这位是哈维，麦卡菲先生。」

「午安，先生。」

「注册主任，你要些……」

「那个麦卡菲呢？」

三个人都吓傻了地站着，这时一个看来九十岁拿着手杖的老人走进房来。他走向罗宾，眨眨眼，然后鞠躬，说：

「午安，副校长。」他的声音高昂。

「午安，贺斯利。」

占姆士走向哈维，用手杖刺戳下，似乎要肯定这人是不是真的。

「我听过人说起你，年轻人。」

三十年来不曾有人叫哈维为年轻人了。其他的人敬怕地望着占姆士。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去年

占姆士在大学的舞台上扮演过老人。他的大学秘书长只是个重复的表演。占姆士继续说：

「你对哈佛大学很慷慨。」

「谢谢你提及，先生。」哈维尊敬地说。

「别叫我先生，年轻人。我喜欢你——叫我贺斯利吧。」

「好的，贺斯利，先生。」哈维红了脸。

其他的人带着严肃的脸色。

「噢，副校长。」占姆士说：

「你不会要我的命地把我从市区召来而没有什么原因吧，什么事？要我作什么？」

史提芬正在怀疑占姆士是不是表演得太过火时，却看到哈维正被这场面吸引。一个人怎么会在一方面表现得那么成熟，而在另一场合却这么无知呢？他答道：他开始明白为何在过去二十年间，为何威灵斯特桥会至少卖了给四个美国人。

「我们正想向麦卡菲先生介绍本大学的研究工作，而我又觉得最好大学秘书长在场。」

「是个什么的秘书长？」哈维问。

「是大学财政团的秘书长。」

占姆士回答，他的声音嘹亮，苍老而又非常令人信服。「你何不读下这本？」他把一本牛津大学的介绍书塞进哈维的手。这本书哈维必须付出两英镑就能在任何书摊买到，正如占姆士那样。

史提芬正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时，很高兴地，哈维又说下去。

（一二八）



大騙局

傑弗瑞·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各位先生。我要說我今天能在这里，感到无限的榮幸。這是我美好的一年。一個美國人贏得溫伯頓時，我有幸在現場，我又買到一幅寬高的圖畫。在蒙地卡羅時，我又被一個偉大的外科醫生所救，而此刻在牛津這裏，我又跟这么多偉大的人物在一起。各位先生，我能跟這所聞名的大學攀上關係，是我最大的榮幸。」

占姆士又再牽引。

「你有什么打算？」他向哈維喊道，同時又扭弄下他的助听器。「這樣吧，當我從你們的女皇手上接過皇家錦標時，我今年的最大期望已實現。至於獎金，我想用米爾給你們的大学。」

「那超過八萬英鎊。」史提芬吁了口氣。

「正確數字是八萬一千二百四十鎊，先生們。或者該說是二十五萬美元吧。」

史提芬、羅賓及朱恩——比利一時說不出話來。占姆士是今天的主角。而這也表現出為何他的曾祖父會是威靈頓的最受人尊敬的將軍。

「我們接受，但必須是匿名的。」占姆士說，「我想我可以保證副校長會通知哈洛、麥克先生及何德曼大議會，但我們不要向外

宣傳。當然，副校長，我要你考慮下是否可頒給個榮譽學位。」

羅賓感覺到占姆士很穩熟地已控制了整個場合，他只能這麼說，「你認為我們該如何進行，賀斯利？」

「兌現支票，這樣就沒有人會把這筆錢追到麥卡非先生去。我們可不愿讓劍橋那批傢伙終生追着他。就像我們對大豆爵士那樣——不露風聲。」

「我同意。」朱恩——比利說。其實，他根本就不知占姆士在說什麼。同樣地，哈維也不明白。

占姆士向史提芬点点头，他於是離開副校長的辦公室，向守門人的房間走去問是否有人替約翰·明哲明爵士送來包裹。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們為何把它放在這裏，我不認為會是約翰爵士。」

「別擔心。」史提芬說，「他叫我來替他拿。」

史提芬回去時，正好聽到占姆士再三向哈維重申這筆捐款是他與大学間的契約，不該向外透露。

史提芬打開盒子，拿出件華麗的文學博士袍。哈維不由地地紅起臉來。當羅賓喃喃自語地念着拉丁文句——其實只是給母校的藏古而已——把袍子放在他的肩膊時，他感到慚愧。這儀式只是短短的幾分鐘就結束了。

「恭喜你。」占姆士點點頭。

「可惜我們沒把它安排在今天的儀式上，但像這樣慷慨解囊的又舉我們又不能等到來年。」

他妙，史提芬討道，即使是羅連士、歐利華（英國著名影星）不會表現得如此出色。

「這對我已經滿意了。」哈維說，他坐下來寫了張兌現支票，「我向你保證我不會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

（一二九）



大騙局

傑弗瑞·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沒有人意料到牠會這麼說。

他們靜默地站住，看着哈維站起來把支票交給占姆士。

「不，先生。」占姆士目光炯炯地望著他。

其他的人都僵掉了。

「給副校長。」

「應該是這樣，」哈維說，「对不起，先生。」

謝謝你。」羅賓說。

他顫抖著手把支票接過來，「一份最寶貴的禮物，我們保證會好好地利用它。」

這時傳來敲門聲。他們都依偎地互望著，只有占姆士安然地準備面對任何事件，那是哈維的司機。占姆士一直以來都對穿著白制服白帽子的人感到厭惡。

「噯，這這位有效率的米羅先生，」哈維說，「各位紳士，我保證他今天並沒有看到我們的行動。」

那四個人人都僵硬了，但很顯然地，這位司機並沒有看到任何破綻。

「你的車已準備好，先生。你要在晚上七時前抵達格羅里茲出席你的晚餐約會。」

「年輕人。」占姆士大聲地說。

「是，先生。」司機低聲地說，「你可知道這大学的副校長就在眼前嗎？」

「不，先生。非常对不起，先生。」

「即刻把帽子脫下。」

「是，先生。」

司機脫下帽子，冷汗夾背地退回到他的車子去。

「副校長，我真不想離開這聚會，但你也聽到的，我有另一個約會……」

「當然，那當然，我們了解你是個大忙人。我再一次代表校方向你這最慷慨的捐款致謝，我們會以此造福這人群。」

「我們都期望你一路順風地回到美國，同時像我們怀念你那樣地記著我們。」朱恩——比利接口說。

哈維走向大門。

「我也要先離開了，」占姆士喊道，「我要花二十分鐘才能走下那該死的階梯。你是個好人，而且非常慷慨。」

「這算不了什麼，」哈維豪爽地說。

那當然，占姆士討道，這對你算不了什麼。

史提芬、羅賓及朱恩——比利陪伴著哈維走向等在卡達頓大廈外的勞斯萊斯車。

「教授，」哈維說，「我不明白那老傢伙在說些什麼。」他一邊說，一邊意識地移動着肩膊上的袍子。

「噯，他又老又耳聾，但他的腦子還正常。他要告訴你的是，對大学當局來說，這是一筆匿名的捐款。當然，牛津的理事會會知道整個實情，如這事露了風聲，那麼那些在教育上從沒有任何表現的人，都會在大学開放日時排着隊在英學學位了。」

（一三〇）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当然，当然，这我明白。我很满意。」哈维说。「为了这繁忙的一天，我得谢谢你，洛，同时也祝你前途无量。很可惜我们的朋友威利·巴克没有在这里。」

罗宾张红了脸。

哈维爬进劳斯莱斯车，向他们三个人热情地挥手。他们望着车子向伦敦驶去。

三个成功了，还有一个有待进行。

「占姆士太美妙了。」朱里一比划说。「当他走进来时，我简直认不出这人是谁呢。」

「我同意，」罗宾说。「我们还是回去看看他——但是今天的真正英雄。」

他们飞奔上台阶，忘记了他们外表看来应该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他们冲向副校长的办公室，要向占姆士祝贺，而占姆士这时却无声地躺在地上。

一小时在麦达兰，在罗宾的帮助下，喘了两杯威士忌酒，占姆士才恢复正常。

「你太美妙了，」史提芬说：「就在我刚要失去控制时。」

「如果我们把它搬上银幕，你一定会得到奥斯卡演员奖，」罗宾

说：「在这出演数之后，你父亲应该让你回到舞台去。」

三个月来，占姆士尝到他的第一个胜利。他迫不及待地要去告诉安妮。

「安妮。」他急忙看下表：「六时三十分。天，我得马上起程。我是说我跟安妮在八时有个约会。下星期一史提芬的晚餐会上再见。到那时，我会弄妥了我的计划。」

占姆士冲出房间。

「占姆士。」

他的脸度又在门边出现。他们同声地说：「太美了。」

他咧着嘴一笑，跳下楼梯，跳进他的阿花。罗宾吹车——现在他能够保留它了——以高速向伦敦飞驰而去。

从牛津到国王路他花了五十九分钟。这条大道比他大学时代的大道走得多了。他又花了一小时半的时间经过海利。

他这样匆忙，是因为他跟安妮今晚的约会非常重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以迟到。今晚他就要会见他的父亲。占姆士只知道他是华盛顿一个高级外交官员。外交官员是期望你准时出席的。他希望能给她的父亲一个好好的印象，尤其是安妮已在自己的家中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老头子一见他就满意了。他们都已同意了结婚的日期。当然，这只是安妮父母的批准了。

占姆士洗了浴，把身上的化装洗掉，一时之间，他似乎洗掉了六十年的岁月。他约好安妮在晚餐之前，在五月花酒店的大使夜总会见面。他穿上一件大衣时，还怀疑他是否能在十二分钟内从国王路赶到海德公园的角角，这又得再来一次麦地卡罗吧。他跳进车里，即刻开动，冲过梭罗市场，伊顿广场，圣·乔治医院，穿过海德公园抵达公园巷，已是七时五十八分。

(一三)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晚安，阁下。」夜总会主人朱里先生说。

「晚安。我与西门小姐有约会，不得不把车停在这里，能不能安排下？」占姆士说，同时把车匙及一张一英鎊的钞票放进看门人戴着白手套的手里。

「非常荣幸，阁下，请引导到克利夫夫人私人房去。」

占姆士随着领班走上红地毯的楼梯，走进一间华丽的房间。那里，晚餐已摆上。他听到安妮在隔壁房的声音。她走过来，身穿一件淡绿色的衣裳，比平时更显得漂亮。

「哈罗，亲爱的，来，我要你会见爸爸。」

占姆士跟着安妮走进隔壁房间。

「爸爸，这是占姆士。占姆士，这是我爸爸。」

占姆士的脸发红，然后苍白，接着青绿。

「好吗，我的孩子。罗莎莉跟我提了好多次，我真迫不及待要认识你。」

十七

「叫我哈维可了。」

占姆士惶惶无首他僵立着，安妮拉破了僵局。

「来一些威士忌，占姆士？」

占姆士感到很难发出声音。

「谢谢。」

「我想完全认识你，年轻人，」哈维继续说。「要知道你在搞什么，及过去几个星期中很少见到我女儿的原因，虽然我想不是猜測而到答案。」

占姆士仰头看了威士忌，安妮连忙再替他斟满。

「我这么少见到你的女儿是因为我一直忙着波特儿的工作，这也是说我很少在伦敦。」

「我知道，罗莎莉……」

「占姆士只知道我叫做安妮，爸爸。」

「我给你教名罗莎莉。这对你母亲来说是个很好的名字，对你来说，也应该是个好名字。」

「爸爸，请听过去欧洲的顶端波特儿叫做罗莎莉。麦卡菲的？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安妮。西门呢。」

「你的看法呢？占姆士？」

「我开始觉得我不认识她了，」占姆士回答。他逐渐回复过来。很显然地，哈维没有丝毫的怀疑。在画廊时，他不曾与占姆士面对面，在麦地卡罗及艾斯格他都不曾见过他，在早一天的牛津会上，占姆士却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他相信他是挨过来了。但在星期一的集会上，他该如何向其他的人说最后一个计划，他的计划，不是来对付哈维·麦卡菲，而是他的未来的岳父？」

「我们该进晚餐了？」

哈维也没等他们回答。他迈步走向连接着的房间。

「罗莎莉，麦卡菲，」占姆士愤怒地细声说：「你该给我个解释。」

安妮温柔地靠下他的面颊。

「你是第一个能给我机会由我的父亲的人。你能原谅我吗？……我真的爱你……」

(一三二)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來啊，你們兩個。別人會以為你們以前不曾見過面呢。」

安妮及占姆士急忙跟上哈維。占姆士看到哈維時，不禁想起史提芬對哈維在麥達蘭學院晚餐的評論。不禁暗自微笑。

「啊，占姆士，據我所知，你跟安妮已決定了結婚的日子。」

「是的，先生，如果你批准的。」

「當然我會批准。在我贏得皇家錦標賽時，我是希望安妮會嫁給查理士皇儲的。但一位伯爵對我的女兒也心滿意足了。」

他們兩個都笑了起來。雖然他們之間都不覺得這事有何可笑之處。

「我真希望今年你會來溫伯頓，羅莎莉。试想就在那天，我的唯一伴侶竟是一個令人煩躁的老瑞士銀行家。」

安妮望向占姆士，咧嘴而笑。侍者清理了桌子，然後推來裝滿羊排和羊排的輪桌。哈維兴致十足地觀看。

「總之，」哈維繼續聊下去，「在蒙地卡羅時，你還有孝心地打電話給我。我真的以為我就要死掉了。占姆士，你不会相信的。他們從我的腹部拿出了跟棒球一般大的卵石。感謝上天，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外科醫生替我動的手術。他是威利·巴克，總統的私人外科醫生。」

他救了我一命。」

哈維當場解開他的外衣，顯示出他龐大的腹部上四英寸長的疤痕。

「你认为怎样，占姆士？」

「很惊人。」

「爸爸，我們在進晚餐。」

「別打擾，亲爱的。占姆士又不是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肚子。」

這不是第一次我看到這肚子，占姆士付道。

哈維把衣塞進褲子內，繼續說：

「總之，你打電話來，是一片孝心。」他趨前拍拍他的手。「我也听话。我所聽從的勸告而把那位巴克醫生多留一個星期，以防發生惡化。告訴你，這医生的价钱……」

占姆士的酒杯跌下，紅葡萄酒在桌布留下紅色的污迹。

「很对不起。」

「你沒事吧，占姆士？」

「沒事，先生。」

占姆士沉默地影嚮住安妮，哈維毫不知覺。

替比斯利夫人拿起酒及一張清潔的桌布來。」

侍者再開了瓶新的紅葡萄酒，占姆士覺得他 shouldn't 這麼緊張。三個月來安妮一定在美他。要是哈維給機會的話，他何不也揮舞一下？哈維還一直在講話。

「你睡嗎，占姆士？」

「是的，先生，你在皇家錦標賽上的勝利使我很高興——其中還有一些你不知道的理由。」

在侍者清理桌子時，安妮察覺向他低聲細語。

「別自作聰明，亲爱的——他並不懂。」

「總之，你认为它怎样？」

「你在指什麼，先生？」

「羅莎莉。」

「太好了，我下了五英鎊的注。」

(一三三)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是的。對我而言，真是件偉大的事，可惜你錯失了。羅莎莉，不然你可能會見女兒，及一位來自牛津大學的叫做特教授的好家伙。」

「波特教授？」占姆士問道。他肥酒杯還在眼前。

「是的，波特教授。占姆士，你認識他嗎？」

「不，先生，我不能說我認識他，但他不是得了諾貝爾獎嗎？」

「他當然得了獎，而且在牛津時，替我安排了段美好的時光。我是多么快樂，以致最終我簽了張二十五萬美元的支票給大學作某種研究的基金，所以他也是很快樂的了。」

「爸爸，你知道你是不應該向每個人提起這事的。」

「那當然，但占姆士已是家族中的一員了。」

「為什麼你不能告訴別人呢，先生？」

「嘿，這是個長故事了。占姆士，但無疑地，是我的榮幸。你明白這是件高度秘密的事吧。我是大學開放日時波特教授的賓客。我跟哈利·麥美蘭先生——你亲爱的老首相——一起進午餐，然後參加校園的園遊會，過後又在副校長的私室會見副校長。同時還有注冊官及大學的秘書。你曾在牛津讀過書嗎，占姆士？」

「是的，先生。在議院，」

「議院？」哈維問。

「基督議院，先生。」

「我真不明白牛津的制度。」

「不，先生。」

「你应该叫我哈維。就如我所說的，我們在那兒集會，而他們都結結巴巴地講不出話了。除了那個可笑的老家伙，他大約也有九十歲了吧。事實是這些人不懂得如何向位百萬富翁開口捐錢，所以我使他們從尷尬的氣氛中解脫出來而採取主動。他們可為了他們敬愛的牛津而忙了一整天，所以最後我使他們閉上口而直接了當地簽了張二十五萬美元的支票。」

「你很難得，哈維。」

「如果那老家伙開口，我會給他們五十萬美元的，占姆士，你臉色蒼白。有什麼不妥嗎？」

「对不起，我很好。我只是為你的牛津故事而感動了。」

安妮插了進來：

「爸爸，你不是跟那副校長協意把你的捐款當作你與大學間的契約，而你也答应不要再提起這件事嗎？」

「我想，那次我在哈佛為新的麥卡菲圖書館開幕時我就該第一次穿上禮袍了。」

「唔，不，先生。」占姆士結結巴巴地說：「這不是主要的事。在牛津的盛典上你就該穿上整套的禮袍了。」

「我知道你們美國人是很堅持禮儀的。這提醒了我，我們是該來討論下你們的婚禮。我想你們倆一定要在美國定居吧？」

「是的，爸爸，我們每年會去拜訪你，而且在你每年來歐洲旅遊時，可以跟我們住在一起。」

(一三四)



大騙局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侍者收拾了餐桌，然后送上哈维最喜爱的草莓。安妮一直想把话题引回讨论家事，阻止她父亲不断想提起这两个月生活的兴致。而占姆士则一直想引他回到这个话题。

「咖啡还是酒，先生？」

「不，谢谢。」哈维说。「给账单来。我想我们回到格里兹我的套房去喝酒吧，罗莎莉。我要给你俩看件东西。它将是件惊喜。」

「我不能等待了，爸爸。我喜欢惊喜。来吧，占姆士。」

× × ×

占姆士离开他们，独自把爱花，罗密欧车驶到格里兹酒店的车房，让安妮跟她父亲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他们手牵着手在可松街上漫步。

「他是不是很可爱，爸爸？」

「是的，一个好家伙。虽然开始时有些呆头呆脑，但在吃饭时，他逐渐灵敏起来。而我可爱的女儿就要变成了一个英国贵妇。你妈妈一定会很高兴，而我也很高兴我们终于和好如初了。」

「噢，你帮了个很大的忙，爸爸。」

「我帮了？」哈维好奇地问。

「是的，在过去几星期，我终于把几件事推上轨道。现在告诉我，你的小惊奇是什么？」

「等下就知道了，亲爱的。这是你结婚的礼物。」

占姆士在格里兹的门口跟他们会合。他从安妮的姿态就知道哈维已给了家长的允诺。

「晚上好，先生。晚上好，大人。」

「嗨，艾柏，请你弄些咖啡及瓶人马标酒，送到我的套房去。」

「好的，先生。」

占姆士从来没有见过总统套房。除了进门的小门房外，在右边是个主人卧房，在左边是间起居室。哈维引着他们直接走向起居室。

「孩子们，你们就要看到你们的结婚礼物。」

他戏剧性地打开房门，就在墙壁上挂了张梵高的画。他俩瞪视着，一时开不了口。

「这就是它对我的冲击。」哈维说。「一时无言了。」

「爸爸。」安妮吞了口气。「一张梵高的画。你一直想得到一张梵高的画。这些年来你一直梦想得到它。我不能从你手上把它夺过来，而我也认为我的家不能容纳如此贵重的东西。请考虑下安全问题——我们没有你那种保安。」安妮结巴地说。「我们也不能要你的收藏品作出牺牲，对不对，占姆士？」

「绝对不能。」占姆士很感动地说。「这件绘画放在我们的家中，我将无刻安宁。」

「把这绘画收在波士顿，爸爸，它该放在那里。」

「但我以为你会喜欢它，罗莎莉。」

「是的，是的，爸爸，但我不要负起这个重任，而且，或者妈妈也会喜欢它的。以后如果你喜欢的画，才留给我和占姆士吧。」



大騙局

保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一个好主意，罗莎莉。这样我们都能欣赏到这张图画。现在，我又得考虑到结婚礼物了。她一直没有对我这样好过。占姆士，这二十四年来她没有过。」

「最近我做了两三次，爸爸，而我也希望能再次表达我的孝心。」

哈维不管安妮的置评而继续说下去。

「这就是皇家赛马的锦标，他指着一个华丽的雕刻着一匹马及骑马师的雕塑品。「这赛马是无比的重要，所以他们每年都颁发新的锦标——而这，我将终身拥有它。」

占姆士至少为这锦标是真实品而欣慰。

咖啡及白兰地酒送了进来，他们坐下来讨论婚嫁的细则。

「现在，罗莎莉，在下个星期你必须飞回林肯市帮助你妈妈安排，不然她会紧张得办不了什么事来。而你，占姆士，你让我知道会有几个人来，我会安排他们住进里新酒店。婚礼在可利广场的三一教堂举行，过后在林肯市我的家举行正派的英国式宴会。这样的安排怎样，占姆士？」

「太好了，你是个很有组织的人，哈维。」

「一直都是这样，占姆士，长久来，就能得到报酬。现在，在

地下个星期飞回去之前，你跟罗莎莉必须安排好所有的细节：你或者没有意识到，但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了。」

蓝色宗卷第三十八页上写着，占姆士付道。

占姆士和安妮为婚礼的安排而讨论了一个小时，在子夜前，他们才离开哈维。

「明早一早我就来见你，爸爸。」

「晚安，先生。」

占姆士摆了手，然后离去。

「我告诉你，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很好的年青人，你妈妈会很高兴的。」

在电梯内，占姆士及安妮都默然无言，因为另有两个人静默地站他们身边——他们也要下楼去。但一旦他们走进爱花，罗密欧车内，他则抓住安妮的颈项，把她按在他的腿上，大力地打她的屁股，令她啼哭皆非。

「为什么打我？」

「怕在我们结婚之后，你忘了谁是一家之主。」

「你这大男人主义者。我只是想帮下手而已。」

占姆士加速地拍打安妮的屁股。

「而你所说的家庭背景呢——我的双亲住在华盛顿，我的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占姆士嘲讽地说。「所谓的外交使节。」

「我知道，亲爱的，但我一知道你是在对付谁时，我得想出别的背景来。」

「我妈妈的又该如何通知其他的人呢？」

「不必说。你邀请他们出席婚礼，告诉他们说我母亲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必须在波士顿结婚。我真想看到他们发现谁是你的岳父时他们脸上的表情。无论如何，你还得想出个计划来，你不能令他们失望。」



「但情况已有所改变。」
「不，没有改变。整个事件的事实是他们都已成功了，而你却失败，所以在你抵达美国之前，你得想出个计划来。」

「很明显地，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

「胡说，亲爱的。在朱恩一比利的计划上我没有作些什么。我只是在背景上这里那里加上些颜色而已——发誓以后不再打我屁股了？」

「每次我想到那张图画的时候，我还会打的，但现在，亲爱的……」

「占姆士，你是个性虐待狂。」

「我知道，亲爱的。不然我的家族为何世代代如此单薄？」

第二天早上安妮离开占姆士，陪伴她父亲一阵子。然后在中午时他俩在机场送他登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在回途的火车上，安妮忍不住要探问占姆士决定如何告诉其他的人员。她只能得到如此的个回答：「等着瞧吧。我还没有临阵退缩。我很高兴在星期一你得飞回美国去。」

十八

星期一对占姆士来说，是个忙碌的日子。起先，他得搭乘乘坐TWA早上班机飞往美国的安妮，然后，他剩下的时光为今晚队伍的集会作准备。他们三个人已经完

成了他们的行动，现在正等待渐渐听他的计划了。现在，在发觉他的猎物是他的未来的岳父之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但他同意安妮的看法，就是他把它当作接近的藉口。总之，他还得向哈德逊二十五万美元，而这，在牛津时，只要他多加一句话就可以得到了，这件事他又不能向其他队员提起。

牛津事件是史提芬的胜利。整支队伍将在麦达兰学院共进晚餐，占姆士离开伦敦时，正好撞上火车的时间。他经过白市体育场及M40路向牛津驶去。

「你总是迟到。」史提芬说。

「对不起，我有些事……」

「准备了个好计划吧，我期望。」朱恩一比利说。

占姆士没有回答。他们是多么熟悉对方了。他记得，在过去二十个星期以来，占姆士觉得这三个人比他所认识了二十年的朋友还要亲近。但第一次领悟到为何他的父亲一直重视起在法国时与一些人的友谊，而这些人是他通常都不曾见过的。他也发觉到一旦史提芬回去美国后，他将会很怀念他。成功将把他们分离。占姆士虽然身经波伯大伯矿的灾难，然而，他已得到补偿。

史提芬从不把这种场合当作庆祝的宴会，所以当佣人把第一道菜送上桌后，他就以汤匙敲着桌面，宣布会议开始。

「给我个语言。」朱恩一比利说。

「什么事？」史提芬问。

「在我们收到最后一分钱后，我聚坐在桌上的上首，而你，如果没有人对你说谎话，你不可开口。」

「我同意，」史提芬说，「但得等我们收到最后的一分钱。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已收到七十七万七千五百六十美元。这个行动共开出了五千一百七十八美元，使我们总共开增增加到二万七千六百六十一元二角四分。所以麦卡菲先生还欠我们二十五万一百零一元二角四分。」

(一三七)



史提芬把一张结算表传给大家。

「这些结算表该放进你们的文件袋的第六十三页C。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为什么这次的行动的开销这么高？」

「这是很明显的，」史提芬说，「事实上是由于英镑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打击了我们。在行动开始之初，每英镑能换二点四四美元，今天早上，我只能得到二点三二美元。我们是在花英镑，而记在麦卡菲的账上时是以美元的当今对汇率。」

「差一芬尼都不行吗？」占姆士说。

「一芬尼也不行。现在，在继续下去之前，我该作个记录……」

「越来越像是下议院的会议了。」朱恩一比利说。

「别多嘴了。」罗宾说。

「听着，你这来自哈利街的家伙。」

一时吵闹声起。

「静下来。」史提芬都尖锐的声言使他们平静。「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我们还差二十

五万一百零一元二角四分。」

「我们该把二角四分忘了，史提芬。」

「记得第一次你出离这里的晚餐时不这么吵的。朱恩一比利。」

桌面上静默下来。

「哈维还欠我们这支队伍的，而这最后的四分之一跟以前的四分之三那将难以赚取，在我把发言权交给占姆士前，我想我们该把他在卡连顿的卓越表现记录下来。」

罗宾及朱恩——比利敲着桌面表示赞许及首肯。

「现在，占姆士，我们洗耳恭听。」

整个房间再次静默下来。「我的计划已接近完成。」占姆士开口说。

其他的人不可置信地望向他的，但我还有件事告诉你们，而

这，在我们实现我的计划前，请允许我先执行。」

「你是要结婚了。」

「猜对了，朱恩——比利。」

「你一走进来时，我就知道了。我们几时能跟她见面，占姆士？」

「在她不能再改变主意之后，朱恩——比利。」

史提芬看下去的日记簿。

「你要多久的假呢？」

「我与安妮在八月三日在波士顿结婚。安妮的母亲是美国人，

占姆士解释说：「虽然安妮住在英国，但她在家乡结婚会使她母亲高兴。然后是蜜月。我们预期在八月二十五日回到美国。我对麦卡菲先生的计划是在九月十五日执行，那天是股票交易所的结算日。」

(一三八)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我相信大家都能接受。占姆士。大家都同意嗎？」

羅賓及朱恩——比利都點頭。
占姆士攤開他的計劃。

「我需要個電訊及七個電話機。它們都得裝在我的公寓內。朱恩——比利要在巴黎。史提芬要在芝加哥的期貨市場，而羅賓在倫敦。我會在蜜月回來後，呈上我的整個藍色的宗卷。」
占姆士這下戲劇性的表現使大家都崇敬地望向牠。

「很好，占姆士，」史提芬說。「我們引頸等候你詳細的細節。你还有什么指示？」

「第一，史提芬，你要熟悉下個月內每一大在約翰內斯堡，慕尼黑，紐約及倫敦的黃金市場的開市與閉市的价格。朱恩——比利，你也要熟悉在同一時期內德國馬克，法國法郎以及英鎊對美元的兌換率，而羅賓，在九月二日之前，你要懂得操縱電訊收發機及電話交換機。你要像國際接線那樣稱職。」
「你總是得到輕鬆的工作，羅賓，對不對？」朱恩——比利說。

「你可以……」

「閉嘴，你們兩個，」占姆士說。

他們感到驚訝，同時也佩服。

「我作了些指示給你們，以便進行工作。」

占姆士把兩張文件遞給每個組員。

「你們把這放進宗卷內，算是第74及第75頁，而這，至少會让你们忙上整個月。最後，你們大家都被邀請出席宴會，西門頓及占姆士，比斯利的婚禮，時間已迫近，所以我不再向你們發出正式的請帖了。但我還是替各位預訂了八月二日下午的機位。當晚我們會抵達波士頓的里茲機場。我希望你們作為我的伴侶。這是我最大的榮幸。」

即使是占姆士本身也為自己這次的高效率感到驚訝。其他的人惊喜地接過機會及指示。

「下午三時我們在機場見面，在航班上我在考究你們宗卷上的要點。」

「好的，先生，」朱恩——比利說。

「你的考測，朱恩——比利，將于法語及英語進行，因為你將以這兩種語言在大西洋兩岸的對話，而且要像個外國錢匯兌換率的專家。」

那天晚上他們沒有開占姆士的玩笑，在他們的歸途中，他們覺得占姆士已全然一變。他不只是牛津計劃上的明星，現在，他還策劃著其他三個人。他將成為他們間的頂端人物。

十九

一改往例地，占姆士第一個抵達海特羅機場來等候其他的人。他已得到別人的敬仰，而這，他可不想再失掉。羅賓最後抵達，手上還捧著大把報紙。

「我們只是離開兩天而已，」史提芬說。

「我知道，但我会怀念美國的報紙，所以我也買了報紙，以備明天閱讀之用。」

朱恩——比利作了个嘲諷的手勢。

(一三九)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他們把行李送進第三終站，然後登上飞往羅根國際機場的英航747飛機。

「看來就像个足球场，」羅賓說，他是第一次踏進巨型飛機。

「能够載三百五十人，大約像你們英國夜總會擠滿了人那樣，」朱恩——比利說。

「別多話，」占姆士严厉地说，其实他们只是神经过于紧张，而想以谈话来松弛一下压力。过后，在飞机起飞时，他假装阅读，一旦飞机飞上三千尺以上的高度，而「扣上安全带」的讯号灯熄灭时，他们又故态重萌了。

整支队伍吃了顿美味的晚餐及喝了阿尔及利亚红酒。

「我只希望，」占姆士，朱恩——比利说：「你的岳父能给我们较好吃的东西。」

晚餐过后，占姆士让他们看场电影，同时坚持在电影之后，他们得一个个准备接受考试。罗宾及朱恩——比利移到后面去看「大老千」，史提芬留在座位上接受占姆士的考问。

占姆士递给史提芬一张打着字的纸条，上面是四十条有关过去四星期来世界各地黄金的价格及市场流动情况的问题。史提芬在二十分钟内答完，而且就如占姆士所预

料地，全部答案都正确。史提芬一直是整支队伍的主干，同时也是他叛逆性的影子把哈维·麦卡菲击败。

史提芬及占姆士假寐了一阵子。罗宾及朱恩——比利回来时，他们也得到四十个提问。罗宾花了三十分钟作答，并在四十条问题中答对三十八条。朱恩——比利在花二十七分钟，答对三十七条。

「史提芬四十题全对，」占姆士说。

「他当然啦，」朱恩——比利说。

罗宾不禁有些紧张。

「在九月二日时你们要全对，明白吗？」

他们两个点点头。

「你看过「大老千」吗？」罗宾问。

「没有，」史提芬回答，「我很少上电影院。」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一次大型的行动，但他们最终也保不住那笔钱。」

「去睡吧，罗宾。」

晚餐，电影及占姆士的考问占去了六小时航程中的大部份时间。最后一个小时他们都睡觉，直到他们突然被喊醒。

「这是机长在讲话，我们已接近罗根国际机场。我们的航程已延迟了二十分钟，在十分钟后，我们将七时十五分降落。我希望大家旅程愉快，并乘坐英国航空公司。」

海关的检查花了较长的时间，因为他们三个人都买了件他们不愿占姆士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结婚礼物。他们花了一番口舌向海关人员表达为两个金表中的一个矿其背后上刻着「从彼伯大油厂非法得来的金额——三个策划人共贺」的半眼。

(一四〇)

大騙局

傑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最后他们从税关官员处走出来时，就发现安妮已站在辆停放在入口口的大房旁。等着把他们送往酒店去。

「现在我们了解为何你要花这么多时间才想出个计划的原因了：你根本就骗了心。恭喜你，占姆士，我们都原谅了你。」朱恩——比利说。然后法国式地跑到下安妮。罗宾自我介绍，迎击下她的面颊。史提芬彬彬有礼地跟她握手。他们坐进车里，朱恩——比利坐在安妮旁边。

「西门小姐，」史提芬结巴地说。

「请叫我安妮。」
「宴会会在酒店举行吗？」
「不，」安妮回答，「在我父母的家里，会有车子来接你们，婚礼过后会把你们送到那里去。你们的责任是在三时三十分前把占姆士送往教堂。其他的你们不必挂虑。还有，占姆士，你的父母昨天已抵达，他们跟我父母住在一起，我们认为今晚你不该住在家里，因为母亲对每件事都喋喋不休。」

「怎么说都好，亲爱的。」
「如果从现在到明天之间你要改变主意，」朱恩——比利说，「你可以考虑下我。我虽然没有贵族的血统，但总有一两付法国人的比

点可以补偿吧。」
安妮笑了起来，「你太迟了，朱恩——比利，况且，我也不喜欢留胡子的人。」
「我只是说……」朱恩——比利开口说。

其他的人都瞪着他。
「X X X」
在酒店时，他们离开安妮及占姆士，各自打点行李去。
「他们知道了吗，亲爱的？」
「一点也不知道。」占姆士说，「明天他们将面对这生中最大的震撼。」

「你的计划准备好了？」
「等着看吧。」
「我也有个计划，」安妮说，「你的预定在几时？」
「九月十三日。」
「那么我赢了——我的是在明天。」

「什么，你不会认真吧——」
「别担心，你只须集中精神准备跟我——结婚就行了。」
「我们找个地方好吗？」
「不，你这坏人。你可以等到明天吧。」

「我真的很爱你。」
「去睡觉，你这坏蛋。我也爱你，但我得回家去准备些东西。」
占姆士回到第七层楼。在那里，他们一起喝咖啡。
「来玩下纸牌吗？」
「不让你玩，你这强盗，」罗宾说，「你是被最大的坏蛋薰陶出来的。」

他们的兴致很高，都期待着婚礼的到来。大西洋两岸的时差不能促使他们在午夜之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过后，占姆士还是睁开眼躺着，他的脑海里只想着一个问题：

「这次她是在打什么主意？」

(一四一)

大騙局

傑佛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二十

八月的波士顿和美国任何城市一样美丽。整支队伍在占姆士的房间里享受了顿丰富的早餐。
「我看他不能全力以赴，」朱恩——比利说，「史提芬，你是队长，我愿意代替他的位置。」
「你得付出二十五万美元。」
「我同意，」朱恩——比利说。

「你没有二十五万美元，」史提芬说，「你只有十八万七千四百七十四元六角九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得的四分之一，所以我的决定是占姆士应该是新郎。」
「这是英美联盟的阴谋，」朱恩——比利说，「在占姆士完成他的计划，我们得回全部金钱后，我们再来谈判。」

他们喝着咖啡，吃着麵包，边谈边笑。史提芬和善地望着他们，想要是占姆士的计划能顺利地完成的计划，他们都是批精英。如果哈维·麦卡菲拥有这样的一支队伍——而不是跟他作对——他将成为这世上最富有的人。

「你在作梦吗，史提芬。」
「耶，对不起，我记不得安妮要我主持一切。」
「还是谈正经的，」朱恩——比利说，「我们几时应该报到，教授。」

「现在起一小时之后，看着占姆士穿好礼服，能把他送到教堂。」
朱恩——比利，你去买四束康乃馨——一束红的，一束白的。罗宾，你安排下计程车，我照顾占姆士。」

罗宾与朱恩——比利哼着小调离去。占姆士和史提芬望着他们的背影。

「你觉得怎样，占姆士？」
「很好，我只是遗憾没有在今天之前完成我的计划。」
「不要紧，九月十三日还不算迟，总之，休息一下岂不使我们损失什么？」

「没有你我我们不可能成功的，你知道的，是不，史提芬？我们都面对破产，而我也不会遇到安妮，我们都欠你很多。」

史提芬凝望着窗外，不知如何回答。

「X X X」
「三红一白，」朱恩——比利说，「就如你吩咐的，而我猜明白的该给我吧。」

「送给占姆士，不是插在耳后，朱恩——比利。」

「你看来很生气，但我还是不明那女士如何会看上你，」朱恩——比利说，同时把白色康乃馨插在占姆士的钮扣上。虽然他们四个已准备妥当可以出门了，但计程车在半小时后才抵达。朱恩——比利於是开了瓶香宾酒，他们为占姆士的健康，整支队伍的健康，女皇陛下，美国总统，最后不情不愿地为法国总统而干杯。史提芬认为应该出门了，於是把他们三人拖往正在等候着的计程车。

「保持笑容，占姆士，我们跟你在一起。」

他们在车后推推。
计程车只花几分钟就把他们送到哥比利广场的三一教堂。司机不大高兴地把他们团团放下。

(一四二)

大騙局

保弗瑞·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三时十五分。安妮必当对我感到满意。」史提芬说。

他陪伴着新郎走向教堂右首的前面座位，而朱恩——比利却瞪住美丽的女孩子。大约有一千个盛装的宾客在等候着新娘。

史提芬走到教堂台阶旁，替罗宾帮手，而朱恩——比利也走前来，提议他们也该找个座位时，那辆劳斯莱斯车抵达。他们为穿着新娘礼服的安妮的美貌吸引了。她的父亲在她后面踱出车来，她牵着他的手，一齐走上台阶。

他们三个僵住了，就像绵羊看到大毒蛇。

「那杂种。」

「谁在欺骗谁？」

她一定知道所有的一切。她正牵着安妮的手经过他们身旁时，一无所觉地看着他们一眼，他们走过角廊。

「我的天，」史提芬付道，「他没有认出我们。」

她们坐在教堂的后面，远离了人群。风琴手停止演奏，安妮走上祭坛。

「哈维不知道。」史提芬说。

「你怎么知道呢？」朱恩——比利说。

「因为除非占姆士在较早的会面中欺骗过关，不然他不会引我们上场的。」

「对的。」罗宾呢喃着说。

「我真希望现在就能知道。」

朱恩——比利说。「第一个问题是，她知道多久了？」

「占姆士、克连、史班斯，你是否愿意在上帝的台前娶这位女人为妻——」

「我愿意。」

「罗莎莉、艾琳，你是否愿意嫁给这个男人，一起生活——」

「我愿。」史提芬说。「我们可以肯定她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不然他们不可能在蒙地卡罗或者牛津的行动上获得成功。」

「——在你俩有生之日？」

「我愿意。」

「谁同意让这位女人嫁给这位男人？」

哈维趋前，把安妮的手交给神父。

「我，占姆士、克连，史班斯接受罗莎莉为我的合法妻子——」

况且，他只见我们一面，而且我们又化了妆，他如何可能认得出我们。」史提芬继续说。

「我，罗莎莉、艾琳，接受占姆士、克连，史班斯为我的合法丈夫——」

「但如果我们在这里，他就有机会发觉。」罗宾说。

「不一定，」史提芬说，「不必慌张。我们的秘诀是当他在他乡土之外时计谋他的。」

「但现在他已回到他的乡土。」

「朱恩——比利说。」

「不，他并没有。这是他女儿的新婚之日。这对他是全然陌生的场合。当然，我们会在宴会上尽量避开他，但我们也要作得太醒目。」

「你必须常握着我的手。」罗宾说。

(一四三)

大騙局

保弗瑞·亞瑟爾著
陳政欣譯

「我会。」朱恩——比利自告奋勇。

「只须记住举动要自然就行了。」

「……而我愿意起誓。」

安妮平静而又含羞答答，她的声音正好传低坐在后面三个人的耳朵。至于占姆士的声音，却是清晰而又坚定。

「我只希望如此，」朱恩——比利说。

「以上帝之名——阿门。」

「让我们祈祷。」神父的声音说。

「我知道我为什么而祈祷，」罗宾说，「让我们在敌人的势力下逃脱，远离那些憎恨我们的魔掌。」

「天佑人类——」

「仪式已近尾声。」史提芬说。

「要开始不幸的一章了。」罗宾说。

「静。」朱恩——比利说，「我同意史提芬的说法。我们懂得发卡非的招式，只须松弛就行了。」

朱恩——比利继续喃喃自语，但听来已不是神词。

风琴奏起婚礼进行曲，这使他们回到现实来。仪式已完成，比斯利夫人及夫人走下而前，两千只泛

着关意的眼睛凝视着他们。史提芬和善地望着，朱恩——比利感到嫉妒。罗宾感到紧张。占姆士经过他们身边时，很愉快地微笑着。

花了十分钟在教堂的台阶上让摄影者拍照，接着劳斯莱斯海车抵达，把这一对新婚夫妇载回到在林肯市的麦卡菲的家。哈维与伯爵乘坐第二辆，伯爵夫人及安妮的母亲，艾琳，乘坐第三辆。史提芬，罗宾及朱恩——比利在二十分钟后才起程。他们还不停地争论着他们是否应该走虎穴。

哈维，麦卡菲的乔治式屋子十分华丽，一座东方的花园延伸到湖边。玫瑰花园以及他深以为荣的温室内的稀种蝴蝶花在前展现。

「我梦想不到能看这些，」朱恩——比利说。

「我也一样，」罗宾说，「现在我看到了，我並不感到愉快。」

「我们面对现实吧，」史提芬说，「我建议我们在人群行列中分开。我先去。罗宾，你第二个，至少排在我后面二十个人外的位置去。而你，朱恩——比利，第三个，你也至少排在罗宾后面二十人的位置。而且举动要自然，我们只是来自英国的占姆士的朋友，现在，他们各自找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倾听别人的交谈。尝试找到个哈维亲近的朋友，然後站在这人的前方。当哈维来到你前面握手时，他的眼睛必然已看到你旁边的人，同时，他因为不认识你，而他又急着与他的朋友交谈，这样，我们定能逃过关。」

「太妙了，教授，」朱恩——比利说。

※ ※ ※

人群似乎很长，上千的宾客向麦卡菲先生及夫人，伯爵及伯爵夫人，安妮及占姆士握手。史提芬终于面对了他们。

「很高兴你能来，」安妮说。

(一四四)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史提芬沒有回答

「高興能見到你，史提芬。」

「我們都仰慕你的計劃，占姆士。」

史提芬從大廳上躍開，他躲到房間外一边的柱子後面，盡量遠離大廳中央那多層的結婚蛋糕。

羅賓是第二個，他離開哈維的視線。

「你能到來，真是榮幸。」安妮說。

羅賓含糊地呃喃下。

「希望你今天能盡量地享受，羅賓。」

很顯然地，今天是占姆士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在歷經這種境況之後，他當然了解隊友們的窘迫。

「你這笨蛋，占姆士。」

「別太大聲，老友。我的父母系可能會聽到。」

羅賓躍開，在柱子後面找到了史提芬。

「你安然過关了？」

「我想是的，但我永遠不要再見到他了。飛機幾點起飛？」

「晚上八點。不要緊張，別老是瞞著朱恩——比利。」

「幸好他留起胡子來，」羅賓說。

朱恩——比利跟哈維握手。哈維這時已注意到朱恩——比利身邊

的貴賓。剛才，朱恩——比利厚著臉皮擠到這位顯然是婚禮最近親友的波士頓銀行家的前面。

「很高興能見到你，呀。」

朱恩——比利逃脫了。他將下安妮的雙頰，然後離開去尋找史提芬及羅賓。當他發現他面對著個伴娘時，他又忘了他們原本的指示。

「婚室怎樣？」她問。

「很好。在婚禮上，我一直以伴娘，而不是新娘，來評估婚禮是否美滿的。」

她高興得紅臉羞臉。

「這必會帶來好運。」她繼續說。

「是的，亲爱的。而我知道誰會得到好運。」朱恩——比利說，同時把手伸向她的腰際。

四只手指著正要抗議的朱恩——比利。他們毫不客气地把他拖到柱子後面。

「看在上等份上，朱恩——比利，她還不够十七歲。我們可不願以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及偷竊狂的罪名入獄。喝下這杯，安份守己一下。」羅賓在他手裏塞來一杯香檳酒。

× × ×

香檳酒送過後，即使史提芬，也感到喝得太多了。他們倚靠在柱子背後，這時可僅要求大家靜下來。

「伯爵夫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敬請新郎，比斯利先生致詞。」

占姆士发表了篇很动人的演詞。他作为一个演员的才华便到这些美国人敬仰。即使他的父亲也感到满意。过后可仅邀请哈维上台。

哈维的演词又长又嘹亮。他又再次开玩笑地说要把他的女儿嫁給查理斯王子，这引起来宾一番哄笑。在婚宴上，即使是个最笨拙的玩笑也会引起大家一番哄笑的。他以向新郎新娘乾杯而結束他的演詞。

（一四五）

大騙局

傑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喝采声沉落后，喧嘩声又在四處响起。哈維從衣袋內拿出一個信封，同時系了下他的女兒的雙頰。

「莎莉，這是为了你让我收着寬寬的贈物，而送给你的一個結婚禮物，我相信你會好好地利用它。」

哈維遞給她自信時，裏面是張二十五萬元的支票。安妮真誠地親了下來。

「謝謝你，爸爸。我跟占姆士會好好地用它。」

她連忙走去尋找占姆士。她發現占姆士正被一群好奇的英國賓客圍着。

「你是真的與女皇有親戚關係嗎？」

「我從不曾見過一個活生生的貴族……」

「我希望你能邀請我去參觀你的城堡。」

「在國王路那里並沒有城堡，」占姆士說。安妮的到來使他脫身。

「亲爱的，請過來下好吗？」占姆士尾隨着安妮告退。他們發覺很難避開這些人羣。

「看。」她說：「快點。」占姆士拿出那張支票。

「我的天——二十五萬元。」

「現在，你知道我將如何處理它？」

「我知道，亲爱的。」

安妮開始尋找史提芬。羅賓及朱恩——比利，費了一些周章，她終於在屋角的柱子背後找到他們。她把他們引到無人處。

「可否借我一支票，史提芬？」

三支筆遞出來。

她從花束內拿出支票，并在它的背後寫着「莎莉，比斯利付給史提芬，巴里」。她把支票遞給他。

「給你們。」

三個人瞪着支票。在他們開口之前她已离去。

「我們的占姆士娶了个怎样的女人！」朱恩——比利說。

「你喝醉了。」羅賓說。

「你真大胆，竟敢說一個法國人會因喝了香檳而醉酒。我要求公道。挑選你的武器吧。」

「用香檳酒。」

「靜下來，」史提芬說，「別露了尾巴。」

「取，現在，告訴我，教授，最新的賬目又如何？」

「我正在算。」史提芬說。

「什麼？」羅賓與朱恩——比利同聲說。他們太高興而忘了爭執。

「他還欠我們一百零一元二角四分。」

「太丟人了，」朱恩——比利說：「把這地方燒了。」

× × ×

安妮與占姆士跑去換衣服，史提芬及朱恩——比利喝下更多的香檳酒。可僅過幾秒鐘新娘新郎在約十五分鐘後就要離開。請所有的賓客在大廳或方桌上集合。

來，我們都該送送他們，史提芬說。喝下的酒使他們獲得新的信心。他們站在汽車旁。

（一四六）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这时史提芬听到哈维说：“真该死，难道要我安排一切吗？”然后看到他的眼光在宾客间巡游。他的眼光在史提芬的身上停下。哈维的手指指向他时，史提芬的双脚发软。

“嗨，你，你是不是招待员？”

“是的，先生。”

罗莎莉就要离去，而这里又没有替她准备好花束。她知道他们在搞什么，但没有花束。找辆车。在牛哩路外有间花店，请快一点。

“是的，先生。”

“嗨，我曾在哪里见过你吗？”

“是的，先生，我是说，不曾见过。我去买花束来。”

史提芬转身飞逃而去。罗宾及朱恩——比利都惊惶地目睹一切。这时以哈维已发觉他们，也快步跟在后面跑掉。当史提芬跑到屋后时，他停下来望向那美丽的玫瑰花园。罗宾及朱恩——比利跑过他的身边，停下，转身，踉跄地走回来。

“你在搞什么鬼——为自己的婚礼而采花吗？”

“这只是麦卡菲的愿望，有人忘记替安妮准备花束，而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替她弄妥，所以开始采花吧。”

“我的天，你们看到我所看到的吗？”

其他两个抬头望去。朱恩——比利正着迷地望着温室。

X X X

史提芬赶回屋前，手上捧着束蝴蝶花，后面跟着罗宾及朱恩——比利。他刚把花束交给了哈维时，占姆士及安妮正要走出屋子。

“漂亮极了。这是我钟爱的花。多少钱？”

“一百元。”史提芬毫不思索地回答。

哈维递过来两张五十元的钞票。史提芬流着冷汗退了下来，跟罗宾及朱恩——比利站在一起。

占姆士及安妮在人群中挤出来。人群中的人都不能把眼光从她的身上移开。

“哦，爸爸，蝴蝶花，多么美丽。”安妮亲下哈维。“你已使今天成为我今生最快乐的日子……”

劳斯莱斯房车慢慢地驶离人群，向飞机场而去。占姆士及安妮在那里坐上飞机飞往旧金山，再从那里飞往夏威夷。汽车绕过屋子时，安妮望向那空无一物的温室，再看下她手上的花朵。占姆士没有注意到。他在想着别的东西。

“你认为他们会原谅我吗？”

他说。

“我相信他们会，但告诉我个秘密，你真的准备了个计划吗？”

“我知道你一定会问我这问题，事实上是……”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只有司机能听到他的回答。

X X X

史提芬、罗宾及朱恩——比利看着宾客们逐渐散去，大多数都向麦卡菲告别。

“我们别再冒险了。”罗宾说。

“我同意。”史提芬说。

(一四七)



大騙局

保弗瑞·亞契爾著

陳政欣譯

「让我们约他出去晚餐吧。」

朱恩——比利说。

其他两个拉住他，把他推进计程车去。

“你的大衣内藏了什么东西，朱恩——比利？”

两瓶香根酒。让它们留在那里太可惜了。我想它们会感到寂寞。

史提芬吩咐司机把他们载回酒店去。

“华丽的婚礼，你认为占姆士真的有个计划吗？”罗宾问。

“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真的，他只需找回一元二角四分就够了。”

“我们应该扣下这笔钱，因为他在艾斯格福到个罗莎莉。”朱恩——比利开玩笑地说。

X X X

打点了行李，他们退房离开酒店。他们乘坐另一辆计程车回到国际机场。在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名职员协助下，他们登上飞机。

“妈的，”史提芬说：“我真希望我们只差那一元二角四分。”

二十一

上机后，他们开始放朱恩——比利顺手从婚礼上拿来的香根酒。即使是史提芬，他似乎看来也很满意。虽然他们不时会提起还有一元二角四分的差额。

“你知道这瓶香根酒要值多少钱吗？”朱恩——比利正弄着说。

「不是这意思，我们要分文不差。」

朱恩——比利认为他永远不会了解学术份子。

「别担心，史提芬，我相信占姆士的计划总会给我们找回一元二角四分吧。」

史提芬想笑，但他竟头痛起来。

「愿下那女孩知道所有的一切。」

X X X

抵达海特罗机场时，他们在海关处有个小麻烦。这次的旅行本来是不会带回任何礼物的。罗宾到柜台处买了份时报及标准晚报。朱恩——比利跟计程车司机回到伦敦中区的车费讲价。

「我们并不是那些不认识路或车资贵的美国佬，可以轻易被欺诈。」他说，虽然并不很严肃认真。

计程车司机把他的黑色奥斯丁车朝向公路，一边埋怨着。今天可不是他的日子。

罗宾很高兴地读着报纸，很少人能在移动着的汽车内阅读。史提芬及朱恩——比利很满足地望著外面流动着的交通。

「我的天！」

史提芬及朱恩——比利吓了一跳。他们很少听到罗宾叫喊，他似乎出了差错。

「上帝呵。」

这太过份了，但在他们还未开口发问前，他已大声地读出来。

「美国石油公司宣布他们在北海探到了一大堆石油，二万桶石油的油田。公司主席席西。达克爵士形容是个大发现。这美国石油公司的第四十亿藏量离那还未被开发的波伯大石油公司的油藏约一英里。美国石油公司的传信使到波伯大石油公司的股票在今天交易结束前升到十二点二五美元的最高记录。」

「我的天，朱恩——比利说：『我们该怎么办？』」

「哦，史提芬说：『我想我们得出个计划，把全部钱归还去吧。』」

(一四八·完)

一九四〇年出生，在牛津大学毕业，曾经当选为美国国家代表队的百公尺选手，也曾于六十年代为慈善筹款而拉拢「披头士」举办演唱会的杰菲利·艾察，於一九七〇年时被选为下议院议员，而成为美国国会中最年轻的代表。当他被问及他对国家领导的抱负时，他坦率地说：「你不会在二十九岁时走进国会之后，会满足地在后座议员席上坐三十五年吧。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的首相。」

一九七四年，杰菲利·艾察投资一间加拿大公司崩溃，他被牵连而负上四十万英镑的债务。他不得不辞去国会下议员的席位，从政治前线退下来。这间加拿大公司的创设根本是个骗局。杰菲利·艾察面对着被欺瞒的残酷现实。怎样才能追回被人诈骗了的金钱呢？在他的脑海里，可能策划了种种报复的策略，希望能把失去的金钱追讨回来，偿还身上的债务。策略是有了，然而他有个更伟大的计划，他把自身的经历，以及种种思考出来的追讨报复的策略，经过十几次的修改重写后，写出这本颇有自传性的「大骗局」。

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 或译「分文不差」的小说来。

「大骗局」一出版就跻身国际畅销书的行列。这本书不只带给他名望，更从而把他从债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以后他即从事流行小说的创作，几年之间，他不仅成为国际畅销小说的大师，更被推崇为「当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奇已被二

Kane and Abel及First Among Equals也都是当时雄霸英文畅销金榜的名著。

在「大骗局」中，四名在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被一位来自美国的大亨所设的石油公司诈骗了。他们以高价所收购的股票，一夜之间就成了不名一文的废纸。他们四个人，一个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一位是伦敦的名医生，另一位是名画家，以及一

“大騙局”的作者——

傑菲利·艾察

·陳政欣

十一种语言翻译，总销量被估计超越一亿五千万本。流行的小说创作使他名利双收。在华人出版方面，据知台湾的皇冠出版社的当代名著精选已出版了由施寄青翻译的「浪荡女子」及我翻译的「要不要告诉总统」。(此书於八二及八三年间在「小说天地」版连载)。「大骗局」一书的电视版权为美国广播公司收购把它拍成电影。他的其他著作如

位颇有戏剧表演天才的贵族子弟。他们在不同的场合被欺骗而买了这间石油公司的股票。过后在偶然的际遇中，他们聚合在一起。而由身为数学教授者如此发出声音：「我们的金钱被一位非常聪明的证券市场高手所偷窃了。我们对股票市场不熟悉，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各自行业中的高手，所以，各位，我建议我们要把我们的钱分文不差地偷回来

.....」於是，整个「大骗局」的故事就如此展开。他们四个人各自想出一个计谋，要在位美国大亨的身上讨回他们的金钱。四个人四条计谋，围绕看这位美国大亨进行，再加上最初这位美国大亨出售股票时的骗局，五个超凡卓越骗局的发展就是这本「大骗局」的主要结构。

这本「大骗局」有多少自传的成份？这，只有作者本身才能回答，然而很显然地，这本书是作者本身被诈骗后的反应。同样地，在他的另一本畅销书First Among Equals四名政治家明争暗斗地追逐要成为美国的首相的故事中，或多或少都有作者本身的影子吧。

目前全职写作的杰菲利·艾察还是很热衷于政治活动，他也是当今令美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人的业余撰稿人。

他曾经对访问员坦言说：「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不是个作家。我是不会得到诺贝尔奖的。」他有自知之明，而且坦然地走向畅销流行小说创作之路，这，或者是他能够专心一致写流行小说的秘方吧！

斜陽新星

游目四顧

作家杰夫利·艾查，九月三日出任英国保守党副干事长，很明星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之后，说不定艾查就是大英帝国的首相。

十年前，艾查因为投资失败，负债四十九万英镑，身坏名裂的困境之下，只有放弃下议院议员的资格，濒临破产边缘，只好写点文章糊口。

才子就是才子，这些年来，他写了几部小说，内容不是谈金钱就是论政治权势。

他以自己在金钱世界中的挫折经验，写了一部「还我一百万美元」的书，果然大销特销，赚进的钞票，不止於一百万美金。过后，他另一部作品，以争坐首相位子为主要内容，又是英语圈读者抢阅的畅销小说，再赚进的钱，也不止一百万美元。

当年行囊运欠下的老债一笔还清。现在，住伦敦的高级区，

有画廊生意，又买下顶好别墅，估计财产不会少过五百万镑。

艾查的出生一浮一沉，十分政治味。

大学时代，他把当时红到发紫的披头四请到牛津大学演讲，已经露了他的一手政治本事。一九六七年二十七岁，当选为伦敦市议员，是伦敦市议会最年轻的名气议员。

两年后，他在政界趁胜追击，又以最年少的政治家当选为下议院保守党县议员。

一九七四年的投资破产，他是自愿退掉下议院的名份的，也是英国民众始终对他抱有好感。

前些时候，他对自己重新在政界走红，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虽然善于讲故事，可是自知不是大文豪的料子。」

这句话，多少暗示说，他是受欢迎的小说家，可是，更适合做英国首相。

这位文才出众的作家，今年才四十五岁。这时候出掌保守党的领导职务，虽然前途石头多过鲜花。但是，斜阳的帝国，出个力挽狂澜的政界新血，至少使失去欢颜已久的英国人脸上微露笑容。

(本报特约)

-
- 297 兩個葛維爾太太**——對談錄，兩個葛維爾太太之間究竟有什麼秘密……
Dominick Dunne 著，高華奇譯 NT130
- 298 夢夢公主**
MICHAEL ENDE 著，李倩宜譯 NT110
神秘的夢夢來自何方？她具有什麼奇特力量，令……
- 299 星河秘密**
DANIELLE STEEL 著，胡金璋譯 NT110
全銀橋屋的人在星河中飄沉載浮，他們希望追求……
- 300 戰利品**
THOMAS FLEMING 著，王凱升譯 NT220
她在南北戰爭的廢墟中尋求新發展，她是戰利品……
- 301 大騙局**
JEFFREY ARCHER 著，陳淑譯 NT120
騙術奇才與四位行家受害者展開對決，花招百出……
- 302 飲者狂歌**
ROBERTSON DAVIES 著，陸雲鳳譯 NT150
藝術細胞洋溢的富家青年為何會從事閱讀工作？……
-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圖書第一二六八號
當代名著精選之三〇一

大騙局

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76

原 著：Jeffrey Archer

譯 者：陳 欣

發行人：平 嘉 濤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鄭中原、茅友鈺

盧向心、雲 蓉、陳芝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立、許衍倫、施寄青

湯斯華、李倩宜、姜惠卿、謝曉峰

主 編：李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恩

校 對：曾異林、劉秋娥、鮑勇勝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台幣130元 港幣24元



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本書原著者

傑弗瑞・亞契爾
的暢銷金榜鉅著

浪蕩女子

要不要告訴總統

誰是首相

大騙局



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